

勞蓀隊長著

徐遲
錢能欣
合譯

我軍陣地



時代生活叢書

1. 使日回憶錄

美前駐日大使
格魯 著
錢能欣 譯

(再版)

自九一八至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在此十年之間，實爲法西斯野心潮汎暴漲時期，日本法西斯侵略之火焰蔓延於遠東，義大利法西斯侵略效顰於東菲，及希特勒肆其狂暴，集其大成於歐洲，遂釀成此次世界大戰空前之悲劇。推其根源，則日本實爲戎首。格魯氏適於此時爲駐日大使，故於日本十年來之生長演變，尤能作密切之觀察，本書寫其十年來對日本所有精密之見聞與觀察，實爲近代史料不可多得之珍寶。

2. 淪陷後的緬甸

緬甸譚伯著
王福時合譯
石燕

緬甸與我西南毗鄰，自我沿海諸省淪陷敵手，我國曾以滇緬路爲國外供應重要輸入之孔道。自去夏緬甸淪陷後，此一重要運輸線又復切斷。最近一段軍事評論家評論遠東戰爭，無不認爲應以反攻緬甸，恢復國際通道爲打擊敵人之初步，本書著者譚伯爲緬甸民族革命黨領袖，對於戰前緬人與日本法西斯之勾結，以及日軍侵領緬甸後，日軍在緬之暴行與緬人之幻滅，本其親身之經歷，寫成此書，關心遠東戰局及緬甸之命運者，不可不一讀此書。

3. 四海一家

威爾基 著
陳堯聖合譯
錢能欣

(三版)

威爾基氏此次以美總統代表之資格，遍遊諸同盟國家，攷察各國之作戰努力，以促進同盟國家間之聯繫爲使命，故其意義，至深且鉅。威氏就其觀感所及，展望戰爭結束，謀取世界真正和平之條件，務期世界各地人民均能融洽相處，四海之內，莫非一家。本書對中國部分，所記獨多，共在中國所曾接觸晤談之人物，所歷之境如新疆，蘭州，西安，成都等地，均有詳盡之記載。書爲根據原書譯出之全譯本，故較詳盡，另附有著者與委員長，斯達林等合影之銅版照片三幅，漫畫一幅，最後附入之導言一章，尤爲生色。

時 代 生 活 叢 書

第 五 種

我 轟 炸 東 京

徐 錢 能 遲 欣 合 評

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

By

Capt. Ted W. Lawson

時 代 生 活 出 版 社

原著者以此書獻給

空軍 Lieutenants Bill Farrow, Dean Hallmark, George Barr, Bob Hite, Bob Meder,
Chase Nielson, Sergeants Harold Spatz, William Dieter 及 Corporals Donald,
Fitzmaurice, Jacob Deshazer——征人不歸，願他們的靈魂平安。

目錄

譯者序

前言

第一章 轟炸東京的偉大壯舉的開始，逐步的準備，嚴密的訓練，登上航空母艦

離開國門。

第二章 在黃蜂號上繼續受訓，「四一八」，B—廿五式重轟炸機起飛，終於飛入了

日本本土。

第三章 東京在奇襲之下閃跌，並且燃燒了，「暴燥的鴨子」歸途上的不幸。

第四章 從島上逃到了L地方，「道克」鋸去了榮孫隊長的腿，日本發路了春季

攻勢。

第五章 經浙贛湘境到達桂林，轟炸東京的眾英雄底重逢，他們的喜劇和悲劇底

遭遇。

第六章 繞世界一週，歸國，榮耀和晉升，榮臻隊長達到了他的生平大志願。

後話

譯者補記

譯者序

最近由于職業的關係，時常會見一些盟國的空軍。由他們的建議，我開始翻譯鐵特·W·勞密隊長（Capt. Ted W. Lawson）的轟動一時的「我轟炸東京」，原名「在東京上空三十秒」（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最初，這是分爲六期地發表在美國的*Collier*雜誌上的，昆明一位日空軍上尉寄了我剪下來的六期，後來又承E隊長贈了我七月中在美國*Random House*出版了的全書；百忙中就譯了前半；後半由錢能欣君翻譯，不知不覺的平添了許多美國的俚俗的語文字眼，多虧朋友A.C.V.的解釋，否則這譯文是根本不可能的了。

關於這書的完成，七月十九的*Times*週刊有一段很有趣的介紹：

「去年十月中的一天，國際新聞通訊社的體育記者羅拔·康錫丹（Robert Considine）收到了他以前做過事的一個報紙出版家的信：『親愛的寶貝，我住所的隔壁是鐵特·勞密隊長，一位飛行員，他炸了東京；這次遠征使他少了一條腿，他想寫下他這次飛行的故事……你能幫助他嗎？』

「康錫丹得到了空軍宣傳局的允許，以便和勞密隊長談，就搭車到了華盛頓。在那裏他看到了這位二十五歲的飛行員，開始時他是洛杉磯高級中學的學生，白天進學校，晚上卻在陶格萊工拉

廠裏做工，所以在一堂堂功課中間的休息時間裏不能不在圖書館裏打瞌睡。這末一個絕不相愛他自己的入格，少了條腿也不在乎，勞務隊長很想把他自己的故事寫下來，可是，研摩着，研摩着，攪了半天，攪不出什麼來。他實在想講出他的故事。他的妻（他和那中學校圖書館裏的女職員結了婚）這時又給他生了娃娃，不能代筆。所以康錫丹出現的時候，勞務隊長能把他不能在紙上寫出來的話兒，滔滔的講出來了。

「在新聞記者之中，康錫丹，三十六歲，寫了十二年體育新聞的老資格，出名的是不啻在什麼環境中，他都能夠寫作。有一個編輯先生說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裏，我們眼看着寶貝滴滴搭搭的打了一長串好東西出來……一共化了九分鐘，那時打字機是放在行李車上的，而車站上的人在喊，「大家上車！」這次他也急急忙忙的做起札記來了。

「他奔回紐約，在火車上打了十三頁的札記，把這個帶了去看 *O. S. S.* 雜誌的營業編輯，雜誌付給勞務隊長第一次的發表費一萬二千美金。從早上九時，一起攪到夜深三點，康錫丹和勞務隊長完成了「在東京上空三十秒」的六個連載。勞務的修改是寫在每一面紙頁的背上的。

Random House 的本涅脫·賽爾甫預支給勞務和康錫丹七千五百美金（康錫丹索酬五千）。米高梅公司付了十萬美金，取得攝製電影權。除了雜誌給的一萬二千（雜誌另給康錫丹四千五百元）

、飛行員和體育記者又另外分配單行本的版稅——勞務拿三分之二，康錫丹拿三分之一。

「Random House 印了十萬本，每月讀者會 (Book-of-the-month Club) 總入了八月份的每月名著，刊印了三十四萬本。照這樣算，「在東京上空三十秒」給他的作者賺了差不多二十五萬美金。

時代生活出版社聽說我在翻譯這個轟動的作品，也立刻來接洽。湊巧在這幾天，淞市作家紛紛的討着提高稿費的事——我們也不妨對美國的出版情況眼紅一下了。

可是，若有人問我，譯了古特洛亞戰場的史詩之後，再來譯這個近代的戰爭作品，有無感想。我要說，我愛這些近代戰爭的史詩，絕不亞于古代的神話的歌唱。而且，我們又怎能不去多多的了解現代呢，凡古代的祇有神或半神所能做到的事，到了現代都是人，人人在那裏做着了的。但是人固可以轟炸東京，卻不像一般淞市的社評家，他們有神話似的幻想啊，既認為這事輕而易舉，又認為轟炸一事便可以制全勝，並且天天的祈禱着，但願人家去執行，這次杜立德聯隊長轟炸東京的壯舉，不必說中國的人民是關心的，尤其社評家該注意一下呢。可是回到話題上來，發揮着一切威力的「人」，實際上還沒有認識自己的力量。

「我轟炸東京」是一部以現代語言寫成的輕鬆動人的報告，原文俚語甚多，在文字上更增多了

不少生氣。前部描述這項偉大轟炸的準備及其經過，後半部描述如何在中國海岸降落以及中國游擊隊如何護送他們通過日軍防線到達自由中國。

這是一個奇蹟，奇蹟中充滿了英勇和熱情，中國讀者對此一定感到分外興奮。

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譯者

原著序言

美國空軍兩位軍官坐在華盛頓的一個旅店的桌頭，時為珍珠港事件之後數星期，真十為將領，魏格，紅潤，強悍，呈灰白色。另一為上校——結實，相貌堂堂，表情急切。

上校給將軍說了兩小時的話，在檯布上畫記號。起先，將領對上校所說的話訕笑而不信。於是他細聽了。他又把椅子拉得靠近了一點桌子，更全神貫注地傾聽。

最後，將領拍案叫絕。「蒼天在上」，他說，「你一開頭說起這事時，聽來像瘋話，可是我知道你準做得到。我得為你去爭取，幫助你把一切弄出頭緒來。這事一定能給我們的國家更高的聲譽。」

上校背靠了椅，安心地微笑了。於是，當將領向他搖動一個手指頭，警告他的時候，他露出齒牙字字聽進去：

「聽我說，殺胚！等你真轟炸了東京回來，同華盛頓繼續幹你的公事啊！」

下面，乃是參與了這個轟炸任務中底人員的故事。

第一章

我轟炸東京是杜立德（Doolittle）率領的，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的那一次空襲。我的飛機，出事是在中國海上。後來和中國的男人，女人，他們的語言我根本不懂的，相處日久之後，深深地了解了「聯合國」的意義。我又眼看着我們的夥計鋸去了我的左腿。最後，飛也飛過，船也坐過，還給人抬過，週遊了世界一次，我回到了家，見到了我的妻子。

現在，我幹的是航空機械學的研究工作了，正是平生的大願。

我的故事是這樣的，簡單說吧。如果我並不會志願地轟炸了東京，命運還是會把這一張紙牌，還一個職業交給我的吧。卻也許不。可是我現在毫不懊喪。開始的時候，雖然這不是好受的事。

現在一切都好了。回到華盛頓受傷最重的人中間，我是其中之一。我自己都有點不能相信。有一天，我支着手杖走下陸軍部的一條長廊，有一個職員，是一位年老的婦人，攔住我。她上上下下地把我打量，看過了我的符號，倒退幾步，說道：「唔，你在軍隊裏能幹些什麼呢？」

在這事發生之前的一兩個月，這一來可還要使我傷心呢。現在，我倒覺得很好玩了，我告訴她我是從西聯電廠來的，我很能夠幹點什麼呢。

想起來，我的故事該從愛倫談起。愛倫是我的老婆。她是二十二歲，比我少三歲。這整個事件中間，愛倫從沒有離開過我的腦袋，要不是回憶着她，我不會從我那皮帶縛住了的機座上掙扎得脫的，也許我已經淹死了。如果愛倫對我的腿和我的臉不那末疼，猜我也該消極了呢。

我看到她這人之後有很久，可是一直沒有知道她的名字。愛倫是洛杉磯高等學校的圖書館員，她時常讓我在圖書館裏。我老是瞌睡醒的。我在陶格拉斯機廠裏，夜工做八小時，白天我上課也是八小時。愛倫總讓我在下課之後，上課之前睡十分鐘或者一刻鐘，然後叫醒我。上課去，一邊我伸展着四肢。這是一九三七和三八年的事了，那時我唸的航空工程。

有一天我在我母親的家裏。而愛倫在那兒，只隔着三兩道門，一隻足球拋擲給隣家的小孩。我跨出了門去，她也擲了一個球給我。我們撩上天了。你們都知道這是怎末回事：在意料之外的什麼場合裏，你碰見了個半生不熟的人物而一忽兒竟成了老朋友。

這時我得離開學校了。想同時唸書又做工，未免太狠了一點，在陶格拉斯廠，我幹得好起來了。我幹的比一般的工場勞動又多了一些，掘引擎的吊籃的線，又裝置水壓管——都是B—十八式的轟炸機。我在B—十九式上也有活兒份了。

B—十九式還是陸上飛機最大的一種。可是他的重要性並不大，因為他飛不快。但在初時，這

一點我們都沒有想到，而最初在我們廠裏建造的時候，陶格拉斯用一張大幕帷把他遮在後面了。事實是後來他們讓我設計了降落翼，來裝住那大機座，還有管理那四隻發動機週繞的空氣的翼剖面一部。自然，還有掌握這一切的水壓機。我捧捧件件的幹着。

我常常是飢渴一樣的要學習關於飛機的一切。正是我腦袋裏的這種念頭使我在三兩年之後，在明尼阿模立斯，那樣的一天！我志願地參加了那個「危險的」任務，原來這任務竟然是轟炸東京！

正是對於飛機有好奇心，而且在藍印的圖樣以外，要學更多東西的興趣極濃，使我加入了一個平民的航空學校，而後又以飛行見習生的身份從軍去了。我的母親在我這樣的身著的時候，像發了一個該隱（Cain）一樣的受累，但從許多觀點上看來，她是對的。我拋棄了一個開始接到了許多國外訂貨單的工場裏一星期賺三十六元的職業，去幹一個祇有七十五元一個月的工作，工作可忙得我沒頭沒腦。可是我需要經驗。我要我的手指頭碰到各種不同的飛機，看看牠們如何的構造。陸軍部就這一些飛機，而且愛倫也同意我的見解了，雖然陶格拉斯說，如果我不走，他可以給我加薪。你們想，我正打算結婚呢，可是我們不得不等，至少等到我羽毛豐滿了的時候。

我爲什麼告訴大家這件事呢，理由是關於我的入伍，有好些人都好心好意，說我這樣做因爲我

想出了一條正路來，說我真預備去打國仗了。可是在我一九四〇年初從軍的事實不完全像他們所想的那樣。我多多少少是很自私的，猜我所需要的是只有陸軍部能教育我的各種飛機的智識呢。

在蘭陀爾夫和開萊的飛機場上，除開了很有趣味的，烏托邦式的機械功課之外，訓練期裏只有一件不平常的事，有一天我俯衝下去，拉起得遲了一點，把一畝甘蔗田刮豁子一樣刮到了皮膚上。一九四〇年的十一月十五日，我是正式飛行員了。

訓練時期裏我精神上很有收穫。這第一次使我覺得我是屬於什麼的了；驕傲的是我是一隊人員中一員。猜到了的，一畢業就像六月裏的一個星期的畢業生。高班的畢業生很久長一個時期把低班的學生當狗一樣對待，可是一下子已充滿了同志的愛。「榮耀日」，我們這樣稱呼那一天。這是一個好規矩。從這天起，我知道，從此我不僅備從陸軍部裏「接受」它的賞賜了。我也要償還，付出了。

出了開萊，第一個星期真是見鬼。同班六個同學這個星期裏飛到他們任上去，出了事兒全死掉了。其中兩位同學，結婚的時候我還在場，他們是剛在行過畢業禮以後舉行婚禮的。這是個大打擊。使我在七天之內彷彿活了有七年一樣的感覺。

在開萊，訓練員說我個兒太高，不宜于做戰鬥機的機手，個格和脾氣都適合于轟炸機。那是沒

有問題的。事實是他們看我，做飛行師還比做機械師更合適。

我可知道有那末一天，我會做我要做，我也最能幹的一樁工作的。目前，我要的是經驗。

我被派到了麥克考特，在塔可瑪附近的飛機場上，山姆叔叔（美國之綽號）因為我有中尉的金章付給我一個月二百四十五元的餉銀。在麥克考特，我鑽進了一架B—十八式的轟炸機裏去，這就是我在陶格拉斯幫工建造的，後來我已經從一架改良的B—廿三式裏鑽了出來。在一九四一年的二月間，我昇任爲一等駕駛員。

兩個月後，在風起雲湧似的猜想之後，有七架新式的B—廿五式送到麥克考特機場來了，在我還沒法摸牠一下的時候，簡直茶飯無心。我們這一夥，第十七團，是第一羣爬上B—廿五式巨型轟炸機上去的。你只要在牠們前面站一下看一看，就會呼吸都沉重了呢。

後來，我就看到很多這樣的B—廿五式了。在牠們臨盆的苦痛中，我飛了好些次；也許我還幫了點忙，把牠第一個模型裏的一些噹噹的聲響去掉了。這是一艘雄偉的飛船，又快，炸起來又凶，也經得起戰鬥。天曉得我最後飛行了的那一架——是頂好的一架——它的命運原應該更加好一點啊，可是它的破殘的骸骨，今天，卻展覽在東京。

我們的第一架B—廿五到式我們這兒的時候，可說還沒有試過。這使我們的試驗飛行興味更濃

。我們一飛就到了佛琴尼亞州的蘭格萊機場，毫不顧念他們的感情。我們試驗了牠們的速度，火力，汽油的消耗，殺辣的駕駛，看它所能接受的程度和轟炸的電力。有一天，我在蘭格萊機場附近下我一個二千磅的蛋；雖然事先三天，還是在報紙上發表了這項消息的，可是城裏的人十分震動了。

愛倫和我決定了，等我進了正規的空軍，而不是現在的後備空軍，那時我們再結婚。一九四一年九月中，第一個星期裏我曉得這一個大隊的轟炸機要出去有個長時期演習了，要轟炸好些次，還有許多夜飛行。這種演習裏難保不出什麼亂子——後來事實證明是這樣的——我接到了命令後就打了一個長途電話給愛倫，告訴她我想的事。

愛倫從洛杉磯飛到了斯樸根，我是到那裏去會她的。這天夜深，我們結婚了。我們請賈波·格萊和法蘭克·格魯伯，兩個開萊的同學做證人。我們馳車到離斯樸根三十里之外，依達瓦州的阿倫聖心院，從床上拉起了一位牧師來。

兩天之後，我們這一夥飛到了密西西比州的傑克遜，於是我們作一次演習的戰鬥，可是有點弄假成真呢。這天晚上，達凡·瓊斯上尉（Lieutenant Davey Jones），轟炸東京一役的重要角兒，在夜飛行的隊形中突然衝出來，把我們都嚇了一大跳，他飛進來，讓我們的翅膀尖不過幾尺。在我們尚未完成偉大任務之前，還得有很多機會要和達凡·瓊斯上尉照個面兒呢。

演習是一個真真麥克艾（俚語：意為真貨真貨）。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警戒狀態之中。別的轟炸大隊飛過來了，日日夜夜在我們的機庫上投滿了麵粉袋，而我們的驅逐機在他們四週嗡嗡的打轉。我們也試了一下，在P—三十八式或P—三十九式這些驅逐機截攔了我們之前，炸了那雪萊夫納特。我們勞苦着，有時戴了鋼盔睡覺，還佩帶了四十五種的手槍。阿諾德將軍在我們的一邊，比我們中任何人還要勞苦，每一次「裁轉員」沒有給我們點頭，他酸辣得像在地獄裏一樣。

我有了一點兒休假的時期，可是這不是給我休息的。我的飛機該修理一次，我飛到了俄亥俄州，范阿菲的潘脫孫飛行場上，然後又飛到華盛頓。陸軍部長史汀生等在我停落的波林飛行場。他告訴我，政府要根據租借法案給蘇聯的飛行師挑選十架發動機數目很大的巨型機。在他旁邊的一位蘇聯將軍，他解釋給我聽，他很喜歡B——廿五式，可是他還打算再試飛一下。

這位蘇聯將軍跟一個翻譯員和貝萊上尉又和我一同回進了那架飛機中間。這將軍要求我們——或者說告訴我們吧——一啓飛就把操縱桿給他。他不是隨隨便便的。他請我們坐了一次我永遠不會忘記的飛行。我們離地還只有幾尺，他就把飛機折了過來，折到了九十度。我是一個乘客，站着，傍側的窗子正在我的面孔前邊。這位將軍堅決地主張只在華盛頓市空中轉，他飛得也並不高，可是他這一次試飛B——廿五式，便是試飛的專家也要嚇怕的呢。他是一個野人，這位將軍，可是一個

魔鬼一樣的飛行家啊。

回到傑克遜的時候，賈波·格萊幾乎喪生，他幾乎還把我帶了去，這天他駕的B-1廿五式有一個壞掉了的左輪殺車。我剛停落在他前面，滾動着，到了跑道的終點，向右轉個灣，我殺了車他就停下了，因為我再沒有滾動的地方了，而賈波正在降落下來。

我給堵在角落上了。賈波殺車的時候，他的飛機立刻轉灣向了我停機的地方，因為只有他的右輪是在停下來。他馬上又轉動了他的右邊的引擎，才又把他放直在跑道上。於是他又殺車，於是又向我衝過來。於是他又轉動了他右邊的引擎。

辦法倒是不含糊，可是這些B-1廿五老式是直衝直撞不肯停的。牠滾得太快了，不能左轉灣，因為這一來，牠的左輪胎便會脫出輪子滾掉，牠可要翻身了。最後，牠的右輪子因為吃不住重量爆了。這架B-1廿五式打了一個旋子，離我這縮也縮不過去的飛機，只一點兒距離，於是坍了下來。這些傢伙們就從飛機裏給傾倒了出來，那景像是值得看的。

幾乎倒霉，可是還沒有倒霉。賈波到了日本去，那一次他也闖過了難關，後來却在印度送掉了命。他是一個很好的飛行師，一個出色的孩子。如果連他也倒了霉，那一次出事一定是很可怕了，我們的意思是我希望他死得並無彌留的苦痛。頂好的飛行師該死那種頂壞的死法。我懂的。

勃脫勒中尉，也是我們的同班，在這次演習中運道也不好。他在測驗的最後才透掉性命。在奧古斯打的短短的場子上起飛的時候，他的B-1廿五式發生了「遲發動」的毛病。牠那百分熱力的油流縮了機身，燒了起來。救護車和救火車趕到的時候，人和飛機什麼也不剩了。

這些演習是比一匹劣馬還要粗暴得多。我們和坦克車合作，我們又攻擊坦克，我們和集中的運輸車合作，又進攻他們。我們出去轟炸，我們又受到轟炸。有一次，在降落時我的左輪子也壞了，我用了裕來的妙法救車，鼓動，救車，鼓動，才出了險。我們無窮無盡地飛出去偵察，尋找遠處的目標，回去得帶回目標所在的報告。祇有在奧古斯打的那一個晚上，我們有一次休息，我們中間有一個在付一張賬單的時候，對南方批評了幾句，吃那女收賬員發下耳光，還給扔進了當地的監牢裏。第二天，他的朋友好幾個都進了監牢裏去——想了辦法，具了保結出來。

回到西部海岸的時候是十二月六號。我們所要演習的是在P-1三十八式發現之前，我們就溜進去，這次成功了。可是愛倫卻真是聰明而敏覺。她已經在馬許機場等著我。我們結婚了三個月，在一起卻還只有兩天。我請假准了，自然需要這次假期。

第二天早上，早飯之後，愛倫和我走出了好萊塢街的鴿鈴飯店，那時我們聽到了珍珠港。報紙上有一架無線電。我們跟別的人一起站在那地方聽到了第一號公報。日本鬼！起先我想不出他們是

什麼。不是有個和平特使嗎……他叫什麼名字呢？鬼子們的轟炸機怎的這末快已經到了夏威夷？

我看看愛倫，我們就從那兒走開了。我告訴她，我覺得真是奇怪，這末多時間想的只是德國人，而現在。我告訴她，我們丟的每一個炸彈，不管是真的或者是麵粉袋，我們射擊每一粒真的或是空的機關鎗子彈，我們的每一次偵察飛行，一星期又一星期的我們的每一個演習，都向着一個假想的敵人——德國。我夢裏看見的作戰的敵機都是一架邁塞許米脫。而現在，日本！

我得儘快地到馬許機場。愛倫開着我的車子，我們到了我母親家裏，和她話別，然後開了八十里路趕到馬許機場，化了八十分鐘。

我是在戰爭中了。在那幾個月演習的時間裏，我會經問我自己，我進軍隊的原因是爲了做研究工作，而我這樣不怕扭斷了頸子地幹，是爲了些什麼。有一次，我會經正式地，用合法的手續請求轉到空軍的這一個部門中去。可是公事公辦就慢了。現在，當愛倫和我把車子開到馬許機場了，哨兵把我們叫住，感到了這一帶的緊張，那時我倒高興了，陸軍部已經教會了我如何飛行。那另一件志願，時間有的是。現在我所需要的是手頭一架B-1廿五式，而不是它的藍印圖樣。我並不覺得自己已是英雄。我祇覺得有恃而無恐，謝上天我真是如此。

我們的飛機已經四散在馬許飛機場上。報了到，他們告訴我飛到陸軍部正在興建的潘特爾頓機

場去。可是我們起飛的時間卻展到了第二天。

第二天早晨，愛倫和我坐在我們的車中，開了無線電聽總統的演說。另一些飛行員的家屬也到了機場上去。我們四邊看看，愛倫和我看到了他們也在他們的車子裏聽。在宣戰的消息發表時我們也不多說話。

總統講話完了，愛倫說，「我把車子開到潘特爾頓，就在那兒住下吧。」

我說不要了，我到過那兒，生活情形很雜。這樣，片刻之後，我吻着愛倫告別了。大隊起飛，到舊金山，然後到潘特爾頓。這夜裏十點光景我們到了，到積雪的跑道上降落。這時天氣是零下十八度。很辛苦，神經上的打擊，平靜……假期剛開始……在好萊塢的陽光下和愛倫在一起——於是戰爭！工作！更長久的別離，當我向潘特爾頓的營房奔過去的時候，機場上的冰割裂着我的足跡。

十二月中，我們有一部分受到命令飛回麥克·坎特担，任搜索潛水艇的任務。我駐紮在這樣便利於從塔可底瑪往來的地方，愛倫能夠來過聖誕了。一百〇六天以來，我們只相會了四天。

十二月廿三日的夜裏，愛倫在夜深到了塔可瑪。第二天早晨，我們起得極早，把車子開下鄉去，找一枝小小的聖誕樹，剛可以放在一個旅店房間裏的。我們找到了一枝，回進城去時，時間正好湊上，讓我回到麥克·坎特去工作。勃立克·霍爾斯托洛姆，後來也去轟炸東京的，惠蒂中尉和我

起飛了，三個方向直綫的陣形，從哥倫比亞河流入海洋的出口上飛了出去。

這天勃立克找到了一隻日本潛水艇。我們看到他繞着，繞着，下了蛋，我們也飛過去的時候，但見油膩在出泡沫，彷彿什麼髒東西投在河底去了。潛艇底轟沉便已證實了。

之後，氣候却來迫害我們，勃立克已經丟了炸彈，飛回大陸。我找潛水艇找得發狂了。我越飛越快，氣候的影響，把汽油弄得稀薄一點，決定要繼續的飛，越長久越好。惠蒂跟我一樣的想法。

這天的氣象報告遲到了。除了傳遞密碼，無線電總是靜的。遲到的消息又壞。麥克、攷特全部不接受降落。塔可瑪不接受。艾佛來特和砵崙巴也不接受。西雅圖也很快的不接受了。霍爾斯托洛姆是最後一個被接受的飛機場。

惠蒂和我還在外面。我們沒有什麼別的可做，可是總還有機會讓我們看到一個飛機場。可是，正如後來在我轟炸東京的時候所感到的一樣，汽油是沒有心腸的啊。惠蒂最後衝到陸地上去，後來我知道他降落在沿華盛頓的南邊的沙灘上。我正向砵崙飛了一半，汽油指針已經碰着邊。我找到一個海軍的飛機場，可是他正在建築之中，望下去像一個爛泥做的餅。我得下去，可是我不能丟掉我的炸彈。我重新在地圖上找，發現了一個臨時救急的飛機場，在華盛頓州的一個名叫依爾勒谷的地方。我記得我當時看看這飛機場和那市鎮的統計。真掃興，飛機場一千五百尺，沒有跑道，人口三百。

汽油閉塞持到我依爾華谷，把機場繞了三匝，決定我如何的放下我們的重負。我們帶了些三百磅的炸彈。唯一的辦法是像水上飛機一樣的降落；撲下去，可是要撲下得慢，要恰到好處不把什麼撞破。便這樣，在第三匝的時候，我們在一條三合土的路上放下了三個輪子，我們便像一隻從地獄裏飛出來的蝙蝠一樣，越過一道小溝，到了飛機場上，滑過三個大而很淺的水潭，本該使我尼翻身的，卻沒有，祇見水花飛濺了。

爛泥恰到好處。它幫我們減削了速度，却並不打破我們鼻子上的推過礙。我們不多久就停下了，可是輪子開始陷下去，而推進機還在打旋，旋進了泥，把泥挑出，我們跳出了飛機，看看它真是傷心。只飛了十八個小時，可是現在它彷彿一籌莫展了。

這天晚上，愛倫剪整齊了那枝樹，等着。猜她難忍受已極，可是我們中間的一個孩子回到了機場，見到了她，告訴她我非常平安了。第二天，我跟一個依爾華谷的伐木者用聖誕的大餐。他是很有客氣的，可是我不斷的想看愛倫，和我們是如何的計劃了過我們婚後第一個聖誕節——如何總有什麼搗鬼似的把我們分開。

回到了麥克·攷特，我們馬上得到了一個使我們全體興奮的消息。命令要我們這大隊經過明們亞模立斯，到南加州的哥倫比亞，擔任搜索德國潛艇的任務，那時它們在大西洋的沿岸擊沉了末這

多的油船。又是愛倫和我的別離。

我那左邊的引擎不靈了，逼得我在外滬明州的勞令斯一個高爾夫球場上降落。後來，繼續的東飛，在北潑拉脫和奧哈瑪之間，飛得翅膀上全是冰，可是又得急急忙忙的降落。我回到了北潑拉脫，幾乎在一片積雪的高爾夫球場上降落，卻恰好發現了鄰近的一個小小的機場。

她降落在這小機場上，這樣的令人翹大姆指，令人心花怒放，奇異的感覺，九十或一百哩速度，奔跑着，每一次驚地裏撞到什麼每一次飛起。我從沒有降落得這樣好，或者，現在我可以說，我永沒有降落得這樣好過。可是是B-1廿五式的妙，不是我高明了什麼。正是這一類事，使我愛這式子的飛機。她比我所工作過，飛過的別的飛機更能夠自己幫自己的忙。這不僅僅是一大堆沒有生機的材料，這是巧妙地脣齒相嚙，纏綿盡致，生死不離地結合的一個物體。這是一個好朋友，靠得住。氣候允許我們了，我們飛達明尼亞模立斯。在那兒，每一個飛機裝置了一個六十加侖的油筒，顯然是爲了大西洋上的搜索潛艇的工作的。我們需要這樣的油筒，我心裏這樣想了。我還想像了在大西洋上如何的活躍等等。我禱告着我可以找到潛水艇。怪事，又是一個油筒裝進了我們的炸彈匣。我不知道這整個跡近狂妄的轟炸日本的機構已經開始在華盛頓，太平洋沿岸，火奴魯魯，中國，以及天曉得還有些什麼地方，都在活動了。我不知道這額外的油筒跟潛水艇毫不相干。

裝置新油筒，查明飛機的各部門，這工作剛完畢。我已急於要到哥倫比亞去從事潛艇戰。於是
我聽說了，跟我們的轟炸大隊的司令愛德華·J·約克隊長一起來丹頓已經好幾天了的達凡·瓊斯
，要在他的旅館裏接見全部軍官。我們是住在明尼亞樸立斯城裏的。我想，這次大約要通知我們全
體出發到哥倫比亞去了。

我們都走進了那寬大的旅館的一套房間裏——一共二十四個人——圍坐在床上，椅子上，抽抽
烟，裝裝小丑。我們大多致忘記了仔仔細細的看看達凡·瓊斯。

都在那裏了，達凡兜了個圈子，關上了房間的門。最後他說話了，他也並不提高他的聲音。

「我剛才跟約克隊長談話了回來，」靜靜地，達凡說話了。「改變了任務。我們不到哥倫比亞
去担任什麼了。約克隊長叫我親自跟你們講，看你們有多少個願意自動的參加一項特殊的任務。

休息了一下，他加了一句話，「這是危險的，重要的，有趣的任務。」

有一個人說話了，他問：「好了，是什麼呢？」

「我不能告訴你們，」達凡說。「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有了一個大概，可不是真實的消息
，我大概知道了的我也不能說。我所能告訴你們的祇是，這是危險的，也許得有三兩個月離開這
土。」

「那兒？」有人問。

「我很抱歉，我不能把什麼別的話告訴你們，」達凡說。「我所說了的，就是所能告訴你們的全部了。現在，誰自動參加？不參加無所謂。這嚴格地說，取決於你們自己。」

全體志願參加了。

散了會，我們三三兩兩的走掉。我們中間有幾個下了機，喝了點酒，把剛才發生的事談了很久。達凡在散會之前告訴我們，我們還得到哥倫比亞，去聽訓令。從他這片段的輪廓，我們想猜出什麼來。有一個最後說了，他看來，我們是到南美洲去擔任那兒的潛艇戰了，這聽來最爲合理。

B-17式準備停當了——在明尼亞模立斯大約有十二架，也許是十五架——我們飛到了哥倫比亞。我們所志願參加的任務再也聽不到半個字了。你知道，如果你也有這樣的一回事發生了，你的頭腦裏，幻想便要如何的活動。

在哥倫比亞，我有了個新的伙伴。和我一起飛的我的駕駛助手是第恩，達文波特中尉，砵奇人。我喜歡他飛行的一套本事。在哥倫比亞，我們添了一位卻爾斯·L·麥克克雷，大學城的人，做我們的飛航員，而賓勃·克萊佛，砵奇人，是我們的轟炸手。大衛·塔契爾，別茲司人，成了我們的機關鎗手。我認識他們，都在潘特爾頓。

麥克克雷，克萊佛，塔契爾飛過這圈土而來到哥倫比亞，跟我和達文波特走的一條路線不同。奇怪的是他們也這樣被召請了去，而後志願的參加了這秘密的任務。他們所知道的也不比我們多。

什麼也不曉得，我挑選了我的長征東京的助手。

我們在哥倫比亞住到一九四二年的二月，試驗着，並且記錄着他的五十小時的經過，而這時我們都精神旺了。我們知道將要來的是大事情，而我們却都能參加在內，可是這一個字也聽不到。

於是我們接到命令，飛到潘撒孜拉附近的埃格林機場。我們的助手在這一個人旅行上說了許多話，猜出了一大堆的結論。我們論結道，從埃格林我們怎末會出國去。我們又結論，大約在那裏我們要受訓了，而「這」一定跟海洋有關，因為埃格林是靠近海灣的。

我們的大隊在二月廿八日把它的三個輪子停下在埃格林。降落以後，當我坐了出差汽車經過機場的時候，我們看到了一些同伴。另外有從十七團派來的三個大隊的B-1廿五式停在這裏。

他們，一定知道些什麼了吧，我想，可是我——跟他們結交，跟別的大隊裏的孩子們一談，他們跟我們一樣的摸不清楚。

所以當天晚上，我們團團的坐着，布魯布魯的講了一大堆，統是猜，猜葫蘆裏賣什麼藥，我記得在這次吹牛的會議裏，有一件事是講起了的。

另一個大隊裏的人問我，「猜誰也在了。」

我說我猜不了。

「吉米·杜立德，」他說，「現在他是上校了，我想這一個任務，他老兄會有大套的鬼話的。」

第二天，我們見到杜立德了，三月一日。我聽到他，讀到他，還好幾次看到過他的照片。可是他的臉，在這些年的赴湯蹈火，歷盡了險還是那末年輕，初看真是一嚇。

在埃格林的指揮室裏大約聚集了我們一百四十人。我們坐在椅子上，窗口，等我們多少安靜了，杜立德開始說話。

他開口說，「如果你們這些人以為這件事未必危險，那還是不參加訓練吧。現在可以退出。化錢，化時間來訓練不打算闖過這道難關的人，也太浪費了些。你們誰要退出，毫無問題。」

好幾個孩子一起開口，問杜立德是不是他可以把這件任務告訴他們一點兒。於是一隻針落在地上也聽得出聲音了。

「不，現在，我不能說，」杜立德說。「可是慢慢你們就會知道這是什麼，你們為這任務訓練一久，就會知道。現在，有一件事我要強調的，整個事情必須嚴守秘密。我甚至不願意你們告訴你

們的妻子，不管這兒的什麼，你們的所見，你們的所聞。如果你們在猜我們到哪兒去，你們猜的也不要拿出來講。你們全體都得如此。這件事情，你們自己中間也不要講。好了，有誰要退出嗎？」

沒有人退出。杜立德大約又談了十來分鐘，可是也沒有說出什麼來。然而這並不是言之無物的。他一講完，我覺得印象深極了。我們靜靜的走了出來，不多說話。

第二天愛倫來了。從洛杉磯馳車到了哥倫比亞，從那兒馳車到了埃格林。她真是撒嬌了，可是我連跟她講話的時間也沒有，就在這時，杜立德又召集了一次會議。

我們又集合在那間指揮室裏面了，杜立德做了個樣子給我們看，讓我們知道這事是如何的祕密。幾個陸軍部的高級長官剛走過指揮官的附近，杜立德已經在說話了，他立刻停止了說話。我想不管這是什麼事，可不是玩兒了。

「爲什麼我要你們保守祕密原因是你們一講，消息和謠言就到處出現，很多人的生命便有危險，」杜立德告訴我們。這一件事清裏面不僅僅你們自己的生命，一個小小的舍兒可以使整個事情完結的。

「有什麼人已經問起過你們這件事了的？」他問我們。「我是指機場附近的，隨便什麼人？」沒有回答，他接下來又說，「好，自然有人來問你們這件事，把他的姓名弄明白，讓我來送他到」

B I (聯邦調查統計局)去。」

「這便是我要跟你們談的全部了，」他結束了。「可是我還可以告誡你們一點：訓練時期最要的一個工作是練習最快的起飛。」

在埃格林的第三天，我們進入了緊張的狀態中。我把愛倫安定在離機場十二里的華爾頓堡，可是很難得見她。每天早上七點，我們的飛機已經在空中，有時到晚上十點，我們還在空中。我們起先有這末多的夜飛行，使我決定了，這任務一定是夜間的任務；如果一切真照了他們的計劃啊，這任務原定的是在夜間執行的呢。我得出這個結論來卻不費心機。有一天晚上，他們把鮮活活跳的炸彈給我們，我們就在一個燃燒的目標上空投彈。

社立德要我們大家儘可能的住在一起，所以他替我們租定了一個離機場一里半路程的古老旅館。我們稱之爲軍官俱樂部，我們這裏的妻子們便一個個的漂流了進來，并且住下了。我也把愛倫從華爾頓堡接過來。

負責的軍官們釘住我們，要我們的飛行樣式都頂好。我們必須知道橡皮救生艇是很行的。我們的儀器得一次又一次的測驗。我們得旋轉指南針，因爲有警告說到我們的任務，在執行時，會碰到許多飛航的詭計的。在海灣裏，每三里放了救生圈，我們得加速的飛過他們，試驗我們空中速率的

指示器。

飛航員得知道轟炸手的技術。駕駛員和駕駛助手得學習飛機上的每一樣技術。有一天我們查驗新添的汽油筒，看他們漏不漏。我們的汽油消費量得有一個非常嚴密的記錄。

有一天我來到了我的飛機旁邊，發現有人用粉筆在骨架上寫了「暴跳的鴿子」幾個字。我一把抓住勒美萊斯，我原認識的一個砲手，請他在飛機上畫一個隨便什麼圖畫。他是個很好的漫畫家。勒美萊斯把他的工具拿了出來，畫了一隻有趣的狄斯耐式的鴿子，却也帶了飛行帽，耳上的電話聽筒的電線繞着他的頸子。

藍色，黃色，白色和紅色，勒美萊斯畫得又妙又好。於是他又加了一點兒，笑得我們不住。在鴿子底下，他畫了一付蹣跚用的拐杖，十字形地交叉着。

其餘的孩子也忙着找名稱和徵號了。一兩天內，許多至今無名的B-17式有了這樣的名字，如「切腹者」（真是巧合），「威士忌酒的彼得」，「憤怒的安琪兒」，「旋舞說」，「命運的不忠實的手指」，等，有一個傢伙把TNT炸藥的化學方式塗了上去。

在埃格林的第一個星期完了時，起飛的練習開始了。有一天早上，杜立德給我們介紹了一位海軍上校亨利·L·密勒氏。他是從潘薩柯拉來的，擔任我們的起飛的教練。海軍對於這一項是拿手的

這訓練在沒有人能看到的小飛行場上舉行。沿着機場上，這些二百尺，三百尺，五百尺的嵌白線跑道插滿了旗幟。我們知道了，要做的事情是升到空中去的時間要極短。所需要的跑道的長度也極短，幾乎不是B—廿五式所能做到的。我們把降落時用的翼傘放下了，又在引擎裏燒足了汽油，這居然是能做到的。

我們盲目地參加了的任務在日子裏面漸漸的顯現了形體。在密勒上校給我們大量的海軍智識與海軍規矩的演譯之後，我們明白了，有一天我們是要上船去的。他告訴了我們如何在我們上船的時候向船尾的國徽致敬，還給了我们一部航海的術語字典。他甚至告訴了我們如何在船上洗澡，並不浪費了水。

在哪兒，在何時，又怎樣的轟炸，總之一定是低空轟炸了。在我們到埃格林十天之後，肚子底下的一尊砲取消了，這時我們就明白了。每一艘飛機輕了六百磅，而那個地位却添了一個子彈打不透的四十加侖的汽油筒。

這種式的炸彈瞄準器最後也取消了，是因了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冷靜的。杜立德告訴我們，「我們中間有幾架飛機會掉在敵人的手裏的，這是不免的。」而第二個原因，却每一個轟炸手全

都明白。諾頓式的瞄準器並不適用於我們將要投彈的那個高度。

却爾斯·R·格里寧少校設計了一種現在放在我們的飛機中的瞄準器。後來，大家在說起我們的「兩毛錢的瞄準器」了，自然，價錢不止兩毛錢吧，可是對我們心目中的要求正好合適。這是簡單得像一枝來復槍瞄準一個目標，一看準立刻把炸彈放下就是了。

第一次我們被命令了低空投彈。「笨拙的鴨子」有一天在練習的時候，在五百尺上空下了個一百磅的蛋。地上的爆炸震動我，把我彈倒在飛行室的頂上，頭上立刻長了一個蛋。

這一個蛋可不緊要，我們彈來知道了，我們在這次任務將要投的一些是五百磅炸彈，我開始發心了，這樣投彈不知是不是自殺。這是一個兵工廠的官佐告訴我們的五百磅炸彈。他飛到埃格林和我們談炸彈的事兒。他十分起勁的告訴我們，他不讓我們投那百分之三十五的一般的爆炸的炸彈，他正在定做一些百分之五十的特殊的爆炸的炸彈。一個千準萬確的報告，說不論我們要炸什麼，炸彈在一千五百尺上空折，這才多少減少了緊張的心理。

杜立德時常往華盛頓，顯然是因為不信任電報和電話綫，又給我們一次機會來退出。我們中有一個退出了，低飛投彈和急起的起飛弄得他精神壞了。我們其餘的人都繼續堅持下去，第二天看到飛機的翅膀上裝着護冰的設備。

這些都是一個任務的神祕之處，等這個任務花朵似的開放了，也許數得上是有史以來，計劃得最嚴密，練習得最勤奮，軍事上最遠的一次遠征了吧。

訓練只有一次亂子。大約在三月十五日左右。海軍人材的密勒上校也在裏面。他和狄克·喬依斯裝滿了假的炸彈和飽滿的汽油，儲備的汽油也裝了。在這些難以相信的起飛中的一次。喬依斯把輪子飛離了地，一下子往下衝，可是飛機起不來，一跌就跌在跑道上了。肚子擦過了地，發出尖銳的叫聲，推進機只離地面九尺，現在片片粉碎了。我們進住了呼吸，等待着火燄。可是沒有冒火。

這是我們的教育的一部份。不久之後，我們已經都能夠把滿載了的飛機飛離跑道，大約只用一小時五十五哩至六十哩的速率，便扶搖直上了，一般的B-15式底起飛速度要一小時八九十里，而跑道則要三倍或四倍於我們起飛之長。

這些日子，可把我們的妻子們弄得沉悶而煩惱了。我們工作回去大都累得不堪，我們都不想要在晚間和她們好好的過。這不是假期，她們也知道。我們個個都磨磨非非。我並不煩惱，我想愛倫也不。我急於要學習我能學得到的一切。不管這是什麼樣的一件事，能夠參與一份，這可已經是痛快的了。我要在出發之前，答得出一切問題。我告訴愛倫，等這件事過去了，我們就可以在一起過一點時候，甚至可以舉行一次蜜月旅行。

在埃格林的戰術的訓練是十分迷人的。有很多人談到我們出征的時候，可以得到一百以上磅力的汽油，可是我們又聽說只有一百，因為我們是一千七百馬力的惠脫機，不能有一百以上的燃力的汽油，而且這些易燃的汽油蒸發得太多。汽油消耗問題現在是一個要點了。

最後，在三月底，我們有一次大考試：一個頂快的，削掉耳朵的起飛，到梅爾斯堡，然後，經過墨西哥海灣，低空飛行到霍斯頓，然後回埃格林。這是我們在弗洛麗達州的最後一次測驗。

在離埃格林以前，事先沒有聽說。三月廿四日清晨三點鐘，有人叫醒我們，說我們要在上午十一時起飛。愛倫起先就不知道往那兒的好，可是我起飛之前，她和約翰·希爾伽少校底和格里寧底妻子決定，在南加州密脫爾海岸上一起住一幢房子。我又沒法告訴她，我大約要離開她究竟多少時間，這似乎是她最適宜的一個地方了。這是價廉而地方好。這地方又宜于休養，去等嬰孩下地。

「你走了以後，我每天給你寫一封信，」愛倫對我說。「可是你不用希望收到牠，因為事實上我是寫了不寄的。這樣做可以安慰我。這樣做我覺得和你更靠近了點。」我對她說，我要寫給她很多信，可是很久之後我才提筆寫信給她。

三月廿四日早上我們另外五架 B-1 廿五式飛到了聖·安東尼。我們在那兒過了一夜，我們第二天飛到海岸上的馬許機場，只在費匿克斯加了次汽油。他們叫我們跳籬笆似的飛過這些土地，試驗

低飛的汽油消耗量。我們飛得這樣低，電報機都得抬起頭才能看到。

在我們動身之前的最後一次會議裏，杜立德告訴我們，到了西岸之後，不准見任何人，不准和人通電話。可是馬許機場離我家裏只八十哩，我想飛機就見我母親一次。我的母親，我們還在埃格林的時候，寫了信來，說她心緒不好，我知道她心情是更壞了的，因為她最後的一封信是用手寫的，而不是打字機打的，這意思是她並沒有上辦公室。

所以那天晚上我從馬許機場打了電話給她。一個看護來聽電話。我要那看護把我的媽媽請到電話機上，最後她告訴我，她是第一次發了神經上的病。她也在爲了我擔心。

「鉄特，你要上哪兒啦？」她問我。

我告訴她我們正在照常的飛行。可是她多疑了。她問，愛倫在哪兒？我告訴她把愛倫留在東部了，因爲我說不定是馬上就要調回東部去的。我正開始告訴我母親，說我要把我的一些便衣送回家，可是我想到這一來她更會不安心的。

第二天清早，我母親來了電話。她說出她的爲我不安來了，我告訴她本來我不能讓她知道我的行蹤的。這次的事是祕密的，我愈要給她解釋，她愈是疑心。她告訴我了，她對我有種壞的預感，要我自己小心。我在電話機上說話敲釘截鉄的樣子使我也不安，可是我本不能跟任何人通話。我想

我變得神經質起來了。

我們要從馬許機場愉快的飛到薩克拉門圖的麥克萊倫機場。因此，一吃早飯就起飛，在那兒的樹梢上擦過。我們這一羣都以爲在這一帶我們不會再航久了，所以想了很久要做的就該痛快的做它一遍。我從沒有像這次那樣瘋狂的飛行過，我還幹了幾件小噱頭的飛行，舉例以名之，我把一架B-17式從一個低低的張開的吊橋中間撞了過去，好像把錢投進一個貯錢的撲滿。我們到達了麥克萊倫，覺得混身在冒出熱氣來。

杜立德却已到了。他是從聖安東尼直飛而來的。他並沒有到馬許機場然後沿海岸線而上，他用自動駕駛機來飛渡了洛基山。他是我們的負責人，使我覺得有點兒驕傲。

我們剛到了麥克萊倫就開了一次會。「今天晚上我可不願意各位中間哪一位兒什麼鬼，」杜立德對我們說。「你們一步也別離開機場了。我要第一號駕駛員實實在在摺清楚了，他自己的飛機，他的助手，全都是情形良好。在這裏，機械師是頂刮刮的。你的機器上有什麼毛病的話，他們會修理的。我要你們指點給他們，飛機上可能發生的最小的毛病也要他們修理好。」

於是他告訴我們機上的無線電設備也是要卸掉的。他說，「你們動身以後就用不到它了。」現在我們都感覺到這事是跟日本有點關係的了。

到麥克萊倫的第一天，廿四架飛機都裝上了新式的，價值一千五百美金的三枝頭的推進機。

這一來我可得站在一個機械師的旁邊看他鼓動我們的引擎了，這樣快，那幾枝新式的槳把塵土捲了進去，尖尖上有了麻皮一樣的斑點了。我又看到另一個機械師正在用砂紙擦着，想把那不完美的改善，我向他大叫起來，叫他把漆拿來，把剛才砂紙打過的地方油漆好。我是知道的，颶風會把那磨破了的槳尖弄得油膩的呢。

他們鼓動我們的馬達的態度使我們很傷腦筋。我們真是怕他們弄壞了我們的機器，看他們的粗手粗腳，而且，我們爲什麼要他們小心的理由，又說不出。從那些機械師看出來，我們一定是一大堆酸酸的小鬼，我們真是噹噹咕咕的，直到後來杜立德一個長途電話打到了華盛頓，我們所要求做到的，現在已經都做到了。

在這一個區域，我們又過了幾天了，在小小的幾乎無人顧問的小機場上練習着張開翅膀的起飛。有一天，我們躍過了山峯而到達阿拉米達。我們又在征途上了。我們訓練到那時已經有了一個月。麥克克留有一架電影攝影機，還有一捲彩色底片。他要給海灣的火橋照幾張相。達文波特問我了：「在橋底下飛過去怎末樣？汎美航空公司飛剪號裏的那些機師是時常這樣做的。讓麥克克來好好兒的照一張相吧。」

達文在揀機。他把機鼻向下了，我們直奔向那橋樑去。我真希望在橋樑中間沒有掛着什麼電

纔才好。在最後一剎那間，我又有一半要想把飛機拉起來，在橋上飛過，可是我知道麥克是多末的愛玩那些家庭影片啊。我們在橋樑底下鑽過去了。

我們正這樣做，麥克喊起來了。他沒有把照相機弄好。他要我們再來，可是我說，再來可見鬼了。過了一忽兒，我們飛到了集合的地點去。

我正把翅膀翻下，預備降落，不約而同的我們都喊起來了，猜我知道我們全有了像我有那樣的餓肚子一樣的感覺。

在我們的底下是一艘美國的航空母艦。已經有三架我們的B-17廿五式在他的甲板上了。

「見鬼。可不是小得很嗎？」有人在機內電話機裏說。

我們停在機場上，開到了杜立德和約克在指點我們的地方。我揀下了窗子，朝他們看。

「一切都好嗎？」杜立德問。

我說一切都好哪。

「開過機場，停在黃蜂號停泊的碼頭邊上。他們就給你們弄的，」杜立德說。

我照話做了，立刻海軍人員躍躍在我們週圍了。他們抽出了我們的汽油，只留下很少幾加侖。

有一個孩子進來了，我們的護師全跑了出去。一架軍隊裏的「騾子」抓住了「暴驟的鴨子」底頸子

把他拖到了堤邊。我們跟着走下去，然後看到一架巨大的起重機下來，把我們的飛機舉起，彷彿牠的重量不過十磅的樣子。起重機慢慢的把牠甩在黃蜂號的甲板上。

我們正站在那裏看着，密勒上尉走來了，他說，「別給海軍的兄弟說什麼話了。他們是並不曉得我們上哪兒呢。」

我點點頭，看着黃蜂號，她可景象莊嚴啊。我站到她們的兩邊去抬頭看，說不出看了她以後的感情。也許我所感覺到的只是愛國心。我所知道的是她在那兒，她快要幫助我們，這真是舒服安心的事。

我們的飛機已裝上了母艦，那安慰真是說不出的。現在我回頭看看，我看到了杜立德和約克沒有把另外幾架飛機送到碼頭上去，却送進了附近一個倉庫，我從碼頭又走回機場的時候才知道，杜立德開我那個話的時候，要是我說了那兒不頂好，我們這一架也會開除了的呢。我想起在麥克萊倫那時，機械師裝修我們的機內電話的時候，我幾乎因為他們的手腳粗把它折掉了，想了真是寒胆得很。

我們吃了午飯，和那些經過了這一切訓練而現在却落選了的人談談。他們傷心得吃不下。也沒有可以安慰他們的話來說。後來據說他們中間有人還是可以去的，却祇能担任這一次的任務的預備

員了，這才使他們安作了一點。飯後，我們這一夥又到了黃蜂號旁邊，試着把繫勒上校告訴我們的海軍禮儀一一點的默記在心。

十六架飛機是幸運的。海軍人員把牠們放在黃蜂號甲板上各自的地位，在輪子底下墊了木塊，現在在把飛機縛到飛行甲板上去了。

我們都站在飛行甲板上，有點手足無處放了。一忽兒來了兩隻拖船靠近了黃蜂號把牠拖開了碼頭。

我四處遊覽這迷人的母艦，最後找到了我的房間。這是個小房間，我和兩位水兵同房，其是一位胖大，好心腸傢伙，名叫「尼格」，懷德。

那時我是上尉，階級比兩位海軍高，可是他們似乎並不覺得。他們爬進了他們的窩裏來，把一個硬板床位指定了給我。

第二天，四月一日早上九點鐘，我們開始移動了。在金門橋下，我們又站起來把滅火器拿在手裏（譯者按：怕橋上投下爆炸物之意）。並沒有亂子，以後，我們就很愜意了，這第一天，我和幾個軍友一起在船上亂跑，至少要使我們並不迷路。海軍人員調笑我們一陣子，要我們說出目的來，我們都是啞吧，我們裝做乖巧，裝做彷彿我們是知道一切的。

海軍的飛行員對於俯甲板上B—廿五式發生興趣了。我們帶他們參觀全部機件，像小孩子一樣的吹着，說他們飛得有多快，有多遠。我們的飛機，自然使我們怪驕傲的。

海軍們把我們帶到甲板下面，作為酬答，給我們看他們的俯衝轟炸機，魚雷機和戰鬥機。他們的翅膀都折起來了，而且自然把牠們擠緊了，因為在飛行甲板上，我們佔領了全地盤。我不曉得黃蜂號將如何自衛。

這天下午，很晚了，我才知道我們不是孤獨的。四邊瞭望，我看到了更多，更多的兵艦，最後我看到了巡洋艦和驅逐艦。

第二天早晨，日本這個字才第一次正式的提及。在空空的食堂中，杜立德把我們召集在一起了，我們全感覺到，現在我們知道了。

他清清喉嚨說，「告訴你們現在還不知道的，告訴你們猜了很多的，我們是到日本去。我們要炸東京，橫濱，神戶、大阪和名古屋。海軍要把我們送到最可能接近的地方，自然，我們得在甲板上起飛。」

我不能說，一聽這話之後，如何的寬心了呵。幾星期的胡思亂想沒有了，扣住了我們的咽喉的絨默過去了。現在我可以站起來，用最大的嗓子來喊日本了。我不是在黑暗裏磨摸了。這一個任務

，明確，鮮明。我想到了我的飛機……牠的情況……牠消耗的汽油……我們要飛的路程……

杜立德在說着呢。『這是百忙中擠出來的，可是一切儘可能的準備得好好的了。中國政府和我們是合作的。在我們轟炸完畢之後，我們降落在並不十分內地的中國的一些小飛機場，我們都接洽好了。我們在那兒上油——汽油早在那兒等我們了——然後我們飛到重慶去。現在，在這一艘母艦上我們還有很多時間，可是，起飛之前，該做的事情多着呢。』

他又給我們一個退出的機會，讓那些一起來的預備員頂替上去。可是，自然，誰也不肯退出。會一散，我們全體都是本詭的地走到我們的飛機邊上。有幾個孩子在飛行甲板上走走，量出那甲板上島嶼式的建築到船尾的驚人的短距離。你想，不用說的，我們只能用半個甲板。我們都知道，停十六架飛機，哪來那末多地位，祇好把牠們擠在後艘。便這樣也得化去甲板的一半地位。所以這些孩子從島嶼式的建築的中央量起量到船尾，那是可能的距離。量完了就搔搔頭皮。

我把拍紙簿交給「羣躁的鴨子」的同仁，請麥克克留，克萊佛，達文波特和塔契爾想到什麼能改造這艘飛機的，立刻就寫下。我真不必告訴他們，這件事對我們這一夥是如何地重要，一整天裏一大半天我們纏住了這艘飛機。天黑了，我還和麥克克留到艦頭上去檢查飛航的儀器。我們要求海軍為我們做的一切事，他們都會給我們做的。這早上的集會裏，有幾位海軍軍官也在場，消息滿船

都知道了。這去國第二天的晚上，我一回我的房間，兩位海軍跟我握手，堅決主張我以後睡在他們的柔軟的床上。

第二天，我們才知道這任務底壁劃是如何精密週至。集會時，杜立德介紹了兩位海軍軍官給我們，斯帝芬，瑞里伽少將，和阿波羅。蘇塞克中將，黃蜂號的指揮官。瑞里伽曾任美國駐日大使館的海軍隨員，現在，他給我們一連串的謠學的第一課開始了。起先，我覺得這很奇怪，可是立刻我知道這是如何必需的了。

瑞里伽講了日本和中國的歷史。他仔仔細細的把兩國的政治情形說明了，告訴了我們日本的軍人和農人兩階級，中日人民的心理上的不同，描寫了我們可能碰到的不同的衣服和軍裝與心理上的不同。

我們更理解到這任務的嚴重了。杜立德安慰我們似的向我們笑着說，「好了，如果我們都到了重慶，我拋擲給諸君這樣神奇的一個火宴會就是。」

第二章

我們在黃蜂號上日夜辛苦地工作。飛機的前後左右好像是總有什麼要做，要測驗似的，到晚上，當我們這些人必須一窩蜂的在飛機裏面做工的時候，我們把硬紙板放在「暴驟的鴨子」的窗子上，爲了母艦上的空防的緣故。此外，研究工作也多得很。杜立德派達凡，瓊斯負責我們地圖室，達凡一開頭就叫我們硬記我們這次轟炸所必經的路線上城市的名字和地理上可以認記的地點。關於那五個我們要去轟炸的城市，達凡還有好幾打從空中攝取的照片，他告訴我們，我們的腦子裏是必須記牢牠們的。

出發後的第三天，我們都吃了一驚，怕不能去參加轟炸。海軍人員拿了一桶白漆，沿着左舷，離邊約三兩碼的地方畫了一道白線。我們這樣聽說了，杜立德決定派我們中間的一艘飛機飛回大陸上去送一封信。這封信不能用別的方法送，因爲黃蜂號上的無線電已停止拍發了。我儘量的躲開杜立德的眼睛，別的人也是這樣做。自然，這道白線是被派定的飛機起飛時的記認。還不容易知道嗎，被派定了的那架不幸的B-1廿五式機，牠的左輪子要沿着這條線走。爲了右翼的尖端擦過那甲板上的島嶼式的建築，飛機的全身得移到左方去，讓左翼伸出在船舷之外。

這道線畫好了，我們的擔憂却也過去了。一架海軍的歐式飛機在我們上面來到，在甲板上繞圈，給我們投下了什麼來，大約也把我們要送到大陸去的消息拿走了。知道我經過了那末長久的訓練，並非爲做一名郵差，心裏大爲安慰。

杜立德給我們挑我們願意去炸的城市。輪到我說的時候，我說咱們這一夥想去看看東京。我們可以降落，加油的四個中國的機場，我研究下來，也決定了是那離海岸一百哩左右的那個××××××機場較好。

轟炸的問題可複雜了，他們告訴我們，三個五百磅的炸彈該投在軍事上最重要的目標上，可是得在最短的時間內，而且得在牠們中間最短的一條直線上。這樣做可以使我們被高射礮火射擊的可能減縮至最低限度。我和瑞里伽一起看那東京城的詳盡無比的地圖了。

「這個城市，我是像熟讀了的書本一樣熟讀了的，」他說，告訴我們那個工廠的地址。最後，他挑了三個在一直線上擠緊着的目標，於是我們開始那長時間硬記工夫，來強記這些目標的特徵。我們可以帶幾張地圖上路，不能帶照片，而地圖上不能畫線，更不能有擦過橡皮的痕跡，爲的是這些地圖，譬如落在敵人手上，或許會給日本鬼子找出我們的海軍的所有來。

杜立德告訴我們說我們還可以帶一個五百磅的燃燒彈，這東西有點像正式的一莫洛托夫麵包籃

「這也得在低空投下。投燃燒彈的地點越近那另三個目標越好，這樣我們一放下那燃燒彈立刻就

可以俯衝到高射砲所無法轟擊的低空。

「如果你能在東京放七起大火，他們便休想撲滅他們，」瑞里伽這樣告訴我們。「東京的救火工作我很清楚。七起大火就能弄得他們沒法對付。至於在東京的浮薄的區域放火，這件事簡直不要放在我心上，」他說。「日本鬼子在分散他們的工業這工作上，使他們不集中在大建築物裏面，是很驚人的。可是屋頂上看看脆弱，說不定下半層是一個小工廠呢。」

這下一次的會議中，在回答一個問題時，杜立德說我們不能去炸皇宮。他說皇宮的價值抵不上一個飛機工廠，一個煉銅廠或一個坦克廠。在這同一會議席上。我們受到了指點，把日本的飛機，凡是能夠知道的牠的形狀，大小，側影和性能都弄清楚了。這也告訴了我們，就是日本也有一種類似B-25式的轟炸機，而且在我們飛過去的時候，還很有機會被誤認為日本自己的轟炸機呢。可是大體上我們所能期待的，大約是他們的一切高射砲火吧。

我們在埃格林的訓練大都是以夜間飛行爲主的。問題是在防空氣球，我預感到撞在黑暗中的防空鐵索上。我們除了吃，除了睡決不離開我們的飛機，槍砲，儀器，圖表，地圖，照片和功課。海軍把我們當囚犯一樣的餵養。我們甚至於吃到雞。大多數人增加了體重，祇極少數人暈船。要攻慮

的是多極了。在岸上的時候，我們只想到我們的飛機，要去幹一件重大的事情啊，而現在一切却依賴着小小的部份，我們覺得總有一百零一件事要辦妥當了才好。我告訴塔契爾，每一分鐘都是重要的，請他別再稱呼我『先生』了，因為這也是浪費時間。

他嚴肅地說道，「好，先生，我就不了。」

我們很快的習慣了海軍的日常工作。一天兩次，擴聲機裏來了帶鼻音的命令，「全體出動！到你們的作戰崗位去！」這總是在黎明，在黃昏中舉行的。我們不論在何處，不論在何時，搶上梯子，爬到走廊上去站在我們的崗位上。

在這些練習中，我們不僅僅是勞累者呢。杜立德已經在某一次集會中告訴了我們說，如果我們遇到了空中的攻擊，我們得從甲板上飛快的全部起飛，這話留在我們心裏了，我們時時常常記得我們到了何處，那最近的盟國的土地在何方，有多遠。如果我們受到的海上的攻擊，我們儘管把飛機留在甲板上，讓黃蜂號上的大礮和護航的艦隊的重礮去對付就是。

我們出發以後大約一星期左右，來了唯一的一次緊急事件，而我們卻沒有理會。最後一次警報發出時，正好有一個食堂的侍者拿進了兩份橋餅，放在我們進膳的長棹上，一份給丹夫·屈洛勒夫上尉（喬治亞州的羅拉人），一份給我。擠在食桌上的人個個魚貫似的奔到飛行甲板上去了。我看

了。看正送來的橘餅，屈洛勃夫也這樣呵。我們坐在老地方，兩份餅都吃完了。這一次的感覺是妙的，不管那些海軍把門兒鎖上，把我們圍在裏面，餅的味兒真是美。

四月初，在夏威夷以北，我們這海空大軍又有另一些驅逐艦，巡洋艦來參加護航了。現在我們真是實力雄厚。

我們慢慢地向西走。天氣却在這次會師之後變壞了。我們自己的一艘船部份地跛腳了，速度不能超過六海里，海軍化了三天功夫修理牠，使我們加倍又加倍地尊敬海軍了。有一次，在行進中，我們的一艘船上打過一個巨浪，把船上一個人衝到海裏去。我們的擴聲器立刻鎮靜地向我們的全船喊叫，「你們少了一個人了。船上面的人！」

「知道了，黃蜂號！」船上的聲音回答，我們繼續上前時，在我們後面的一艘驅逐艦已把他救了起來。

這時的天氣這末壞，有一次，在「暴躁的鴨子」的儀器間裏測驗儀器，我發現黃蜂號在海浪裏顛簸，使高度器上上下下了二百呎之多。

在海空大軍之間，無線電通話了。事實上，我們是不准用我們自己的無線電收音機，甚至於不准用通電流的剃刀的。

這幾天裏充滿了功課，假要修理和射擊要練習。黃蜂號船尾上放出了紙鳶，讓我們的人騎準牠們。黃蜂號不能使用他自己的飛機了，也許是爲了我們的緣故，牠的廠練習得痛快極了，却也許不是這個原因。牠的廠廠極多的「蓬蓬廠」（Pomp Pomp），混號「支加哥的鋼琴」，發出那最可愛的音階來，你從沒有聽見過的——三四個尖銳的樂音所組成的一個的破碎的和弦。黃蜂號的砲手真能在空中灑開一個火紅的簾幕來。其餘的船偶爾也試試砲，加添了緊張性。巡洋艦拋擲出一些偵察機，當我們在工作時候，牠們在我們的四週巡視，飛得老遠的飛開去。在這一情形底下，有一天在我工作之中我突然感覺到這一切的耗錢耗得多大。這使我決心要幹到底。

一個消息來了，不是驚慌，却比驚慌還壞，大家掃了興緻，全船傳說着四發動機的美國飛機已經去炸了東京了。直到那時，誰也不會想到首先到東京的勁兒。這消息可氣死人。我們都變成了酸溜溜的一夥了，可是杜立德說這不是真的。這件事使我們更發覺了。原來那是洛安司轟炸菲律賓的謠傳。

猜我如何爲了「暴驟的鴨子」關切得肉麻，就是這時候，有一天，我們的夥計開了我一個玩笑，弄得我面孔出青。他們中間有一個奔下來，奔到甲板底下，告訴我一架海軍底停在甲板上的「騾子」收不住，撞在我的飛機上，撞破了側旁。我像一個瘋子一樣的奔上去，奔到「暴驟的鴨子」那

兒，我真高興，這只是開玩笑，害得我無意責備那開我玩笑的傢伙了。這一來，我們越來越緊張的情緒也鬆了一下。

我們的專門任務由哈爾塞海軍上將指揮的，他也在黃蜂號上面。十五號那天，他在海軍的新聞攝影師前面擺姿勢，他和杜立德還一起看那影片的製攝，我們仔仔細細地把他端詳了。

還有一件有趣的事。珍珠港事件之後，那些戰前曾經領到日本的勳章的海軍官佐現在要把勳章去奉還他們了。我不知道是誰，總之有人出主意要把勳章綁在我們要投擲的炸彈上。現在他們把勳章拿到了黃蜂號上來。

哈爾塞將軍把一隻勳章綁在一顆五百磅的炸彈上，讓攝影師拍在影片上，於是回過他的良善而飽嘗風霜的臉來向我們說：「孩子們，這樣奉還勳章，還要給他們一點利息。你們的遊獵真不錯。」

在這天的集會上，杜立德朗讀了海軍上將金氏，馬歇爾將軍和阿諾德將軍給我們的電訊。能知道這一切真是一種奇怪的感覺，在我們的後面，遠遠的華盛頓，有人爲我們計劃，給我們想辦法，而在我們的前面，幾千里之外，又有人等着幫助我們，這次遠征的規模之大實在是不可想像的。

電訊說得好。裏面有一點我們全都愛好的和柔的話。其中之一說如果我們戰死了，我們是永生

的，人民將永遠感謝我們。

到後來我主要的煩惱是爲汽油了。我總是躺在我的被窩裏，在這個房艙裏要玩一付聒耳朵的紙牌，直到子夜以後，可是如何給我的飛機足夠的汽油，這念頭從沒有一刻兒離開過我。也許我在我的房艙裏想汽油想得太多了。我還沒有認輸，海軍的撲克牌手把我帶上船來的七十塊錢減少到十四塊錢。你真是沒有見過這樣的撲克牌的玩法的。

我們的汽油的裝載量如下：兩翼的油庫裏帶了五百加侖，此外加上臨時油庫，加在原來那尊砲的裝甲的地位，是露出在外面的「一隻子彈打不進的油箱，還有一隻鋼的油箱裝在炸彈筒的上面，此外則是十隻五加侖的罐子。「翠蹠的鴨子」在巡行的速度裏放滿了空氣機起汽油來要加兩倍。我開始納罕了，放開油門我究竟要耗多少汽油。

於是快結束時的那一天，我跑到杜立德那裏去，告訴他依照我估計的汽油消耗量，我應該在飛機裏帶二十五隻五加侖的汽油罐子，而不是那原來分配給我們的十隻。我告訴他添加汽油每加侖增多六磅重，我不是不知道，可是我知道我那架飛機還吃得消。

「不行，」他說。「尾巴上添了這額外的四百五十磅重量，是太笨重了。起飛的時候就有點翹上翹下，起飛的地位就不夠用了。第一件限制你的重要事是起飛。要是你不能起飛，好吶，我們

不是白費了這末多的時間和金錢了嗎？」

我告訴他這額外的重量可以使我更穩定，更容易飛起來，可是他照我的觀點來看事情。我走了，一邊却想着不知道海軍能不能把我們帶到頂接近日本鬼子的地方。

關於可不可以丟掉那五加侖的罐子，我們也是有了命令的。「我可不願意你們用掉了油把罐子丟掉。」當這個問題被提起的時候，杜立德在一個集會上告訴我們了。「你一丟掉牠，就給日本鬼子留下了很好的痕跡，他們可追尋到航空母艦的路綫了。自然，先把罐子裏的油用掉，可是留下空罐子，把牠們堆在一起。海軍對我們不壞。不論我們幹什麼，讓我們對得起他們。」

「還有一件事：如果你們中間有誰不夠聰明，帶了些什麼可能危害到海軍的東西，說不定你們會被迫降落，甚至于被捕的，現在就趕快丟掉牠們。」

就是這一天，我把一個海軍朋友送給我的一個煙灰缸，上面雕了黃蜂號字樣的，退還了原主，不爭就是這個東西上面刻了名字。我把全船東西都看過了，只除了在士官室裏看到的一隻乾枯了的黃蜂窩，此外什麼都沒有刻名字。

日子是越來越近了。四月十九日星期日的晚上，我們就要起飛，在黑暗中飛過那幾個城市，在黑夜的剩下來時間裏飛過剩下來航程，而後在黎明以後降落在中國。時間既越來越近，杜立德

像我們中的任何一人一樣的忙碌不安了。他視察了我們所有的飛機。到了我們這一架飛機上來，他允許我去掉了那調整座位的機件，使我們的座位比較一般的退出了一點來。他認為這是便利了我們在機內的活動的。他告訴了我們一百遍，說我們的飛航必須是盡善盡美的。

他爬進了我們的飛船來，立刻發現有人把頭上套戴的電話聽筒掛在我們的羅盤針的近傍了。他叫我們把頭套和一切含有磁力的器物放在越離開羅盤越好的地方。為證明他的話，他拿起了我們的一個熱水瓶來，放在羅盤上面，立刻那支針偏了三十度。他告訴我們別把我們的自動手槍放近了羅盤。

我們都有一個私人的軍火庫。我們每人至少有一枝點四十五糧的手鎗，一條子彈帶，一把獵刀，手電筒，臨時救急的食糧，嗎啡，消毒過的綑帶，手鎗袋和裝置這一切的袋子，罐子，指南針，救生衣。我們是活動的磁力體，一想到這個我們又要看看地圖了。我們記得很清楚了，可是海軍裏的孩子們告訴我們，就在中國沿海的頂好的地圖上，也沒有精準地把他的無數的小灣，犬牙的海岸和繞着他的小島畫出來，這是令人煩惱的。

唐·斯密司中尉，南達可塔州的倍爾，福許地方的人，還有另一樣頭疼的事。在十六號那天，他正在測驗的時候，右邊的機器爆炸了一個送風機。海軍的人對這些事都是有了準備的。海上的木

匠造了個平台高達那機器，機器師忽忽忙忙的卸下了巨大的動力機件，送到下面機器房裏，修理了又把它放回新密司的右翅膀上。快到最後了，杜立德又把我們叫在一起，給我們一個最後的退出的機會，可是沒有人退出，約克隊長就問機首是否要換他的助手們。有一個要求換；他把他的副駕駛員撤銷了，在十個我們帶在這條船上的候補員中間挑了一個。

四月十七，這卻是我們在黃蜂號上的最後的一個整天，我們的礮機尾塔壞了。

我們像傻瓜一樣的在礮塔上修理，因為我們需要牠得利害，也看重牠得更利害。無疑問的，日本飛機會來進攻我們，我們有預感的，而這架機尾的礮塔是我們主要的防禦呀。

正當我們工作的時候，全艦上的情緒也緊張起來了，黃蜂號的速度大增，離開了牠的護航，只有高速巡洋艦和高速的驅逐艦作伴。這航空母艦有了新的力量，戰抖着，我們更深入，更深入日本的制海權之下的水波。現在我們離日本不過一千多哩。我們直搗牠的巢了，大家都明白這件事。我們的機殼的修理，而且咒咀這座礮塔。

就不管這礮塔煩惱，我們也有多少事要想過，我的頭腦裏充滿了功課，地圖，圖表，我們的目標的照片，還有汽油的煩惱，一千〇一件另外的煩惱。例如，防空氣球。我心裏想到了在黑暗中，撞到了牠的鐵鍊，一隻翅膀切斷，推進機毀壞得無可救藥等等。

我想過去想些別的事來忘掉這些事。也許瑣碎小事呢。自從海軍把我的存款減低到大洋十四元以後，我一直在想怎樣可以買禮物來送我的愛倫和母親，如果一切順利，我安然飛抵重慶的話。所以這最後的一天，我賺了個空兒吃了一頓便捷的飯，決定了，我要做一個香煙販來彌補我在撲克牌上的損失。聽說一條香煙在重慶買到七元五角美金，而且總是供不應求。在黃蜂號上他只是一角錢一包，於是我囤積了。我回到飛機上，修理礮塔的時候，我裝在尾巴上八條香煙，兩匣子的朱古律糖。

十七號那天晚上，我回到房艙裏去的時候，爲了礮塔又失望又疲勞了。同房的「尼格」懷德正在洗牌，還有幾個海軍混了進來，又打算玩一夜撲克了。他們看見我進來，問我參加不參加一手。我說不了，謝謝你們，於是其中有一個做了一樁公德事情。他說，聽我說，伙計們，今天晚上這兒不要玩牌了，勞務要睡，準備明天的大事了。他也許會希望我們不在這兒玩牌的。」

我真想他們走。

我從十點鐘睡起，睡到作戰的練習——這是第二的早晨了，而這一天却是我們出發空襲的一天。那天是「四、一八」了。

這天清早的作戰練習之後，我回房間去準備吃早點。我想去看看我的B——四號袋子裏裝放多

少日用品，這是應該的。我們都有B——四號斧子。這像是一個帆布袋，平鋪開來裝東西，摺合起來可以手提。它可以懸掛，可以攤開，又可以替你壓東西。

我正在放進我的雨衣，鏟刀，鞋，襯衣，短褲，手帕，睡衣和襪子。這時是七點半，又冷，又風大。就發生在這時。最先是一個抑沉的震動的吼聲，跟着是沙啞的作戰準備的呼聲。「尼格」懷德跳向門口，我一直跟住他。我們是在甲板之下三層。我儘快的跟了懷德跑，我還看見別的空軍在跑到甲板上。而在我還沒有奔到甲板之前，有兩次，黃蜂號震抖了，而且響出了近側的轟擊的響聲。

我奔到飛行甲板上，跑近了一架B——廿五式飛機，剛好可以看到我們左邊的巡洋艦放出一大塊的火綫向着遠離我們的一個方向。最後，在水平那兒，一條低低斜斜的船放出黑煙的醜惡的一串。俯衝轟炸機在繞着牠轉。

一分鐘之內我一定問了一兩打問題。有一個海軍的人員忽忽奔逃，說這是一艘日本的巡邏艦，在我們的礮艦和他調旋之後三分鐘後就結果掉了。

「天曉得！讓我們出發吧！」有人在我邊旁嚷，聲音高出了巡洋艦的礮聲，海浪聲，風聲和激動的人們底勝利的歡呼聲。我掉頭看，見「尼格」，他正回頭奔向我們幾分鐘之前奔來的路。

我跟着他的足踵跑。就是這樣的事，我們不想牠來得這末早。現在我們得出發了。不能等到星期天的晚上。現在，星期六的早晨。我們不能不假定日本鬼子現在是有時間來戒備的了。奇襲日本的機會已經沒有了，我想。奇襲才能給我們萬全，杜立德幾次大聲的給我們說。我們卻無法知道他們究竟有沒有送回警報去。其實，那條巡邏艦並沒有看到黃蜂號上坦露着的許多B——廿五式飛機，看到了他們也想不到這是可能的，或許是在他們看到之前，我們的海軍，迅雷不及掩耳的，已經把牠擊沉了。

黃蜂號前躍了，迎風而去。我能感到牠的引擎搏動得更快，感到牠是在最大的速度裏駛上去，使我多多少少更近一點，更近一分鐘，更近一加侖。

也感到這個；海軍是在能力範圍之內儘量幫助我們——這樣的幫忙，使我們覺得他們屬於我們的同一國家，真是可以驕傲。我想到了哈爾塞，突出了粗壯的下巴，高高站在黃蜂號的司令台上。一邊在裝我的袋子，一邊我想起日本的長距離飛行機要飛多少時間才能追上我們這母艦。

我也不知道我在袋子裏裝了些什麼。總是些順手拿到的。現在我在想我們的汽油，我們的討論已久的計劃底實行，我們所想像的安然飛抵重慶，大都以這個為根據的；海軍將護送我們到達離日本海岸四百哩的地方。就算真是這樣了，這個任務可還不容易完成呢。

而現在我們得在離海岸八百哩的地方起飛。這是要計算計算的——而且要計算得快。在我那嗒嗒的頭腦裏，計算出這樣的數字來了，突然使我的肚子空虛了。在我的想像之中，日本一定在準備對付我們，我想到我那壞掉了的礮塔。可是我主要所想的仍是汽油。

「空軍人員，上飛機，空軍人員上飛機！」擴聲機哇哇的叫。我可是已經知道了的，時候來到了。「尼格」幫了我們不少忙。他幫我看看礮，羅盤，醫藥，送來了威士忌。一位湯麥司，R·懷德中尉，這次飛行的醫官——立刻是每個人的「道克」了——帶來了八十夸特的G I 波朋酒——每個出發遠征的人一夸特。在船上，大夫又把牠來做生意，換了一瓶瓶海軍的麥製的藥酒。如果我們得跳落，這容易帶一些。

懷德和我兩手都滿了，爬到上面去。他很會說話。我想他知道我的興奮了。他問我好不好休息一會兒，從一個甄子裏喝一點酒。連我怎樣回答我都不記得了。

我一直走到我的飛機旁邊。助手們全在了，我把威士忌和一些別的東西拋在麥克克留的駕駛艙裏，還在機師室的後面，只低下一個踏步。

黃蜂號的飛行甲板上到處是活動，上面的司令台上發出命令的吼聲來。我認爲我們的礮塔出了毛病，負責的這一部分人忽忽跑過，我抓住了他訓了一頓。剛把他訓完，我立刻覺得抱歉。除了飛

雖這個濕搭搭的長長的甲板之外，別的事都是不重要的。

傑克，門奇中尉，佛琴尼亞州人，空軍裏最長的一個，綽號却叫做「矮子」的，向我們的飛機奔過來，帶着一個菓子蛋糕的匣子。

「嗨，克萊佛」，他對我們的轟炸手說，「你可以幫我個大忙，把我的唱片放在你匣子底下嗎？我在我的飛機裏帶了話匣子，將來我們在重慶見了面，我們就可以有一番爵士了，」這矮子後來就搖搖擺擺的在混亂之中離開了我們。克萊佛聳了聳肩膀，把匣子放在了他的匣子底下。

現在海軍在負責一切，他們做事這樣神出鬼沒，使我們張大了的眼睛，張得更大些。輪子底下的木塊移開了。噹噹噹的小「驟子」——他們那次騙我說撞壞了我的飛機的那架起重機，正在拉的拉，推的推，把B——廿五式放在各個的地位上。

在半小時之內，海軍把我們交叉地變行的放在飛行甲板的後邊了，十六架飛機底巨大的兩片尾巴合在一起，在組成同一個角度，翹出在船梢的外面。這時從空中看下來，黃蜂號，那長長的飛行甲板，和整齊的船梢，一定像一枝羽毛的箭矢躺在水上。

這是飛行的好天氣，可是海浪很大，黃蜂號在凶惡的波浪中墜下去，俯下身起。有幾個巨浪真的擊碎在甲板上。這時候的甲板似乎突然變小了，一忽兒我害怕我起飛時，真會給海浪打中了我，

我們在甲板頭上被擊碎，然後掉落在黃蜂號的前面，剛好被她碾過。

黃蜂號的速度增加到她的頂點了——在這個熱狂的，匆忙的，和美的「四、一八」的早上。現在炸彈從底下出現，坐了低矮的卡車滾滾而來，到了我們的飛機邊上。我們還是第一次看到那五百磅的燃燒彈，我們却並不浪費時間，祇看到牠在炸彈筐裏放好，放在那最末一個第四個投擲的地位。

海軍已經給我們的飛機裝了油。現在他們把油箱封好。爲的是怕汽油的蒸發，這並非不可說的事。裝油的洞口已經滿了，火暴的海軍的孩子們還搖擺着我們的飛機，希望大翅膀油箱裏面的氣泡可以搖破，那樣就可以給我們添進幾夸特的汽油，黃蜂號的司令台上現出了巨大的方塊紙，讓我們校對羅盤針，和風向，海風的比例。

我看到我們的啓飛的教練，密勒上校到了杜立德的飛機裏，在底下一個入口裏爬了進去，這一下使我認爲，他也要參加我們了，可是片刻後他回出來了，開始拜訪每一架的B——廿五式。現在，我們都在「暴驟的鴨子」裏面，密勒來到機師室裏，向我伸出了手，這時，我一定是呆了半分鐘之久才重新意識清楚，和他握手。我腦子裏要想的太多了。密勒希望我們好運氣，他說，「我真是鬼附了身一樣的思想了你們飛。」

在另外加添的五罐五加侖汽油交到我們手上的時候，我們更安慰了不少。我們把牠們放在機內那杜立德已經分配給我們的十個五加侖的罐子旁邊。想起我們的飛行比我們預定了的至少要添上四百哩路程，真覺得傷腦筋。可是關於這一件事的焦慮，在我坐進了飛機，等着馳動，轉到那出發線上的那時，便突然消滅了，現在我們不會撞在防空氣球上去了，這在晚上是免不了的，心裏又寬了不少。這次是白晝的空襲，可謂無疑。現在還不過是早晨八點多吧了。

瑞里伽爾令和「尼格」也來告別，和我們握手了。等到他們走掉，我才突然想起我們助手們一個也沒有用早點，我們又全都忘掉了一路上我們該吃的咖啡和開水和三明治，我想叫克萊佛下去拿一點吃的上來，可是我怕時間來不及。此外，杜立德的飛機已經曳到了起飛的綫上，他的別的飛機的推進機已經在那裏轉動了。黃蜂號的甲板可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後來我知道有一個海軍的孩子這天早上給推進機砍掉了一支手臂。

杜立德溫暖了他的機器，又放慢了牠，現在我們目擊了我們在教室中所研究，怎樣以一架二萬五千磅的重轟炸機從一隻航空母艦上起飛的實地的情形。

有一位海軍站在船頭上，靠着左，手裏拿着一面格子布的旗子。杜立德在操縱，他給杜立德一個記號，再開足他的機器。他把旗子畫成一個圈，越畫越快。杜立德把他的機器越開越足，我真怕

擊燬。一個巨浪擊在船弦，滿甲板都是水花。

於是我看到那持旗的人在等着，計算着這母艦的起伏，以便杜立德的飛機在母艦上昇起的時候啓飛。於是這人給了一個新的記號。海軍把杜立德輪子底下的木塊拉掉。又是一個記號，杜立德放開他的機關，這架重轟炸機便向前去了。

張開了翅膀，機件開足，左翅膀直伸出在黃蜂號的甲板外面，杜立德的飛機擺動了，於是傻傻的該飛機吃住在從甲板上刮下來的海風的牙齒中間。駛動之中的他的右翼，剛剛擦過那司令台的橋垣，已到了從那舵側伸展出去的套綫上。

我們像鷹一樣的看着他，不知道海風將如何的接受他，不知道我們自己能不能在這樣短的一條向船首的跑道上跑過就起飛。如果他也辦不到，我們也一定辦不到了。

杜立德加添了速度，可是沿那綫上前，正在黃蜂號的船頭一翹，在一個浪頭的頂上一撞撞過去的時候，杜立德的飛機起飛了。他還有幾碼可跑呢。他把他的飛機掛住在推進機的葉上，我們幾乎看到了他全部的飛機頂。於是他平伏下來，我看他在一個小圈子裏轉回來，在我們的頭上低低的飛過！筆直對準了甲板上的白綫。

黃蜂號給他一個軸承的方位。哈爾塞上將正向着東京的心窩直駛。

三架另外的飛機在追趕牠們的機器，騷擾的海洋的嘶聲加添了許多噪音。可是在這些聲浪之上，我還能聽到這艦上的海軍人員吵嚷了的歡呼聲，又響亮又明朗。他們使黃蜂號都在顫抖了！這幅景像真是空前絕後的。

托拉維斯·胡佛第二個起飛，鷓乎撥碎。勃立克，霍爾斯托洛姆第三；賈波·格萊第四；達凡·瓊斯第五；第恩·好爾馬克第六；我第七。

現在我在綫上了，我的眼釘住了這拿着旗子的人，他給我記號放下翅膀。我把那翅膀的槓桿拉下去。我試了試電力的儀器，牠證明那對翅膀行不行。很行。我能感覺到逆着海風又逆着搖進機上的狂風底翅膀橫面的震動，震動了飛機。我突然害怕牠給狂風吹折，弄得我們廢殘而無用，我又把那翅膀拉上來，我想這個海軍是了解我的。他讓我這樣做，給我一個記號再來鼓動我的機器。

在他給記號之前，機器的聲音使我滿意。在記號之前一忽兒，我真是苦痛地害怕，什麼出了毛病？那左邊的發動機，她起先不肯發動。我總算又讓牠動了——好了。現在，眼看那持旗的人底手臂轉得更快，更快，十五秒鐘過去了，我開始急起來。他一定有他的一套本領，我試着告訴我自己，可是，老天，他什麼時候才可以放我走呢？

我想到了一切可能在這最後一分鐘裏出亂子的事。關於這些事，我們的訓令是簡單明白的，如

果有一隻發動機壞了，或起了火，或一隻胎爆了，或右翼撞到了司令台，或左輪子滾出了邊，我們得趕快跳出來飛機，幫助那些海軍把那價值十五萬美金的轟炸機推落海底。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能阻礙了交通。除此之外——實在沒有別的辦法可以讓別的飛機從前面的甲板上起飛。

三十秒流血如流汗的時候一過，那海軍滿意了我的飛機的聲音。我們輪子底下的木塊拉掉了，我放掉了機關，我們抖抖的前進了，海風抓住我們的翅膀。我們危危欲墜的滾到了邊沿，我剛好殺住了牠，把左輪子放在白線上，開始增加速度了。黃蜂號的甲板狂暴地跳動。一片浪花掃向我們。

我不知道怎樣起飛的。在黃蜂號的甲板的終點向我們飛快地近來時，一髮千鈞之中，我看了看那所謂白線，這是海水。也不掉下，也不向上翻入空中。我們就在甲板的平面上飛了出去，然後在這艘偉大的，儘量幫我們送我們到日本的庭院去的航空母艦之前一拉拉起來。

現在我放平了這已經有了點高度的飛機，本能地伸手去拉起翅膀來。大吃一驚，我並沒有放下牠們，我並沒有利用了牠來起飛。

我旋轉有如杜立德和我們以前的幾架飛機一樣，飛過甲板上那另外的九架飛機，找到了方位就一直上前去，希望其餘的飛機也能離開黃蜂號起飛，然後願上帝保佑，讓黃蜂號安然返防。

一路上沒有集合，這要在任務完成，到達終點時再談了。在先起飛的飛機並不在母艦旁邊迴繞

盤旋，等待其餘的都起來了，然後排成陣形，並不這樣，因為這太消耗第一架飛機的汽油了。這是一個一聯串的直線，炸完就是，每一架飛機只顧自己底空襲。而且這空襲的高度，說出來誰也不信。

一上路，我們立刻停用翅膀裏的汽油，而用那些輔助的。我們先用那巨大的臨時的油筒。我明白我們這座惠特機器的胃口，可是溫暖那機器，和一度啓飛竟消耗了我們八罐五加侖的汽油，想起來還是痛心的。在我們上路之前已經去掉了四十加侖珍貴的汽油呀！

二千二百里不停的飛行之後，我希望找着，我試着想像我們的旅程的終點，那個衢州暨水的飛行站。我又想到這整個空襲的驚鉅的計劃，又想到我必須找到那些衢州暨水或別的我可能停下的飛機場，得到他們的信號。這些飛機場全都和日本佔領區接近得很。可能就在我們遠征的時候，他們已淪陷敵手。如果這事真的發生了，中國將用一個簡單而又有效的方法給我們一個「勿降落」的信號的。

可是現在有更吃緊的事得加考慮，現在正當我把「暴躁的鴨子」的乾淨鼻子放在離水面二十尺的地方，這樣做是可以節省了不少汽油的。如果一路上都順利的話，我們大約在杜立德到達半小時之後炸東京。我在想，如果前面的幾架飛機，由于天助而毫無困難的飛了過去，每一架日本戰鬥機，每一尊日本的高射砲，對於我和在我後面的飛機可是決不會放過的了。

這使我想到了那礮塔。我把機內電話電鈕一按，告訴塔契爾再試一下。他試了，說牠還是不理睬我們。我把那急救的油灌點進去，還是不行。到這時我還沒有能給我們多一點實力。我們的兩座五十裡口徑的後座的礮，從機尾的兩把舵裏直伸出去，在遇到襲擊的時候是不會互相阻礙的。我又給塔契爾說，至少我們可以試試砲。於是我把機鼻子拉了起來，等尾巴在一個合適的角度裏下垂的時候，塔契爾對我們後面的海水射擊了。

「孩子，別見鬼了，太認真了，」達文波特，我的副機師，在電話裏說。

我們在一種在B—廿五式實在太快了的的速度裏飛。這樣的速度使操縱也寬鬆了，誰也不說話。我們都很忙，不然就在想心事。飛行的氣候好極，好得不容易受。

突然一隻閃光的，扭曲的東西經過了我們的左翼。嚇人得很，後來才知道這是前面的一架飛機丟下來的五加侖的油罐。我看到前面有兩架飛機，塔契爾說他看到後面有兩架飛機。如果這油罐打中了我們的推進機葉，可不把我們打下水去才怪呢！要這樣的話，將是怎樣的最高潮了呢？

出發一小時半之後，我們看到了一架巨大的日本商船。我們低飛在海波的上頭，牠在我們的左邊約三哩地方。

「咱們來投牠一個彈，」達文波特在電話機裏說，「我們來攆牠，」另外有人說。我只讓他們

說話。我那些炸彈，用處大得多呢。

「好了，」麥克克留說，「可是我可以打賭的，這東西是在向東京用無線電報告我們了。」一路上我們看到的只不過是這條船，可是我們沒有一個懷疑着，大約全日本的海岸都知道我們已在路上了。

我們臨時的油庫已經完了，現在我們在用別些儲藏。我們鼓勇而進，每一分鐘都希望遭遇敵機，可是一隻也不見來。我又試試那砲塔，居然牠行了。現在我實力夠雄厚了。它放射時是這樣的笨重，飛行室內得把那急用的機力開足。我因為和背朝着機尾的塔契爾，在電話裏通話。我們那急用的機力一會兒就會用完，所以砲塔的放射不能不減少。只是在真真受到攻擊時，我才能開動那急用的機力。

我們繼續前進，而在三兩個小時之後，我們是累了。我給帶住了走不開，這末久了，可是飛這末低，又是這末慢，駕駛是我份內應該的。我從電話裏喊克萊佛走出他的轟炸室的窟窿來，請他裝上自動的駕駛機。他裝上了，可是我的手一離開操縱桿，「零蹕的鴨子」突然向左危危的傾斜，自動的駕駛機不靈了。

達文波特和我祇得輪班操縱，而在下午兩點，我們的時間，湊巧在我駕駛的時候，我們看到了

日本的海岸。這海岸低低的躺在水面上，微微的水色使它懶懶地溶入了水平線。我自有一個深刻的、郵政照片似的日本的印象，我希望我先睹看到的是一些積雪的山峯或者一些火山，可是這是陸地，只在水面上昇起了這末一點兒；而且我們飛在二十呎的低空，看上去不很清楚。我就對準了海岸飛去。

沿岸有許多小船停泊着，我們飛近了一點，又使我驚異了，他們是汽艇，和很好看的漁船，都不是我所希望着的大隻船。我飛得很低，儘量要避免射擊，而且避免日本人可能準備着的偵察我們的一些設備。因此，當我們飛近沿岸小船桅杆上的那時，我振作了精神，等待着陣關機鎗的掃射了。

我們隆隆的飛過，就在上面過去。倒沒有子彈。我接受了些小船上，一打左右的男女底漂浮而冰冷的眼光。他們還揮手招呼我們。你看，我們飛機上的圖徽是舊式的，圈兒是藍色的，白色的星，白星中間一個紅的球。也許是這個攪得他們莫明其妙。我知道他們底歡呼，並非是因爲他們把我們當做解放者。

白色的海灘很快的混入了柔和的，一捲捲的草原。三個星期來，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陸地，它的樣子真美。一切像是一個巨大的石砌的花園，修築得很精細。小小的田莊幾乎像數學一樣地準確的

裝配在裏面。鮮麗的春草光耀而青脆。還有着開花的菓樹，而我們橫過在田地上做工的農夫的上頭時，他們還向我們揮手。一個紅漆的寺院在我們前面一現一現，色彩尖銳得很。我把機鼻提高了一點，飛過了這寺院又飛得低一點。

這一切是這樣的有趣味，我相信我們幾個誰也不想到了我們的危險了。使我記起危險的是幾分鐘之後，我們飛過了那塊土地之後，突然出現又突然消失底一座巨大的平房，我們橫過去的時候，正有許多小孩子奔出來，他們大多數都向我們揮手。我一眼瞥見了一片運動場，尖尖的眼睛又看到一根旗桿，上面飄着一面日本國旗。

這彷彿是當胸吃了重重的一拳。這是值得接受的。我重新很高興的聽聽我們的發動機的聲響。我們下面的土地上，那虛幻的美感現在消逝了。我們該不至於現在就弄得強迫降落吧。

我把機內電話接通，說，「眼睛睜大點，塔契爾。」

「我在看着呢，」塔契爾說。

我發現了多多少少是一個可以讓我們通往東京的山谷，就飛得比他兩傍的小山還低。可是麥克留檢驗了我們的方向，却發現這山谷通往東京更距離較遠，「於是我拉起了機鼻，飛過一個小山，又發現一個山谷，這回的是對了，我們可以直達。在我們貼近着山谷的起伏而起伏的時候，麥克

克留手中拿了一隻計時錶。他讓我化十五秒鐘飛下一個山，躍過山脊，飛上我們假想的準確的方向。我們飛得低極了。

達文波特，克萊佛和我同時看到了零式飛機。一共六架，組成兩個緊密的V字形。牠們都在一千五百呎高空，直向我們飛來。我們的眼睛跟著牠們，牠們越來越近了。牠們像我們美國式的競賽機，也有牠們巨大的冷氣的發動機和切短的翅膀。我還是低低的飛在常青樹的林子旁邊。

第一個梯形的零式機橫過了我們的透明的鼻子，在擋住我們視線的金屬的鼻子頂上消失了。第二個日本的V形機也這樣的過去了，可是在我仰視牠們快看不見牠們的時候，在尾上的一架零式機突然脫出，開始向我們俯衝下來。

我接過了電話機，塔契爾幾乎是同時的接道。「我看到它了，」他說。

我心安了，又想到了那礮塔。我告訴塔契爾，他什麼時候要我用緊急的機力，告訴我。五秒六秒冗長的時間過去了。我就問塔契爾要不要射擊。

「不，等一會兒，」他說。

我的腦子裏有了一幅零式機向我們的尾巴用砲彈和機關鎗掃射而俯衝下來的圖畫。我又喊塔契爾。沒有回答。我以為機內的電話又出了毛病，塔契爾正瞞着，向了一個失去效用的聽筒，說他給

要射擊了。我正想試一試機會，把緊急的機力開足，然而塔契爾又在電話機上說話了。

「我不知道他碰了什麼鬼了。」他說。「我現在找不到牠了。我想牠又飛回陣形裏去了吧。」

我們掠過了。我們經過了一些小村子的屋脊，又開始煩惱，我們進入陸地的地方到東京，預計不過二十分鐘的飛行。現在我們已經飛了快半小時了，還沒有這城市的痕跡。我看到了左邊有個相當大的城市，我就對自己說，無論如何，如果運氣欠佳，我找不到東京，我就飛回來吧，至少給這個城市一點破壞。

可是，正當我們爬上一個小山，擦過另一個寺院的屋頂，那時在我們面前，平滑得像玻璃一樣的，正是東京灣了。

第三章

在正午的陽光底下，東京灣是燦爛的，像海洋一樣，似乎無邊無際。我降低到了十五呎之內，麥克留同時校正了我們的方向。我繼續用那最低的速度飛，這可以節省汽油。然而偶然想到了那一小時四百哩以上的零式飛機俯衝速度，不覺極度地緊張。

我們在東京灣上空已經過了兩分鐘，不約而同的，彷彿都看到了右邊，有一艘我們從未見過的巨大而胖碩的航空母艦。它只在淺哩之外，停泊着，看不到上面有一個人的樣子。引誘力真是大，使你不能不掉轉方向，去下牠一個蛋了。可是我們已經受了這樣的訓練，那四個炸彈是應該這樣的應用的，東京已經很近，我決定向前續飛。

看不到敵機。我看到前面一架飛機，一定是達凡·瓊斯的那一架，很快而很堅定的爬進了出現在飛機旁邊的一朵黑色的天真的雲裏。

這海灣的一臂灣，我們得化五分鐘才過得去，在這海灣的上空，現在我卻能看到東京與橫濱之間，沿着那道流過東京出來的河上一直佈過去的一些防空氣球。

我們進入陸地的區域並不見有沙灘，每一寸的海岸線上都給碼頭佔據了去。我可以看到掘挖機

在建築一些海岸出來，這一點是我們早已聽到過這樣說，說我們是會看見的。我們竄入陸地的地方正是幾艘我從沒有看見過地美麗的帆艇，橫過了碼頭上笨大的船舶，於是低下來經過了第一個屋脊。我把這飛機的窺息開關開了一些，我們像是在爬行一樣了。

日日夜夜地夢着東京，想着那兒的八百萬的人口。我印象中總以為它是擁擠的……像舊金山一樣的集中了的。然而，正相反，他像洛杉磯，是向外發展的。近代的東西總是差不多相同的。同得個人，現在我們飛得很低，靠在地面，我心裏不痛快，恐怕我們找不到目標。我不能不飛得很低，所以前面和兩傍是看不遠了。我又不能爬上去仔細看看，恐怕高射砲就會打上來，而這時高射砲一定打得準，因為我前面的飛機全部都在一千五百呎高空上投了彈。建築物已經聳立更高了。我看
不見人。

在我看到那第一個目標的時候，我們幾乎已經在他的上空了。我使那窺息開關全部震動了引擎，而達文波特把支撐的機關運轉了，使飛機抓緊空氣。我們儘量的快。爬上一千五百尺去，這一手我們是訓練了一個月，又曾經討論了三個星期之久的。

爬到那兒，平穩下來，時候恰到好處，打開了炸彈籠，稍飛一下，第一個炸彈就下去了。我的儀器盤上紅光一閃時，我知道這是放下了第一個五百磅。

速度在遞加了，紅光一閃，我知道克萊佛又放下了第二個炸彈。紅光閃爍的時候，一陣黑雲在我們前面一百碼左右昇起而又在很快的速度裏飛了過去。在我們前面又是兩陣黑雲，幾乎碰到我的翅膀尖，牠們也飛掉了。牠們把我們的高度是算準了，可是未免把我們的速度估計高了一點。

第三次紅光一閃；而後，在這城市的南面，疏落的區域的上空時，紅光第四次一閃。這是一個燃燒彈，我知道的，它一碰到風就分散，至少有一打燒熾的小炸彈會飛出來的。

第四個紅光一閃的時候，我把「暴躁的鴿子」的鼻子朝下俯衝。我多少已改變了方向，因為投下燃燒彈的時候得還末的翔翔一番。現在我俯衝着，又回頭看一看：看到外面，一個飛快的，不可磨滅的印象，我們的五百鎊擊中了一個鍊鋼廠的目標。飛騰的煙冒出了鍊鋼廠的牆垣，於是平靜下來，溶解為黑色和紅色的雲彩。

我們的俯衝，說出來人家也不信的，一下子到達了三百五十哩一小時的速度，而在這震顛的轟炸機的前面，我有一點懷疑，為什麼日本人不佈起一個機關鎗的火網來呢？要這樣的話，我們真得直穿過去呢。

我平平的飛過了一長條低矮的建築物和住家，就從這裏跑走了。那鍊鋼廠使我滿意，希望其他的炸彈也幹得有這樣的成績。這是沒有法子說的了，可是我真是相信，這一天東京是可以在大震動

底下粉碎的。

我們的轟炸的行動，從第一個炸彈下去到這一個俯衝，時間不過三十秒鐘。

現在我們飛得是低極了，蛇一樣的彎來彎去，一刻又一刻的在等着零式飛機的雲一樣的出現。

我把機內的電話鈕一按，問克萊佛是不是他把所有的炸彈都放下了。

「自然」，他說。麥克·克留把我們的方向改向了南，塔契爾在我們後面瞭望着，說煙正在冒。我告訴他瞭望着有沒有敵機，他什麼時候要我幫他的射擊可以告訴我。

我把那機鼻沿着一條城郊的鐵路線飛，這樣靠近的飛過了一架火車頭，連那火車頭的司機，他那驚異的臉都能看見。我飛過的時候，我並沒有用我們的三十種口徑的砲去轟掉那火車頭的氣鍋，不該踢我自己嗎？可是我想起了這點子火力我們留着說不定有用。在陽光底下，一條電話線像銀色的絲線一樣的發光。我猜想像這條線上經過的緊張的聲音，正在通知在前面等候着我們的那些敵人，報告我們飛行的方向。

倒是麥克·克留，發現了六架日本的雙翼驅逐機，醜惡的黑肚子，遲緩得像偵察機。牠們擺起密集的陣形，就在我們頂上。我們看着牠們，等牠們俯衝下來，并且希望牠們會俯衝下來，因為我們是飛行得異常的低，在牠們能夠拉起之前，讓牠他先已在地面上衝碎。

可是這些艦艇停留在牠們的原來的高度，我們的心情也並不想上去和牠們作戰。

汽油的問題該考慮。我們所有的輔助的汽油已經用完了。我們開始用翅膀裏的儲藏。城市已落在後面了，我已把速度減低些。

立刻我們又在海上，因為橫須賀海岸線，東京所在的主要的島嶼是向西南傾斜的。我們向南飛，因為原定計劃，這一來可以使可能追擊我們的艦艇弄不清楚，儘量的慢慢兒的然後一下子轉彎向西到中國去。

塔契爾現在有機會來開他的砲了，可並不向着一架飛機。在我們前面掀起了一隻大艇子，估計牠一定裝了軍火，我叫塔契爾炸牠一下。我們飛過牠上面，翹起鼻子，掛下尾巴，而塔契爾就用五十口徑的尖嘴兒向甲板上噴射了。

不久之後，我們在水面上二十呎的高度擦過去，我朝前面看看，四五哩之外有三艘日本的巡洋艦恰在我們前面出現。牠們正對着我們飛快的過來了。我看到牠們的時候，正好牠們看到我們。我向水面看了一下，要找尋我們的出路，等我抬起頭來，三艘巡洋艦驚人地精確的側了過來，白色的水花像尾巴一樣，舷側的大砲面對着我們。

我不願意跟牠們往來。我深深地繞過了牠們，牠們也並不發砲。

麥克·克留又把我們攙到原路上來。現在，按照着排演得很久了計劃，我們改了道向西南走。橫須賀島有着一大堆半沉半浮的島嶼的尾巴向西南蜿蜒。我們的標記是名爲矢久島的火山羣，轟立着作爲中國海的東邊的一道藩籬。

我們在悠長的，光亮的下午飛行，沿着我們的路線，我們全緊張得很。於是大喊一聲，我們找到了決不會錯誤的矢久島和附近較小的隅田了。我在牠們的闊大的峽中飛過去，一直飛出了一些路程，就折向西。現在我們在二十九緯度上，要飛過中國海到更遠的××，××去。

這樣爆破了冷靜。

「嗚！我的頭多末痛，」達文波特從機內電話中說了。

猜我們個個都是。我叫塔契爾的眼睛看好了後面。說這事兒像沒有完全過去。他說他沒有瞌睡。我們飛得這末低，又這末仔細的看外面，有一次我打了個利眼，飛機擦過了水面，幾幾乎一碰碰了水，近極了水，我們的神經都在尖利上了。我就告訴達文波特專看外邊，我掌握飛行，而每十分鐘十五分鐘我們交換一下。

現在我們可以抽煙了，這幫助我們不少。機內儲藏的額外汽油自然是用完了，所以抽紙煙並不

危險。塔契爾從後面遞過了一點巧格力糖來，我們咀嚼着，可是我們誰也胃口不好。而且，這使我們口渴，我們又缺水。起飛以後，我們在飛機裏找出了一隻熱水瓶來，可是這在到達東之前我們已經渴光。

我們偶然看到中國海上的一些漁船和快艇，下午在過去。我們想到也許他們會用無線電，發出消息到中國本部上的一些日軍佔領的飛機場，去告訴了他們我們的方向。

下午五點鐘，我們已經過了中國海一半我們發現有兩艘潛水艇在加油。牠們和一艘油艦綁在一起。我希望我們還留下個把炸彈。可是，用機關鎗的子彈去和牠們幹似乎也不見得好。在日軍佔領的中國區域裏，牠們的用處可多着呢。要在那時候我相信，說我們已經這末容易的從這次空襲中脫身了，這是不可能的。

克萊佛從他的投彈的鼻孔裏爬了過來，爬進了我們這一小間。

「你怕了嗎？」他問我。

我告訴他我自然是的。

猜我們都願意廝混在一起。我們抽了紙烟，儘量的談話，天氣變壞了，我卻裝做沒有注意。引擎是頂刮刮的。我真想爬到翅膀上去親牠們的嘴。

一陣陣雨打在我們的擋風窗上。一路上我們並沒有希望有好天氣。海軍部警告了我們，說這季節裏常常有暴風雨結集起來，滾過中國的上空，時光都無從警告。我希望這一個並不像預計的那末壞才好。在理想的天氣裏，沒有無線電的指示，要找尋××，××就是狼巴巴的事情，而現在這是一個掙掙的工作。

克萊佛回到了他們的投彈室的鼻孔裏去，把自動駕駛機的毛病找了出來。臨時的臨準器——一個鏢的杆子像來福槍的管子那樣切線似的向下裝着的——把那自動機器的迴轉儀的進行弄壞了。這東西馬上修好。這是第一個機會，從這早上八點以來我才離開了我的座位。達文波特卻還坐在副機師的座位上，準備自動駕駛機出毛病的時候可以抓住那操縱的儀器，我卻走進了麥克、克留的飛機間躺了下來。

塔契爾看我在裏面，爬過來了。他似乎很擔憂。

「我該怎麼辦呢？」他問我，「如果我們從飛機上掉下掉進了水裏。」

我說我們飛得很好，沒有什麼值得担心的。他可是要知道一些。我就告訴他，他該知道，下去的時候把腿上的皮帶去掉，快近水上八尺十尺的時候把胸前的降落傘扣子解開，然後下水。降落傘就像帆一樣的飄一會，就飄下來罩住了你。

於是我問他，爲什麼他想到我們可能掉在水裏呢？

「我想的倒不是這個，」他點點下面，說，「我以爲我們當真是屍體地上掉，而掉下了才曉得掉在河裏，或者什麼湖裏。」

這越來越壞的天氣，有一線銀色的希望：如果天氣這樣子壞下去，我們到達中國海岸的時候，遭受日本飛機襲擊的可能性就極少了。又過了一小時，再不容懷疑了，天氣是要壞下去的。這些時候裏，它越來越壞。天色也要黑得早了。

後來我回到機師的座上，和達文波特換了班，我把鼻子翹起，五百呎高就看不見底下的水。我降到五十呎，天氣濃得化不開，我得時時刻刻的把我左邊的窗子旋上去，伸出頭去看看，因爲擋風的窗子蒙上了一陣霧。現在，紙煙也沒有味道了。

下午八時半，我們看見了陸地，依照當地時間是六點半。這是一個有離奇的峯頂的島嶼，時時矗立着出現在霧中，正對着我們。我把自動駕駛機去掉了，現在因爲天氣更壞了，島嶼也來得更多了。我在這樣濃的烏雲和暴風中間盲目地飛，我連自己飛機的鼻子都不見。有一下子，我們這樣靠近了一個島，我不能不很快的翹起那鼻子，免得和它相衝撞。這一次之後，神經就緊張了，盲目地飛行着，卻希望在間不容髮的時間裏看到那些島而來得及往上飛起。

現在有兩條路走。一條是繼續我現在的樣子；低低的飛，找出什麼記憶中的路標，或可以降落的地點，或者另一條路是我飛上去，飛到暴風雨上面，用自衛機駕駛向西一直的飛，飛到翅膀裏的汽油用光，然後跳。

後者的意思是損失一架飛機。不用說我不忍心。對中國人講，也不忍心。

「大陸！」機內電話裏吼着，我模糊地看到海浪撞擊着一個海岸，可是我們立刻又懷疑了。在顯然的發現了這只是另一個島之後，我問麥克，克雷，他怎末想。

「我想，我們應該再朝南飛一下，」他說。「這一帶一定全部是佔領區。可是這樣的看不清楚，我也什麼都說不上來。」

我極低的向南飛了大約十分鐘。於是麥克，克雷說，「我想這樣飛是飛不出道理來的。」這一來我就下了決心。我決定站起來，讓自動機來飛行，可是要損失了這架飛機，想着也心痛。××，××大約在大陸以內一百里的地方。就是我們找到了它，也不見得有燈火照明。我們不曉得那兒是佔領區，那兒不是。可是似乎只有這一條路了。

我飛了三個大圈子，上昇了一些卻沒有化費了多少汽油。在五百尺的地方，我們突然闖進了一個氣候中心的平靜的圈子。達文波特嚷着，指指下面。我們的下面，在黃昏中間，是一個凹形的海

灘。在這風雨平靜的圈子裏，我們看到了的全是平地。看樣子，這處也是平地，就強烈地暗示，這
是大陸了。

我ได้ใน忽忽忙忙之中決定一下。我決定，應做的事是看我們能不能降落在海灘上。我們能降落
的話，飛機裏睡一夜，黎明的時候起飛，白天裏再找尋××，××。我還有一百介侖以上的汽油。

我降落下來，在海灘上橫過，看看上面有沒有木樁子。急雨打擊着的沙是很濕潤的，可是看上
去很結實的樣子，是承受得了我們的觸鼻上的輪子的。也沒有木樁子來割破我們的肚子。十二個小
時，或十二小時之上，到現在為止，我看這要算是頂好的一個地方了。

於是在機內電話裏告訴了這羣孩子，說我們在降落了。我叫他們解去了降落傘，（我卻來不
及脫去我自己的）叫他們一定把救生衣穿上，像我自己穿了一樣。我把翅膀放下，也放下了降落
的輪子，我還記得我想了一下，如果這是一個日軍的佔領區，只要我們還活着，我們很可能跟他們
惡打一場的。原來我們前面的一架機關槍是卸得下來的。

麥克，克留是把我們的四十五口徑和我們的手槍袋放在我們座位後面的。愛倫給我的·二十五
手槍放在我肩上的鎗袋中，藏在襯衫下面。現在，麥克，克留從他的飛機間裏走過來，跪在我們的
機師座後面，把頭伸在我們的中間，把背脊靠住我們的椅子靠背。

沙灘的凹形使我必須從水上飛過去，然後在快要降落的時候，小小的轉個彎。

達文波特正在叫出那飛機的速度來。他剛喊了「一百十」，那時，爲一個我絕不能夠明白的緣由，兩架發動機咳嗽起來，失去了牠們的性能。

接着便是那間不容髮的一秒鐘，我兩手向前一推，同時的一下把兩個絞辮打中，想把那兩隻發動機恢復牠們的生命，還想把那推進機葉控制住。我還試了要拉回那杆子讓鼻子翹起來，我們可以肚子着地。我們在離海四分之一哩的地方摔下了水。

飛機掉下的時候，兩隻降落的主輪碰到了一個浪峯。我本能地喊出的絕望，失望的阻咒給我從未聽見過的最可怕的聲響淹沒了。

這彷彿是有一隻巨靈手掌，從暴風雨中伸下手來，抓住了飛機，一把揉碎了牠。

於是沒有了。除了和平，沒有別的了。再沒有任何的苦痛。一個巨大的，安息的寧靜包圍了我。於是，一定的，是我喝了幾口水吧，或許是那最初的震盪慢慢過去了，我摸摸糊糊的，又是不能不這樣的感覺到了，我正在水底沙灘上坐在飛機師的座上。

我大約在十呎十五呎的水底，我有這渺茫的知覺。我記得我在想：我已經死了。於是：不，我

祇是受了傷。傷得很重。我不能移動，可是我不覺得我是被綁住了的，我不覺得我需要空氣。

於是我想到了愛倫：；奇怪的思想，渺茫的理智，微弱的苦痛。我的痲痺了的身體越來越不安了：我希望我是留下一些錢給愛倫的。我也希望我給母親留下了錢，這一切都是沒有開頭也沒有窮盡的零亂的折之中想到的。

猜我喝下了更多的水了，因為突然我知道，這寂靜，這和平，這幻想是應該掙扎，爭鬥的。我不知道我的手在那兒，我却知道我伸手解開了那綁住我的腰上的皮帶。我對我自己說，肚子上滾了。

我從座子上浮了起來，浮到了水面。這彷彿是一個夢，在這裏面，你要逃開一個移動得極快的事物，而你自己却移動得極慢。我手脚都沒有力氣，我只有一個求生存的本能——一個我所不了解的需要。我幾乎不能再在水底多就一秒鐘了。

我的氣體的救生帶使我浮到了水上。幸而是在撞碎這飛機時，我給擦到外面去的震動，擊破了救生帶裏的二酸化物的丸粒，才使救生帶漲大了。

我浮了上來，黑色的天空中正在落下急雨。我不能游泳。我是拚命的了。我不能清清楚楚的想想，然而我解去了我的降落傘。

波浪把我昇起而又墮下我。有一個波浪把我沖到一個硬東西上，在昏暗之中我看了看牠，我知道這是一架飛機的一個翅膀。看到發動機的翅膀是折開了的，只剩下一團糟的電線和粗皮線。一知道這個，我胸上便湧上了失望和一點嘔吐的感覺，因為從這時開始，才把我的情形和飛機的情形聯系在一起。

又一個波浪把我從翅膀上沖開，隨着又把我沖回來的時候，我看到在我的後面是飛機尾巴上的一隻舵插立在水中，好似一對墓碑。

現在波浪把我送到了牠撞碎牠自己的地方。我微弱地和牠掙扎，可是牠們把我撈起，又把我從水底下拖走，牠們的刑罰我的咆哮聲響在我的耳上，我在底下打滾，直到我的救生帶又把我浮到水面。

一下子我感到脚下是沙灘上滑下去的沙粒了。我想爬出水去，可是一個退落的波浪的吸力又把我拉開了。這樣就好幾次。可是後來有一個波浪把我推倒這末遠的地方，我一爬，就爬到了沙灘上，離開了水波。

我站起來了。我的腿麻木了。我想，要是我走動，血液循環就可以復原了。於是我在兩底上，沙灘上，兜起圈子來。

在沙灘上只有我一個人。我最初這樣想的時候，並不覺得什麼。等到我了解了這它意義時，我開始在我自己也不認識的啞暗的聲音裏咒罵我自己了。我咒咀我自己，因為我的同伴和這條飛機都損失了。

我的聲音，我聽來這樣奇怪，字眼兒出來厚得很，還沒有到我嘴上，我已經咬到他們了，下唇劃破了，這樣的裂開裂到了我的下巴的裂痕上，那皮肉就一盪一盪的掛着。我的上面一排牙齒彎進去了。我把兩個大姆指伸進了嘴去，把大姆指放在牙齒後面，想把他們扳正。一扳，他們全掉在我手裏了。我下面一排牙齒也這樣的落下來，還把牙肉都帶下來了。

我站在雨底下，一手濕搭搭的牙齒，站了一會兒，想思慮一下。我把這些莖在沙灘上。猶我這時像喝醉了酒一樣的，我記得我還說了一句，現在我該去找一個牙醫生。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樣我在沙灘上蹣跚而行了。我也不知道上那兒去。一會兒我聽到後面有人，我一回頭，達文波特正向我走來。

達文波特向我走上來。我們不說什麼話。他把我的頭放在他的手裏，推過一點去，好讓他看得更清楚。我想說我能看到他，多末高興，可是他說了，「好天爺！你頭破血流了。你整個臉凹了進去。」

他的話毫無意思。我已在看他的頭，從額角上血正在流下來。我軟軟地問他受傷可重。

「大概很重，」達文波特說，「我不知道。」

說過話，又看到了彼此，似乎使我們全部地恢復了意識，兩個人都開始呻吟起來，這樣肩竝肩，在默然的雨底下。

於是達文波特從我那兒漂泊開去，開始喊了：「嘩。嘩。」我不懂他的意思，猜他自己也不知道這樣做是什麼意思。

我一回過身子看到沙灘上兩個人。我還能聽到了有人在水裏撲動。我向第一個人跌跌衝衝的過去一看，是麥克克留。他眩惑着，又呻吟着。我從頭到脚把他看了一遍。他也受了點傷，可是似乎傷得不重。

我走近了克萊佛。他的手和膝蓋都撲在沙地上，頭還掛倒在兩臂中間。他也不爬，也不說話。浪頭捲進來，在他的四週流過，大約兩三寸的深淺，一會兒就退下了去，這樣他的手和膝蓋都在流沙裏埋進去一點。水流到他身邊的時候，你就聽到了那從他臉上流下來的血，滴落在水上的聲音。我想把克萊佛拉起來。結果却是我們兩個都跌倒在沙灘上。他走了幾步路，又跌下來，兩手兩膝爬在地上了。他連呻吟的聲音也沒有。我轉過了臉，想找人來幫我的忙扶起他來。塔契爾從水裏

走上來了。

塔契爾在額角上有了個血跡殷然的傷痕，然而他的傷似乎還好。

現在，我們都在沙灘上了，聚集在克萊佛的手和膝蓋處，嚴重地流血的那地方。天色越來越黑，而雨點越下越大。我正想辦法來處理，可是我也只能呻吟叫痛。達文波特又在喊他的「」了。塔契爾，麥克留和我跟着他喊。猜這聲音一定吵醒了克萊佛，他抬頭看看我們，像不認識我們了。他掙扎着要站起來，要走動走動，可是又撲到了地上。

我決定燒旺一點火。我真是神智不清。顯然是我那亂糟糟的腦袋裏，認為沙灘上正散積着成千成百的又好看又乾燥的木柴呢。我想，燒一堆火起來，對於我們是頂好不過的了。我們都在打抖。在沙灘後面，有一個昇起四五尺高的小岩石。我彷彿看到我自己正揀起那些乾燥的木塊，把他堆積在岩石上，然後燒旺了火燄。

我們一定在那個沙灘上，雨底下，躺了半個小時，同時又想說些什麼話。於是，好像我還在夢中，那時，我看到塔契爾做了一件怪事情。只有他還帶着那四十五口徑的手槍。現在他摸到了槍袋上，把他拿出來，就在我的頭頂上面瞄準出去。我只看着他。

「中尉，我不要再射擊他們？」塔契爾問我。

我翻了一個身看了看。兩個人站在那小岩石的上面，靜靜的看我們。

他們是堅固結實的男人，穿了包緊了的上衣，發光有如雨衣的樣子。他們頭戴着平的編織的帽子。我們看他們。我叫塔契爾不要開槍。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我這樣說。

「噤，」達文波特喊。

那兩人小心地走下了堤岸，向我們走來。我想觀察他們的臉，可是太黑了。

我這時的神智至少已能知道，來者說不定是日本人，而感覺得有種遙遠的驚慌的情緒襲來了。可是，他們是日本人或不是日本人都沒有關係。

兩人把我們一個個的看過，哼唧着，「嘿，姆姆姆姆姆。嘿，姆姆姆姆姆。」我只能這樣的描寫他們的話。這聲音一半是哀悼，一半是將信將疑。我們在那兒，有的站，有的躺，傷氣都重，什麼念頭也沒有。

又是六個人從堤岸上奔下來。他們小心地檢視了我們，又哼唧起來了。

於是有一個看看我。他簡單地摸住他的胸膛。

「中國人（Chinese）。」他說，

我們是給中國人所發現的了。

突然他們用中文給我們發了一大串問題，這使我們想起了我們在上星期的訓練期間所硬記了的一些中國話。

「我們是美國 (Lishua Meewa)。我們是美國，」〔按〕我們說。他們點頭了。

〔按：勞務隊長這裏所用的中文的拼音，顯然有點錯誤，例如那中國人自稱底 O'Her'a，決無此理，而 Lishua Meewa 〕Lishua 不知何意——譯者。〕

有一個人現在很聰明地在他的手指上計算我們的人數了。於是他指指飛後，然後在手指上數了五，於是停下，打算再數下去似的。

我們用姿態和計數的手勢告訴他飛機裏再沒有別人了。這很消耗了一點時間，可是也使他們明白了。

現在他們要幫我們站起來，他們彎下了身子，他們的闊邊帽簷上就有兩點落下來，兩個人在他的臂彎裏一挾，想把麥克留提起來，可是他大聲的叫痛。他們趕快又把他放下。麥克留自己爬了起來，走動一下給我看看。『我想我的肩膀折斷了，』他說，『我撞在你的座位的背上了。』

他們中間有兩個人抬起了克萊佛來，有兩個人扶着我，我們就走向堤岸，走了幾碼的路到那裏。中國人就帶我們走上一條粗陋的狹路，我們的腳都插在爛泥裏了。而潤濕的叶子刮過了我們。這

一切都不像是真的。

我們跟他們走了幾百碼的路，一邊都呻吟着。這些受苦的步行倒把我的理智恢復過來了。我突然充了恐懼，因為現在我記得很清楚，在我們有一次上課的時候，這是清清楚楚的告訴了我們的。他們告訴我們說，在中國沿海的許多地方，日本人設立了偽政權；而在這些區域內的有權力的中國人常常把情報出賣給日本人。

我又不知道這些人現在要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去，可是事情過去之後回想我當時這樣地不信任他們，真使我臉紅，可是這天晚上，如果他們把我們送交日本人的話，我會毫不驚奇的。

他們並沒有。他們把我們帶到一座低低的茅屋那裏，我們還是進去了幾步路之後才知道是在屋子裏的。這是泥磚砌的屋子，長方形的建築，中央有一扇門，從那裏面射出了微弱的燈光來。我們倒入了這地方，又累死又苦痛。

地板是髒的，我借了一盞燈的烟煤的光彩，看到它是隨隨便便地分為兩間屋子的。在較大一間房子的右邊角上有一隻低低的獸皮織成的床，像一隻小孩子的吊床似的伸長着。達文波特，塔契爾和我坐在床上了，背靠了土牆。麥克克留想走過我們到房間的對面去躺下，可是他一伸直身子他又叫痛了。他自己坐直起來，背靠了牆，叫塔契爾給他在背後墊些東西。

那燈冒烟還比冒火光更利害，可是這點光已足夠讓我們看到兩個中國女人在隔壁房間裏移動着了。她們穿着粗布的襪子，短短的襖衣似的袍子一直拖到她們的膝上。有一個走到我們的床邊，交給我一方還沒有縫就的被褥。我們就把它鋪蓋起來，因為這時我們不僅痛楚，而且寒冷得打抖。

我一點沒有想到我的左腿兒受了重傷的，我以為它祇是擦傷一點吧了。它從上股割破起，一直割破到膝蓋上，割破得這樣地深而且闊，我望下去簡直可以看到軟骨，肌肉和骨骸了。

血倒流得並不多，只是滲漏而已。因為那次震動和現在底寒冷的緣故，我的血液大約循環得很慢。我呆看着，被迷住了，不覺得那是我自己的傷了。我從沒有看到過這樣的傷。

我的襯衣大部份已經撕破，我索性脫去了牠。那在幫助我的中國人哼了一聲。在我的上肘和肩膀之間的那條二頭筋，彷彿是用一柄大斧頭劈開了似的。二頭筋就掉了下來，在我的臂彎上掛着。我自己連受了這樣的傷也不知道。

其餘的人，除了克萊佛，也在脫衣服了。我們先看我們各人自己，然後又看看別人。達文波特看了我半天，後來就給我說，「勞菴，你的傷可怕得很。你覺得怎麼樣？」也沒有什麼話可說。中國的男人和女人在我們中間忙碌不停，說話却是輕輕的。在他們的飽經風霜的臉上看不出什麼變化來，他們的說話尤其單純。他們說來說去是「嘿，姆姆姆姆姆。」

在我那破襯衫裏看看還有什麼留下的東西沒有。我藏在肩上的槍袋和愛倫給我的手槍還在。在我的褲子裏我找到我的皮包。現在我打開了它，水也跟着流出來了。我拿出了愛倫的照片來看看她。我在皮包裏一翻，翻出那十四元紙幣和幾張貼在一起了底三分的郵票，我在加州時的開車執照，私人的飛機執照和一張填好了我的血型的證書，還有我帶了上路的防痲針。我檢視這一切，好像在檢視一隻我剛才揀到的皮袋。我把愛倫的鑰交給塔契爾，叫他藏好。

在外面，雨點還是飄着，在雨聲裏我聽到有人在走進來。立刻有一位外表驚人的青年人站在門口微弱的光線裏。

我從沒有見過他這樣的長長的臉袋的。他身子並不大，可是給人一種力量無比的印象。他那毫無動靜的臉色，像帶了一個鐵製的面具似的，富於決斷。

他的黑眼睛，嵌在那肌肉結實的死沉沉的眼眶裏，在屋子四週掃射。於是他輕快地走上前來，把我們一個個的看，看我們的傷口，又仔細地，多疑地看我們的扣子，符號和別些留在我們的撕破了的襯衣上底標識。

他穿了一條美國式的舊西裝褲子，一對笨重的鞋子，一件厚厚的打獵的襯衣，敞開了領子，他也沒有戴帽子。他的頭髮是深黑的，梳得很馬虎。一個中國人對他很尊敬。

他把這屋子檢查完畢之後，給他同來的一個長子談了一兩分鐘的話。在他的側面的臉影上，毫無憐憫我們的表情。我也望着他的石頭似的臉，不知道他是否在計劃着出賣我們。

於是他走到了我旁邊，站在那裏，看看我的一團糟的臉孔。

「我……却里，」他說。

我不能相信我自己的耳朵，可是他第二遍很莊嚴的說了。

我們爆發出一大堆的瑣碎的問題。我們在那裏？我們能不能很快就到徽州賢水？最近的一個醫生住在那裏？却里可以幫助我們嗎？我們還有一點錢……

却里站在那裏，呆看我們。如果他有什麼表情，那是不耐煩的表情。

「我……却里，」他說。

「我們是美國人，」達文波特說，指着我們。却里還是呆看。於是我們大家想拼出那個音來了。最後，却里點了點頭，毫無表情。

「美利堅人」，他說。

「對了，對了，對了，」我們搶着說，全都活潑了，連麥克留也從他那舒服的地位上移動，可是這一來他又連忙叫痛，還要人幫他放回他原來的地位。而可憐的克萊佛却祇是躺在那角落裏，

臉上的血還在滲出來。我們的問題淹沒了却里，可是我們的聲音最後中斷了，知道他什麼也沒有懂。

達文波特重頭開始。他說，「我們是美國人。」

「美利堅人，」却里也這樣的再說了一遍。

我們全都想把××××的字音拼出來。却里搖頭了。

「蔣介石。」我們沉重地說。「蔣介石……我們是朋友。」

不論我們如何的拼音，沒有用。說了「Concassino（委員長）」，也是沒有用。

「重慶，」達文波特說。

却里點頭了。「重慶，」他也復述，聲音和達文波特差不多。

「重慶……我們去，去。」

却里身子並不移動。「重慶……很多，很多天。」

「多少天？」我要在手指上算算日子，可是這才發現我的手指都沒有了。

「很多天，」却里搖搖他的頭說。

至少一個小時，我們想弄清楚到底要多少天。弄到後來，日子，點鐘，英里，却里弄不清楚了。

。華里大約是一英里的三分之一。我們要知道多少天，却里却當做了多少華里說「天」，或多少華里。

「醫生，」我們說。却里懂了。

「醫——生，」他也這樣說。於是舉起三個指頭，三天！我們是此刻就需要一個醫生的。

因為除了克萊佛之外，我們所受的震動現在都已經過去了。我想到了飛機裏的藥箱：現在我差遣了搭契爾——只有他情形最好——回到沙灘上去看看，是否他能夠到飛機裏去取出來。

「却里——去——醫生，」達文波特指着他說。「却里——帶——醫生——來……也許一天……兩天？」我們用各式各樣的方式來說，直說到却里懂得為止。

他搖搖頭。我們真是不敢相信我們最近學到的洋涇浜英文和手委所告訴我們的話。

我指指克萊佛，達文波特的傷痕，麥克克留的拆斷了的肩膀，和自己的腿，手，嘴巴，開始請求他去找醫生了。

却里有一點不耐煩了，搖搖頭。他漠不關心地看了我們有一忽兒，於是說，「醫生……一里路

一里！剛才他說了三天。我們要告訴他，他是錯誤了的。

「醫生……一里，」他堅持着。

「一里，就請醫生來啊。」

他又搖搖頭，而在我們大聲地叫苦之前，他又說了，「醫生，一里，日本人，日本醫生。」這幾個字在這烟霧騰騰的房間裏沉重地落在我們心上。

「也許日本人……日本兵……捉住我們了，」我們對却里說。

却里懂了，而第一次在這苦痛的夜晚裏我們看到他堅定的嘴唇角上露出了一絲的微笑。

「日本人，」却里說，「不出來，晚上。」他咬牙切齒地說，眼睛裏露了出堅定的戰鬥的光芒。

這時搭契爾回來了，我們所擔心的飛機裏的藥箱果真不在。「我看不到飛機，」他說。「潮水把他淹沒了吧——沙灘上什麼沖上岸來的東西也沒有。」

他的話，個個字，使我們的傷口發疼，我知道那另外的幾個也是這樣感覺了的。

有一個中國女人，就是給我們拿來那現在已血痕殷然了的被褥的一個，現在又拿進了小碗和泥壺和開水進來。我們喝了點水，用水洗去了一點血跡，得到中國人的幫助，我們把克萊佛拾到了一張蓆子上，替他蓋好了。我們誰也不想吃東西，雖然從十七號的晚上吃了夜飯到現在，我們都沒有

吃過什麼東西。此刻是星期日，十九號早上的兩點或三點鐘了。

這一夜，我們幾乎整夜的和却里談話，而在我們並不談話的時候，我們自己中間說話，要不然就喊痛，因為震驚既絡繹地過去，苦痛就開始更凶惡了。却里又檢查了一遍我們的衣服。於是他出去了，又談了一小時的話，做了一小時手勢了呢，說他是要回來的。他說了好幾遍的「船」，「船

我們開始討論他這個人了，不曉得他究竟是誰，我們會碰到什麼幸運。我們討論下來，決定那幾個在沙灘上找到我們的人都是漁夫，却里是他們的長官。

於是我們談飛機的撞碎了，我只有一个解釋，再也找不出別的了。正當我們要向沙灘降落的那時，輪子碰到了浪峯的一瞬，在一百十的速度裏的飛機像撞在一塊堅固的牆壁上一樣的停止了。這一震動，再加上麥克克留一撞，撞在我的椅子背上，把那椅子連根拔出不算，還把我拋擲出去——我是綁在椅子上的——撞破了玻璃，黏性的金屬的搖風板。

那時我就斷定了，現在我還是這樣的斷定的，我的腿就是在我飛出飛行室的左邊那時所割破的。顯然那條腿是勾住了我們掛聽筒的那個鉤子的。

我說完了我的故事之後，達文波特就說，他的情形也正相同。可是他給拋擲出去比我的簡單得

多。後來我們知道，克萊佛在我們撞碎的時候，正從那機鼻的轟炸室爬過一條小隧道要爬回我們這邊來。他給拋擲出來，撞過了那透明的裝置着金屬的鼻子。

麥克留却還留在飛機裏，因為他那撞擊我們的椅子背脊的力量消耗了那拋擲的力量。可是這時，麥克留靠在漁家的牆上叫痛，同時又擔心附近便有日本的兵力，他簡直不記得他是如何地爬出飛機的了。

塔契爾說他像一隻空大鼓裏的一粒豆子，上上下下的滾。這天早晨我們啓飛的時候，他跟我們不同，穿了件厚衣服。這可救了他。他稍微有一個時候是給打昏了的，飛機裏流滿了水時才醒過來，從一個救急的小門脫身。據他說，飛機是顛倒了的。

我開始冷得發抖。被褥變了冰一樣。我把它拉開一點，不至於碰了我的腿，看到我的血流出來更快了，噴射在被褥上，浸漬了它，然後在這漏屋子的冷空氣裏冷卻。在外面，雨下得凶極。如果兩眼一閉就此過去，這多末輕易呵。可是不論我在什麼時候死，我總是在想我的傷口。這不可以形容的楚痛。

我問塔契爾要了他的一捲綑帶來綁住了我腿上的傷口。我們自己的綑帶捲是跟我們的皮袋，袋裏的別的東西一起地給潮水捲掉了的。我就拿了我的褲帶，繞在我的大腿的綑帶上面，把他繫得儘

可說的緊。他剛好把傷口的中央圍上，兩頭却又翹開了。我又把皮帶鬆開，繫在腰下面一點的地方，上面的地方我用一條軟帶來綑住。搭契爾從我的襯衫上撕下了一條布條來，我們把我的掛下來的二頭筋又綁在原處。

這全部的時間我都在想却里，會不會回來，會不會帶了日本人一起回來。

剛好在黎明之前，有一個老年的中國人在門口出現，走了進來。他把我從頭到腳的看了看，似乎對我的嘴巴發出了最大的興趣。後來，他在袋子裏摸了半天，掏了什麼出來，和柔地把我的頭推下去，我就抬了頭看到了黑暗的稻草的屋頂。他拿了一張運史紙似的東西放在我的嘴上，把我的撕破的肉放在多少是原來的有些地方。血浸濕了連史紙，他就灑一點藥粉在血流出來的那兒。他也不說話，我也不說話，直到今天，我還不知道他是誰，他是從哪兒的，他到底爲我幹了什麼事，一定是却里把他送來的吧。

粉和紙變成一張膏藥，把我的嘴巴糊成了一個樣子，這天晚上，血就少了許多。

只有克萊佛還在睡。其餘的人，我們有的坐有的躺，在那條潤濕的被窩裏，等待着。痛苦，脫離這裏的大問題，日本人，這些都盤據了我們的頭腦。有時，麥克克留叫搭契爾幫他的忙。麥克克留的每一個姿勢都是酷刑一樣的。有時候達文波特跟麥克克留和搭契爾擡擔架。現在我不能說話了

。可是我能聽，我還能希望却里的歸來。麥克克留問我能不能信任却里，我點點頭說我能信任他。

在一個長久的永恆的戰鬥之後，灰色的寒冷的傾盆大雨的黎明像鬼一樣的進屋子來了。我把藥紙拉開一點，叫塔契爾回到沙灘上去，找出那架飛機來，儘可能的拿一些什麼東西，或揀回一些潮水冲到岸上來的什麼。塔契爾對我看了一看，我知道他怕他給日本人抓去。可是他說了，「好了，先生，」就出去了。我也不知道要沒有了塔契爾的話，我們怎麼辦。

克萊佛呻吟一聲，睜開了眼睛。他一定費了好大的力量，因為眼皮上早有了一塊血污凝結在那裏了。他慢慢的把屋子四週一看，然後看到我們。「我以為我盲了眼了，」他說，於是他靜靜的問我們，我們在哪兒，出了什麼事，我們是否能走掉，此後他就靜默了，可是祇要看看他，連我們也傷痛得更利害，我們也不怕難為情就大聲的喊痛，直到塔契爾回來。

塔契爾混身都濕了。他手裏拿了一條香煙還有一條救生帶。

香煙可不能代替嗎啡藥酒，我本想不到他。可是牠們也很有效用。我們把賽絡紙撕了，煙雖然濕了，可是還點得着。

却里在這天早上七點鐘的時候回來了。他帶來了一次葦蓆襪但是和善的中國人。我從門口望出去就望見他們可憐地站在雨底下。有幾個帶着十尺長的竹竿。有幾個帶着繩子。

現在我看到別的苦力了——如果我該稱呼他們爲苦力——帶着四個平坦的方方的籃子，大約三尺見方，是一格一格編起來的。這簡單的四方形的担架的角上，我看到却里和他的副官正在繫上繩子去。這又是苦痛地遲慢的工作。

一想到他們的遲慢會使我們被捕，便忍受不了。我跟却里喊，說我可以幫他們打結，因爲海軍人員告訴了我從來不知道的一些繩子上的巧妙。

却里不理我。我再三告訴我自己，重要的是不僅却里已回來了，而且他還計劃了要帶了我們跑路。

在他們開始工作之後的第三個小時，中國人才準備妥當。他們用一根竹竿穿過那最後一個担架四角上的繩結，把它繫緊，於是却里叫我們中間的一個人先出來。

麥克克留苦痛地站了起來，試着站直而肩膀子扭痛，硬蹣跚的走到那搖曳在兩個中國人之間的短小的方担架上。却里做了個手勢叫麥克克留上担架去。

真是吃虧了麥克克留，他那樣的肩膀。他連手臂都舉不起半英寸。可是他爬了上去。

其次，中國人幫助克萊佛上去，然後達文波特；於是抬起了他們走了。麥克克留走了一個半小時之後才輪到我。他們把我的一個担架抬到我的屋裏來。我站起來的時候，好些人扶着我，我能勉

強走動，可是爬不上担架去。我把嘴上的膏藥拉下一點，好讓我說話明白，好叫他們把担架放低一點，放在那骯髒的泥地上。我打算這樣的倒下去。他們不懂我。我用力把担架壓下去的時候，乞求的眼光看着他們，我猜到了他們所想的，他們以爲我在試試他們的力氣呢。

最後他們明白了。我滾了進去，担架碰到了地，我躺在裏面，呻吟着。他們一拾起來，我的麻痺了的腳搖盪在外面。

正當他們抬起我的時候，外面起了一陣子擾動，要捨我出去的人又把我放在地上，奔了出去。我在地上躺了一刻鐘，才請求塔契爾出去看看出了什麼亂子。他回來說，「我弄不清楚，他們只是咕咕呱呱的。」

在骯髒的地面上真是冷極了。我所穿的只是我的短褲。爬過了地面，又回到床上，昇到上面，我便把那硬的，沾染了血污的被褥蓋起了我，又呻吟。

把被褥借給我的那女人回進房間來了，看到了被褥的樣子就搶走了它，把它舉起來看了半天。我不知道該說什麼話。我拿了錢出來，給她一點，又伸手去拿被褥。我知道她未見得懂得美金。我從搖風窗戶裏給捧出來的時候，一隻鞋掉了，可是那另一隻，我現在還穿着。我把那鞋給了她，覺得自己真不應該，把她的被褥弄得這樣髒。最後，她拿了鞋和那救庄帶，又把被褥還給我了。

又過了十五分鐘，却里帶領了那兩個苦力回進屋子來。他們把我放回担架上，架了我出去。這時候，他們要抬我到那兒，我根本就不關心了。

第四章

當我們從漁人的地方，離開蜿蜒的小徑，沿漫長的道路前進時，天氣開始明朗了起來。搭契爾跟在我們後面。我被抬起了，走上了田塍。我們走向高地；我想，我也許可以望見我們的飛機。我躺在担架上盡力地四週探視，還要搭契爾瞭望海灘。但是我們並沒有看到那撞碎了的「暴燥的鴨子」。究竟遺留了些什麼，我倒覺得很安慰了。

苦力們在一個小小的農場上息了下來，和一個正在田中工作，戴着闊邊草帽的中國人，親熱地閒談，那中國人不絕地注視着我。在我前面抬着我的中國人很年青，比我後面的老年人強壯得多。苦力們都不戴帽子；他們穿着灰色的顯明是手織的粗布短袴，上衣敞開，兩腳光着。他們的「燒灰」巨大而且扁平。我們再往前進，他們在長着青苔的岩石上爬行，如履平地。脚指抓着岩石如同手指一般。我懸在他們之間擺動，像是被屠宰了的豬。

該是十九日的下午，我們爬了一個山頂，經過了一個奇怪的天然的隧道，然後望見一個青蔥的山谷。我們沿着一條狹窄的小路下行，小路兩旁接連是高高的叢林。小路漸漸的寬大。我一半坐起來向前觀望。

在我前面展開着一片廣大柔軟的草地。左旁有着一所相當大的比較新式的房屋。麥克克留·達文波特和克萊佛在那房屋前面。附近有着若干發育不完全的飢餓樣的中國牲口。

但是最引我注目的是二百名左右看去十分強壯，然而凶險的男子，他們靜靜地到處注意着我們。到來。老遠我就看見他們武裝着。我不得不仔細觀察。這似乎很不真實。我想起了一半記憶一半模糊的魯賓漢的印象。一定尚有着若干看守的人在鄰近的森林邊際緊張地守衛着。

當我看見却里站在那房屋的附近時覺得十分快活。他也許依然會把我們引渡，但至少從他的強壯而幾乎殘酷的臉色上，我獲得了一種力量和決心。很明顯的他是在這裏負責。我不再懷疑他是否游擊隊了。

我的苦力把我停放在房屋前面，靠近克萊佛。却里在我們身旁徘徊着，他的腦下緊緊地靠着圍坐成一圈注視着我們。

「你……吃？」却里問我。

假使我搖搖頭，表示我沒有吃過，也許他以為我是謝絕飲食的。因此，我指明了口中空空，其他的人也照樣的表示。

爲了某種理由——大概是因爲我們血漬滿身——他們沒有把我們抬到室內去。我看見室內很溼

潔，有地板，却里不見了，祇有圍在我們四週的游擊隊留着和我們在一起。我們專心地研究他們的粗糙的久經風霜的臉，他們也同樣研究我們的傷痕。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都能克服了把我們轉送給日軍的企圖。我想日本人一定希望我們能遭遇那樣的厄運的。

那一羣最粗魯的人中間，有一個站了起來走向我，我正躺在那里呢，因為在途中翻山越嶺，疲倦得毫無精神，他對我將有什麼舉動，我也不能注意了。他很快的湊到我的嘴邊，當他的手縮回去時我才覺得了，我的還能閉閤的上下嘴唇之間已夾上了一枝燃着的紙烟。

我想向他微笑，但我覺得我自己幾乎哭出來。也許是由於慰藉。也許是由於激動。我不知道。無論如何，我閉上了眼睛，我想，不論我在什麼地方，我是在良善的人們中間……他們爲了爭取和我們同樣的目的，正從事戰爭。這些人仁愛地接待我們，向我們表示仁愛。我記得我喃喃地對自己說，假使我能留在這裏而獲得痊愈，那再好沒有了。我要和他們一起繼續作戰。

當却里帶了幾碗令人作嘔的灰色的食物，上面糊着一層新鮮而粗糙的作料，重新出現時，我又睜開了眼。我真不想把這些食物嚥下喉去。我實在吃不下。最後我讓却里明白我的意思了：我要他去找一些熱水來。其他的人也照樣的要求。但我們曾經聽過許多——關於喝沒有煮開的水如何危險的告誡，因為我們可能在到達預定的機場之前被迫降落的。現在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又記起了

這種告誡。

却里是很快的帶回了幾碗熱水來，每一碗有一個中國湯匙。游擊隊員看我們嚥下。繼續有新來的人長久地注視着我的臉，然後，同樣的個個對我咋舌。我不知道他們是否知道了我們所做的事。雖然我們沒有告訴他，却里一定是知道的。

我用洋涇涇英文說，我們要拿這些鎗來打日本鬼子。我熱心地告訴他，在飛機中還有機關鎗，他可以去取來。叫他明白機關鎗的意思，我把雙臂像小孩子那樣舉起，並且像小孩子那樣的給他一個使用機關鎗的描摹，同時，我像小孩那般卜卜卜……的發出聲音來。

游擊隊員笑起來了，但却里卻令人不快的沉默。

『卜卜卜……響了！』他終於說，爲了要使他驚人的宣告明顯起見，他用他那強有力的棕色的雙手摹擬了那彎曲了的機關鎗。他總算告訴我們，使我們明白，他的屬下已把那飛機搜索過了。

我即想到了那個藥箱，想要却里派一個能潛水的部屬回去看一看。但是我想我那時太囉嗦了。此外，我們尚有一點，似乎是證實了却里說的飛機已被搜索過的這句話，有一個穿着一件我們的皮上衣的游擊隊員經過了我們前面。於是，一個苦力走過來，一根扁担，兩頭挑着兩籃子我們殘餘的

私物。

「唔，我要變成一個——」麥克克留說。「喂！你找到我的照相機麼？」他在苦力後面叫喊。我們發覺照相機不在這些撈救起來的物品中間。麥克克留丟掉他的照相機，對他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從我們出發，到轟炸，到那天下午天氣轉劣時止，全部經過，他都拍了照相，一定是驚人的東西。事實上在日本上空時，我偶一回頭看他就看他正好照了一張，我在電話聽筒中大聲地問他，知道這次飛行是什麼——通濟隆公司招待着你的旅行嗎？

一次又一次，當我們躺在游擊隊的房屋前面時，武裝的中國人奔上來給却里報告些什麼。經過了三四個人的報告，却里又強強地說起英文來，藉手勢的幫助，叫我們去睡覺。他使我們明白，我們將在黑夜里繼續行路，但不告訴我們什麼理由。

我沒有睡覺。我昏了過去，因為現在我忍受不住了。

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却里。

我昏厥了約有一小時。太陽還懸在上空。他們把我抬着離開了草場，我於是驚醒了。我感覺却里的計劃有了突變，但是他不在，我找不到他本人說明。

我給他們抬過草場的時候，我有一種感覺，覺得整個中國正在伸出手來幫助我們；這真是不可

思議的，但我們心中都有了這樣的感覺；在這些泰然自若的中國人的面具後面，我們遠征轟炸的祕密。似乎他們都懂得。至少似乎是這樣的。

當我們離開草場的時候，有六個游擊隊員，帶着來福鎗，在我們担架的旁邊行進。約摸半小時，我們經過一個小村落，大部分的村人沿路排列着。天氣很熱，我脫掉了硬襪襪的棉衣，現在村人們在我的担架旁邊行走，婦人們說話了，「嗨！姆姆姆姆……」地。拾克萊佛的苦力停息了一會，幾個中國婦人在他旁邊跪了下來，再唏噓吁吁的哭泣。

我想把我身旁的襯衣上的飛行章撕下來。我想拿一些東西送給這些人。但是在我能這樣做以前，苦力已把我拾走，離開了那村落。

之後，即是在十九日的下午，我們到達了一條淺而狹的運河，一個船夫正撐着一艘平底船在泥水中撐到我們到達的河岸。我很驚奇他們把時間算得那樣的精確。苦力把担架抬上了船，六個武裝的游擊隊員中，四個跟着我們跳上了船，船夫戴着寬大的草帽，汗流浹背地把船撐到了混水的河上，我漸漸的向南駛去。我們的苦力留在後邊，一言不發地望着我們。

我們躺在船底，觀看明朗的下午的藍色的蒼穹。一會兒一個游擊隊員伸手要取塔契爾的「四十五」手鎗，我聽得塔契爾說，「放開！」但是那游擊隊員並不要鎗。他有着一架很好的德國式的自

動鎗，他還有一支來福鎗。他解釋說他祇要跟塔契爾交換一顆子彈。

可是不呻吟還是不行，雖然陽光十分明朗。我們慢慢的駛下運河約有兩小時，一切非常沉靜，祇有竹篙打擊船尾的聲音，以及偶然的游擊隊員們的談話。有時，運河非常狹小，我們幾乎碰到了兩岸。有時兩岸大樹的茂盛的枝葉使靜默的船夫灣下身去。我躺在那裏，很苦痛，不知此去前途如何，上了岸也不知如何能行走，在我們中間祇有塔契爾能夠步行。

那天下午約在五六點鐘模樣，船夫把我們划到運河的岸旁。陡峭的堤岸遮住了我們的視線。河岸上沒有駐足的地方。我們等待着，幾分鐘之後，從堤岸那邊來了八個新的苦力。並且沒有什麼關照，他們走到我們的担架旁邊，把我們抬了起來一直走上堤岸，我們悲慘地躺在担架上，不知何往。

到了堤岸的頂上，我才認知我們是在一個島上，不是中國的大陸。從堤岸的頂端我可以看見一條向西的寬闊的海岸。我們已被帶過了島上的陸地。

我們沿着長堤前進，離開海岸祇有幾百碼的海中，有一艘民船正向我們駛來，我真感謝却那樣仔細的安排。我們的游擊隊叫喚那民船上的人們，他們回答了。這是我們脫逃的時機，十分神祕，但決不是幻夢。

我離開了堤岸傾斜地向那民船駛來的方向走去。沿着和海岸平行的一條很僻的溝走下去。忽然之間，民船已停泊那裏了，我們聽到尖而清的「唏唏」的聲音。我們新的苦力不發一聲的把我們在溝中卸下。我們因突然的傾倒而叫了起來，要知道究竟是怎末一回事，接着我們躺下的游擊隊員用手指做着姿勢要我們不發聲音。他們專心地靠着堤岸的邊沿遡望。

我抬頭一望，一艘日本砲艦正繞着海岬駛過。我又惡心又恐怖地看它迅速地駛到那民船邊上。我聽到日軍詢問那民船上的船夫。馳在溝里等待真是受罪。精神上和身體上都非常難過。我以為日軍一定會看到我們的。他們一定會野蠻地逮捕我們，因為他們自然已知道了東京的被炸以及我們飛到中國的情形。他們一定已找到了我們的飛機。他們將會逼使民船上的人報告……

兵船駛遠了。我們一直等到看不見它，然後苦力們重新把我們抬起。他們走下堤岸，走到和那民船平行且可以看見它桅杆尖頂的地方。然後他們迅速地拾過沙灘，涉過淺水到那民船停泊的地方，接着把我們卸在船上。我呻吟地在泥濘的甲板上滾進了船艙。麥克留的苦力想用手臂夾着他進艙，於是他又忍不住叫了起來。游擊隊員也進了艙和我們一起，非常謹慎，鎗械掩飾着。

那軋軋作聲的，臭味衝鼻的民船慢慢地駛離了海岸。一個船夫把格子的窗門放下，把我們隱藏在船底。

在天黑以前我們的船因沒有風而停止進行了。天氣熱得喘不過氣來。那些中國人耐心地等着，放下了無力的帆，其中有二個人去搖那後艙的大櫓。我們像蝸牛般的移動。我們呻吟，開始要水喝，什麼水都行。

在那黑暗的船艙中幾乎到無法喘息的時候，天却開始下雨了。游擊隊員在船上找到幾只碗伸在雨中積水，積滿了遞給我們，我們把雨水一飲而盡，還覺得不夠。雨下得很大，因此我們得到了充分的飲水。

船底上擠滿了人。我的左腿愈感覺麻痺。我時常想把它伸開活活血，而腳總是要竊撞旁人的身體。

晚間有了一點微風。船夫又張起了風帆，我們整夜的航行，傷病無法得到醫治，只希望在這慌忙的甲板上佔得一個舒適的地位。麥克留倒是好好兒的靠在船邊睡去了，但是稍稍一動，他的雙肩的傷痛立即刺刀一樣刺醒了他。

我把棉衣翻轉，這時我發現我的左腿上，膝蓋處如同胛骨處一般的流着一些血。我記得那是當我被卸入船艙時被撞破的。自然，這對於我祇算是最輕微的痛楚。

我朦朧聽見的以為我一定是睡去了，也許是的；也許不是。似乎幾分鐘即醒過來了。達文波特

搖動我。我問他什麼事。

「你做着惡夢呵。」

我問他怎麼知道的。

「你不絕叫喊：『不要讓他們割去我的腿！』」

我想了一想，求達文波特幫我一個忙。我告訴他假使我在到達醫院之前死去，我要他注意不要庸醫來處理我的腿。他說他一定注意。

船在午夜停止了。我聽得撞出碼頭的聲音。兩個游擊隊員指指他們的嘴跳上了碼頭。他們一個個跳了上去，船因此擺動了一會。我們躺在帘子的後面。他們上岸以後一兩個鐘頭了還不回來，我四週摸索我的透濕的錢，叫了其他一個游擊隊員，給了他一塊錢，指指我的嘴，做了一個動作要他上去。

大約半個鐘頭他回來了，帶着一大碗食物。這是豆芽拌冷飯。上面頂着一些切開的煮蛋。他還買了些帶殼的煮熟的鷄子和一瓶米酒，這是二十日的清晨。我已有三十小時沒有進食了。

我一些也吃不下那些冷飯和豆芽。我的嘴動不來了。但是我吞下了一些蛋。然後剝了一個著熱的鷄子吃下去。其他的人說我必須吃一些米飯。他們說米飯十分可口。但是我却喜歡米酒。我在這

形勢中，受了些傷，我想喝點酒也許可以對我有用處。然而我簡直不能喝，其他的同伴也不能喝。這像是酒精原料。它燒灼了我的嘴，像鹼水般的刺痛了我的牙齦。因此游擊隊員喝了。等其他的幾個人回船以後，我們離開岸，船底一定是沙灘上停擱着的，只聽見噪刮的聲音，就在這中間睡覺了。

黎明時起了好風。捲起一些帘子向外一望，我看見我們正駛上一條寬闊的江面，風繼續的吹着，我們的精神和疼痛同時增加。忽然在中國人中間起了一陣嘈雜的騷擾，兩枝來福鎗在船頂開了火，我們吃了一驚。一個游擊隊員進來看看我們，嘻嘻的一笑。他作了一個像一只鳥撲動翅膀的動作。我們抖抖的取出了我們的紙烟來，抽着。

下午我們到達了另一個碼頭，從小河上突出來的，中國人沒有上岸去。我想這個地方也許有電話可以通達重慶。我們對游擊隊員們作出鈴聲的聲音；把我們的拳頭放到嘴邊和耳邊，然後說話。他們祇是莫明其妙地對我們看看。因此我要塔契爾上岸去，看看村子裏有沒有沒有電話可打。塔契爾上了碼頭，游擊隊員聳了聳肩，船夫則搖了搖頭。當他走雜在人羣中看不見了的時候，我們的船忽離開了碼頭，我們告訴那些中國人我們不願意把塔契爾留在岸上，可是他們毫不在意。

我們只是在江中停泊而已，船上的水手和游擊隊員注視着碼頭。我們在自己中間談論，確定他們是懷疑那個市鎮的！也許有什麼事情發生了，或什麼人不能照預定的計劃來接我們。我們又想到了日本人。

將近傍晚，船上忽然起了一陣動亂，我們開始移動了。我叫着說我們不能把塔契爾留下，但是當我掀起一些帘子張望時，我看見我們又駛回碼頭。傍近岸邊我看到碼頭上放着木和帆布製的標準的擔架。不可思議的中國人援助機關又開始工作了。

從船中把我們扶到碼頭上，然後放在擔架上，這是一件苦痛的事情。就醫的迫切也未能減少我們的苦痛。新的苦力把我們從碼頭抬到平地，經過了若干破殘的房屋和污濁的街面，走上一條夾在樹木的小路，在小路的旁邊，我們偶然看見相當不錯的房屋，每看見一所，我們總是說：「那必定是醫院。」

但是我們一直過而不入，約摸走了五哩多路，我們被抬到了一個有着狹小的，臭味的，豐滿的彎道的村落，天已漸漸轉黑，但那些人似乎要把我們一直抬過整個村落。然而將近村梢的地方，抬架的人終於停了下來。他們把我們抬到一所看去很清潔的小房屋中，把我們放在地上。

在牆壁四週貼着一些用英文字寫的中國救濟站的標語，立刻我所曾聽到的最美麗的聲音傳到我

其中。裏面有幾個人說着很好的英語，祇是帶着中國話的重音。一個戴着眼鏡的看去很有智識的中國人出來和我們握手。

「我們這裏所有的一切都能給你們，」他說，「我們知道你們所完成了的是什麼任務。」

我告訴他我們需要一個醫生，麻醉藥品，碘酒和鎮靜劑。

他可憐地望着我，嘆了一口氣。他們這裏除了綑帶和一些食物和水之外，什麼也沒有。連一片安眠藥或甚至亞斯匹靈或任何防腐劑都沒有。自然沒有醫生。

但是經中國看護用熱水把我們洗過以後，我們覺得舒服了一些。而且又看見了塔契爾，非常告慰。他自從上岸以後一直徬徨着，他作着打電話的手勢，最後才蹣跚地找到了中國救濟站。

他們把我腿上的皮帶和領帶解開了。我已停止流血，其他的同伴也不流了。克萊佛依然在震動的影響中，他比我們任何人都厲害，他所以還不覺得痛。我們倒妬忌他。他也不肯讓看護把他臉上的血漬洗去。看護把我的短衣褲脫去，把我的棉被拿走了。把我洗乾淨以後，替我穿上一套清潔的粗糙的棉布衫褲。

我們喝了很多熱水，然後是熱茶和紅糖米粉糕。天色已經黑了，我準備去睡覺。但是我躺在那裏十分疼痛，我全身都須要醫治。

那天晚上負責救濟站的人來了。他的到來使我非常高興。我正對於許多事情都非常消極呢。我告訴他，我在國內的時候，看見好幾次街頭巷尾或電影院中有人為中國的振濟募捐。我告訴他我時常經過捐錢的箱子不捐一個錢的，當我掏出一個錢，投入箱子的時候，我即刻感到我是一個十分慷慨的人了。我告訴他我覺得萬分的抱愧，我簡直可以大哭。也許我是哭了。

他在這黑暗的房間中微笑了。

「不必，」他說，「你們的錢用處很大。設法睡覺吧！你有着遠大的前途。」

我躺在擔架上，却一直醒着，到天明以後才入睡。那是二十一日清晨，我聽室外一陣嘈雜的聲音，即刻有一個看去很端正的中國青年走到我們的室內。他自己介紹是C大夫。他很快的把我們的傷處看了看，很明顯的他所看到的都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我還沒有問他，他即告訴我他沒有攜帶什麼藥品來。什麼也沒有。

他告訴我他和十二個苦力帶了六乘轎子從L起程。行走了一整夜。L距此有二十六哩。中間沒有一條通路。現在，他告訴我們他帶來的人雖然一夜天走了那末多路，却不算休息就把我們抬到L去。於是我們立刻起程。他說日軍正沿着浙江海岸，在搜尋我們。

清晨七時左右他們把我們的擔架抬到救濟站的小室中，然後幫助我們乘入轎內。一個年青的看

護給我一條新鞋，並且替我把它鋪在轎子的硬椅中，這樣使我能坐得安適些。她又把我其他零碎的東西放在我的身邊，又給了我一袋子的中國小桔子。

負責救濟站的那人過來和我們握手。我把我僅有的十三塊錢交給他，但他笑笑交還了我，一邊還搖頭，我又想撕下我衣衫上的飛行章，他看見了說他什麼也不要。

我們非常感動地離開了。在鎮市的近郊，一隊中國兵在通達原始村落的路上行列着。他們一動也不動地站着，當我們經過的時候，他們向我們致敬。這情形真使我們感動。我們之中能回禮的回了他們的禮。我不知道是否尚有比我們更慘的行進。

除了中國兵士以外，路上還排列着一隊中國的童子軍，穿着和我們美國童子軍一式的制服，祇是用粗布做的；他們的臉洗得乾淨，又受着清晨陽光的照射。他們向我們致敬時，已經像是成人了。旁邊還站着一列女童子軍。他們後面是民衆……靜靜地從那些童子軍的肩上探望着。

幾小時後，路到了盡頭，但C醫生知道路線。苦力們靜靜地抄越田野，上下山坡，沿着狹窄的像棋盤似的田塍行走。我的藤轎雖然有那些墊被却還是硬得很。好幾次我想我不能再忍受這樣的震盪了。當我忍不住要叫喊，要他們把我留在後面的時後。我趕快取出苦味的桔柑來吮吸，把全神集中在桔汁刺激口腔，以舌尖數桔柑子，以及其他的事情上，藉此可以不想念腿臂和手。可是我又不量。

達文波特聽見我呻吟了。他回頭對我說：『乘我的轎吧。這轎子上，你可以躺着。對你比較舒服些。』

但是，甚至一個揹揆轎子的想念，對於我也是苦痛的重負。

將近傍晚時，我不得不和達文波特換轎，要不然我就完啦。達文的轎子比較舒適。我幾乎一直把四肢伸開。因此，我們總算走完了那整整的生命一樣長的一天。天黑以後，我覺得我們確是迷失了路途，因為我們似乎又繞回來了，先走了一條切線，接着又相反的走了一條。我叫喚C大夫，他跑上來，還帶着一瓶水。他告訴我們並不迷路，我們正沿着一條彎曲的田徑前進。夜色深黑。

經過了痛苦的地獄以後，約摸晚間十點鐘左右我們到了L。自從我們出發以來，已經經歷了難於描述的永恆的時光。村莊發出了隱約的燐火。朦朧的人影迅速地經過我的轎，並且向我窺望。我柔弱地呼喚C大夫。他又帶着水到我面前，還允許我說我們即將到達目的地了。似乎我們又沒有希望了，來回在許多街道中，我竟有些憤怒。我感覺轎子的前部抬高了，有好一會我們似乎在升上很高大的石級。然後轎子又持平，而我們到了一個庭院裏。

『現在他們來了，』我聽到一個英國口音說。

『感謝上帝，』一個婦人熱情地回答說。

C大夫走到我的轎旁。「我父親的醫院，」他說。我看他確是太疲倦了。我勉力地伸出手，拍拍他的肩膀感謝他。

我們聽到的美國口音是佛蘭克·派克夫婦。他們是教士——四十來歲的善良人士。派克先生是英格蘭人，太太是蘇格蘭人。

「你們在這裏是平安的了，」當我們被抬進房屋的時候，派克先生對我們說。「你們可以留在這裏，一直等到你們痊愈。」看護們開始替我們擦洗，我問派克先生這裏有些什麼醫藥設備和治療

他冷靜地望着我。你們可以得到比誰都更好的照顧，」他最後說。「我們有一瓶防腐劑，一些哥羅芳和綳帶。此外什麼也沒有了。」經過了那樣艱苦的路程，聽到這樣的消息實在太壞了。

我吃了些湯就想睡覺——一邊想念愛倫。她不能看見我，我到覺得似乎安心些。可是一想到她即使我想起我們將來在一起的生活。我儘量的使自己安定，但是一想到我的腿，心情即暴躁起來。我要試試我的身體。費了很長的時間，我翻了個身。然後再把它翻過來。顯然這一來痛得我幾乎沒有了呼吸，但我覺得舒服得多，因為我還能翻身。

二十二日清晨醒來，我發覺我的左膝，我在船上碰傷的那塊地方，竟腫得像足球那末的大了。

老C大夫，是一個儀態優美的長者，生着灰白的長鬚，穿着綢料的長袍，他清早來看我們。小C大夫也不甘後人，很早來到，用像淡紫色墨水那樣的防腐劑替我們洗傷口。

他正在這樣做，又來了一位傳教師，一個英國女人名叫瑪麗·斯貌爾的，自我地介紹了她自己。她還是代表了一個教會的，是一個受有訓練的看護婦，相當漂亮，還祇二十幾歲。她告訴我們，她來自台州，這地方也在浙江省裏面，而且在日軍前線。她滿不在乎的說這些話，害得我一下子又沉入失望無奇的浪濤的底下。

二十二號這一天，我躺在櫃下靠一個矮窗子的地方，看着窗子上的中國臉，毫無變化的臉型。他們排了一長行，長到我看不到它的尾巴。一窗子人張望我，一會兒又把他們的地方讓給後來的一羣人。其中總有小孩子，看起來也是毫無變化的拖着兩條鼻涕，等鼻涕快拖到上嘴唇的時候，只是很快的一縮，又縮回了鼻孔，他們就這樣地瞪着我。

派克夫人看見我快要爆破了。這天很晚她來到我的床邊，告訴我她已經弄妥當了，塔契爾搬到我們的一間屋，我們搬到他那間，他那間裏的一個中國病人可以搬到另外的房間去。我現在有了一間平靜的，孤獨的房，從一扇法國式的門窗上望得見醫院裏的花園。

看護用熱水醫着我的踝骨，可是廿四日那天早上，它腫漲得碰到了膝蓋，顏色也變了。我日愈

想鎮靜劑，震動所賜與的麻痺現在已經全部過去了。

二十四日我們有了重大的消息。派克先生進來了，超乎他的來的甯靜，緊張非凡。「我們剛才聽到的消息，另有一批飛機撞破了的飛機師快到這裏來了，」他說。

我立刻問了他許多問題。

「我所知道的都告訴了你，」他笑起了來。「這個國家裏話傳得這樣快。我真過不慣這種情形。據我所知，你的朋友都很好。一定很好，因為他們是飛行而來的。其中還有一位醫生。這是真的嗎？」

其他的一批是唐，斯密司和他的助手，其中有「道克」懷德，我們這次飛行的軍醫，他們一走進隔壁的房間，我就大聲的咳起來了。

等待他們真是受罪啊。他們在二十五日下午才蹣跚的走來。你從沒有看見過五個比他們更饑餓的人，可是，天哪，他們是多末漂亮。他們連一處受傷的地方都沒有，只是疲倦了一點。而且日本人不能逮住他們，這不是頂好的事嗎。

他們都跑進了我的房間來，看看我。一忽兒他們說，說的不約而同，「你會好起來的，勞蘇。

於是我知道了他們的故事。

他們的目標是神戶，却跟我們一樣的後來爲暴風雨所製。他們是起飛的最後一架，大家以爲前途很凶，因爲他們一定在東京被炸之後一小時或一小時以上才去炸神戶。但他們却發現神戶還是毫無準備的。高射砲既少，飛機也沒有。他們估計他們的炸彈對那兒的船塢的破壞很大。他們說那時火車還照開，而人們似乎並不怎樣急於從街上逃開。

向南飛的時候，他們也看到了三艘巡洋艦，他們却沒有看到潛水艇和那艘母艦。他們撞入了幾股颶風，也飛入了暴風雨中。正在天快黑的時候，他們的發動機不成了。斯密丹決定把他的B-11廿五式飛機停落在水上，靠近一個小島，那小島比中國海中撞碎我們的那一個稍遠出一點。我知道我們那個島叫做南田。

自然他沒有放下輪子，翅膀也是朝下的。他們在一百哩左右的速度裏撲上水面，像削石片一樣的削過水面。於是鼻子潛入水底，他們都浸下去了，還都在飛機裏面。可是這架飛機還能浮上來，出了一點水泡到了水面。他們離海岸大約半哩。

飛機浮在水面的時間夠他們把橡皮筏拿出來，夠他們解脫了降落傘，從飛機頂上的出口爬出去，吹大了氣筏，又丟了一些急救的食物和火器在上面。

他們開始從飛機那兒划開，可是立刻遇到了壞運氣，一個波浪把他們撞在飛機的破翅膀一個尖銳的角上，嚇嚇的把氣袋弄破了，鎗砲和食品沉下水去，他們得游到岸上去，只有「道克」，還搶救了一點東西出來。他救出了兩管嗎啡，猜我的性命最後還是靠它搭救的呢。

孩子們平安地上了海岸，在黑暗中漂流了一下，發現一隻羊欄。他們就預備在這裏面過一夜了；可是一會兒羊欄的主人出現，帶他們進屋，喊醒了他的老婆和孩子，讓他們睡在屋子裏面。這中國的自己睡進了羊欄。

第二天，這中國家庭跟他的朋友——是一個船家，他的鼻子，照「道克」看來，是給癩病癩掉的——接洽好了，這人就帶他們載到了××，在那兒他們碰到了我們那一羣游擊隊，也碰見了卻里。卻里把我們的事告訴了他們，還說了些我所不知道的事實，八十五個日本巡邏兵在我們拾過島嶼的那天追趕了我們。怪不得卻里在草坪上遲疑了片刻。

那一隊日本兵還幾乎逮住了斯密丹，「道克」和這羣孩子，要他們不會步行，可能給他們追著。游擊隊風聞了日本人的消息，把這一羣人急忙忙送進島上的一個古廟，把他們藏在地窖裏。他們只有一支槍保護他們自己。他們在地窖裏躲了四個小時，聽到外面的皮鞋和尖銳的嗚聲。可是地窖的門打開，孩子們退後幾步，斯密丹向門口踏準的時候，外面的人是游擊隊，不是日本鬼子。

他們說，卻里給我們問好。

故事只講了一半的時候，「道克」懷德出去了。現在他才從他的樓上的房間裏回下來，刮了臉，十分鐘清潔了。孩子們全上樓梯洗去了。有一個看護又在我的腿上放了熱水。「道克」手上拿了一把剪子。

「你覺得怎麼樣？」他看看我的溫度表的時候這樣問。

我說我覺得還不錯。他用那剪子的鈍的一面在我腿上按。腿裏全是膿。最後「道克」找定了我大腿下面的一處地方，把剪刀頭按下去，按下去，刺破了皮。

突然那膿水跳出來，噴射了，不是什麼膿。只是膿水。「道克」揉我的腿，揉了許多水出來。變處有膿的地方都平了，我覺得舒服了許多。

廿六日又來了一對傳教師：菲茲該拉德夫婦。他們也很年青，有一個女孩子和一個一歲大的男娃娃，菲茲該拉德是英國人。他太太是一個美國女郎。她到中國來是當看護的。菲茲該拉德還是她的病人。她看護了他的瘧疾，後來他們卻結了婚。

他們是出色的夫妻。菲茲該拉德夫人用了鮮花來使我的房間輝煌了，我們時常談太平洋上的西北部，它的冬天的麥子等等。我把愛倫和快生下來的孩子告訴了她和別的傳教師。

他們是單純，和善，勤懇的男女，我從沒有看見過像他們那樣的全不爲自己的平安和舒服打算的人。他們的白晝和大部份黑夜都貢獻給我們了。他們對我們發生與處的原因，還不在因爲我們是飛行員，卻祇是因爲我們是人。

我使他們麻煩得最利害。別的孩子越來越好，我卻越來越壞了。二十六日的下午，克萊佛已經支了拐杖，頭和臉用綑帶綁起，他曉來看我，還讓他說去了，說我很快就會好了。

這裏我要談的事情大約是一星期或不止一星期之中發生的。我把日子混在一起了。

我不能吃，所以C大夫給我注射。……斯密丹輸了血給我。輸血管是針和橡皮帶聯在一起的，必須震盪不已，血才能不凝結在一塊。「這是日本貨」，我聽見斯密丹小姐遠遠地說。你曉得，去年日本人佔領這個鎮，設了維持會。可是，一定是他們覺得這村子沒有軍事價值。他們洗劫了這個市鎮，帶走的東西中間有一件是美國貨的輸血管，而留下了這一個。

C大夫總拿了針在我旁邊。有一次我嚷着有人偷了我的扣子，嚷着醒過來，一架日本飛機低飛過這鎮上，跟着我聽見不遠的地方一個炸彈的爆炸，可是後來我聽見一個傳教師說，這不過是一個手榴彈，丟在L外面的一座浮橋上……斯密丹的轟炸手威廉姆斯也輸了我一次血。有一天，斯密丹的助手，只除了「道克」都站在我的床邊。他們要走了。克萊佛也跟了走……「道克」告訴我，我

是一個有一千元的闊佬了。重慶匯來的。『可是這是一千元塊法幣，』他說，『折合五十塊美金吧。』

我從望見的花園是美麗的。沒有人工——只是自然的美。中央有一口石井；喜鵲，老鷹和鷓鴣飛來……外面有人在說，日本人離這兒只四十哩，正向這裏推進……C大夫的針，我想我臂彎裏常的血管一定在發抖……鎮上人獻了花來……一隻碧玉釵裏倒出來的冷開水……我房間裏的病態的油漆牆壁……硫化物的藥，天曉得是哪兒來的，還是用我那「一千塊錢」買來的呢……他們注射在我的腿，手臂，或灌進我的嘴，我馬上做了有硫化性質的瘋狂的夢……L的鑲長，微笑着向我們鞠躬，帶來了人民託他轉來的禮物——然後上樓去看他的快死于肺病的少爺去……一個中國將軍大大地和我握手。

我記得我喊「道克」來，求他縫起我大腿上的傷口。如果闖上了，我便不會這樣苦了，我說。它是那樣的難看啊……一塊布覆在我臉上，我嗅到了哥羅芳……醒來知道「道克」決定了只縫合半個傷口，留下半個流膿……紫墨水似的防腐劑從我的剪子剪開的大腿洞口倒下去，好像裏面有陰溝似的，從我的踝骨上流出來……孩子們，支了拐杖的達文波特……而且，是的，爲了那次降落，向他們道歉。

「見鬼，這又不是你的過失」……

我說我應該飛在高空，然後大家跳降落傘。

「啊，忘掉了這些吧。發動機要壞還是要壞的。」

猜我是好多天從生命的千里鏡的錯誤的一頭觀察一切了。我裝作不起來。你瞧，每天，所有的這些時日裏，「道克」用剪子挖去我大腿上的腐爛的肉。從那刺穿了腿，擠出膿水的那夜起，就這樣的好肉，可是他自然會知道的，因為他一碰到好肉我就叫了。有時，他弄完了給我一針嗎啡。

我有一次問他，老這樣挖肉，我的足踝就變成什麼樣子。他說我回到美國之後，他們會給我來一次裝肉的手術的。

可是一天兩次挖肉不容易受啊。老C大夫總站在我的旁邊，摸住我的脈膊，可憐我一樣的看着我。這是超乎我所能忍受的了，有一天，我實在是忍受不了，就脫口而出，說我不能一天兩次這未幹。

「道克」還是剪肉。「要不你忍受，要不你就犧牲一條腿。」他說。

我說錯了那條腿就是，一天兩次我忍受不了。

聽我這末一說，「道克」就停下了。他給我談了一次，可是這有什麼用呢。可是跟着盞天，他一天祇來一次了。一個中國木匠給我造了一個架腿的架子。

這些時候裏總是傳教的女人們侍候我。她們煮了許多種好菜，我試着吃可是吃不下。他們只得拿走，叫C大夫來——他的針——可是她們毫不追悔她們所化費的時間和她們的辛苦。有一次，派克夫人拿了點白蘭地，打了個鷄子兒在裏面。然而我連這個也喝不下去。

五月的第一個星期尾，那偉大的一天終於來到了。我記不起這是那一天了，這一天的日中心，「道克」走進了我的房間。他穿了清潔妥當的軍裝，可是舉止很不安。有一段時間，我們誰也不說什麼話。

我望望他，問他是不是要來鋸我的腿了。

「是的……我想是的，」他說。

「道克」也不問我感想如何。一會兒我說我希望他馬上動手。現在我所想的只是趕快把這個糟東西去掉。

「我就要你這末說，」「道克」說了。

現在派克夫婦進來了。他們等在外面呢。他們知道了。他們跟我談談愛倫和那小孩子。他們是

善意的，真是好心腸。那時，我覺得我們這一羣孩子不進來看看我，確實使我好過得多。

C大夫告訴我他們要用的麻醉藥。是背脊上一針。他解說，背脊的下部用一個空管子抽出了脊髓上分泌的液體。然後用同量的麻醉藥在同一地點注射進去。它麻醉一切。

是一個跑腿的中國人從一個我忘記了名字的城市把它取到L來的……走了好幾天路。這又是一個中國人的奇蹟。

「道克」回進房間裏來了。自然我還要知道得更多一點。我問了點問題，知道手術是在附近的手術樓的二樓上施行的。

我給他說，猜這隻腳鏹了不會怎末難過日子的吧。不過像穿了一個鞋背很高的鞋，是嗎。「道克」並不回答，這還是第一次，我知道他不僅僅把我的踝骨和腿鏹掉。我忍了一口氣，告訴他了，我要知道他不是鏹去我膝蓋以下的部份。

「道克」正忙着一些別的事。他還是不回答。我坐了起來問他從那兒鏹起。」

「唔，」他說了「膝蓋以上。我儘量的多留一點給你。」

這可受不了，太受不了。我說，我是這樣希望的，這樣想着的，在膝蓋底下的你鏹去吧。大約我不止說了一遍。

「不成，」道克說，「照你話做，也許不夠。那就得再來，可是你身體吃不消。」

我想和他抗辯一下，可是我無話可說。C大夫和一個看護拆去了我髖腿的那個架子，他們讓我翻一個身，因為翻身很傷疼；還讓我呼吸了一下。就在這個姿勢裏，道克在我的脊髓上打了一針。

我暈去了似的，但是還能看，還能聽，還能想。他們拿了一個担架到床邊來了，我滾在那裏面了，他們把我抬出了法國式的門，那漂亮的花園，到了那個施手術的樓房了。

在手術室裏是道克，菲茲該拉德夫人，瑪竇，斯貌爾，C大夫，他的妻和兩個中國看護。從滾到桌子上，道克把腿到處摸過，那時它還沒有死，可是到後來，他們把它的下半截用油紙包了起來，我給道克說：我想現在它是死腿一條了。

道克是慘吞吞的。他還要確定一下。最後他手裏拿了一把外科刀子到桌邊來。我開了一只眼看下去，他動手了。

我看不到任何血，也不覺到什麼。可是我知道他在割。我能看見他的手在動，還看見他抬起我的腿來從下面割。他割了一道，把這一層皮肉捲起，束住了強使不流血。於是又割，又束住。又割，又束住。一共四次。

現在我覺得我那健全的右腿的足趾能動了，這微微的使我憂慮。我想那麻醉已開始消退了。我告訴「道克」我的足趾能動。

「道克」手脚快了點。我現在能轉動那踝骨了。我告訴了「道克」。兩個中國看護婦走到桌子的兩邊，抓住了我的手腕。

「道克」走開了，帶了一柄銀鋸子回來。他鋸着骨頭的時候發出一種奇怪的，遼遠的，潤濕的聲音。除了我有一點點害怕，怕我從麻醉的狀態中回來得太快，那割鋸的一幕，在我看來，好像是別人釣事一樣，無關乎我。「道克」的肘子一彎一伸直，一彎一伸直，鋸齒越來越深入，發出了不同的聲音來，我都聽見。

於是一個幾乎是音樂性的鏘的一聲，「道克」放下了他的鋸子，我的心內靜，靜極了。中國看護放掉了我的手腕。右邊的看法走到桌子的左邊。她拿起了那段腿的足踝。另一個看護拿起了那較粗的一頭。

我看那兩個看護把它抬出了房間。

縫合很費時間。現在我有些神經質了。我能隨便的移動我的右腿，足踝和足趾了。我告訴「道克」我能感覺到他的針線了。

「道克」就說，「祇要一會兒就完了。」我就看他的手拉起來，刺下去，拉起來，刺下去，於是我覺得痛了，我告訴了他。最後他說，「只有一下了，」果然他沒有說謊。

一星期來，到這一次手術為止，我已經輸了四次血，現在，第五次是「道克」輸了我的血，還打了我一針嗎啡，使我睡。我睡之前，還看見C大夫，拿着他餵我的針。

跟着的幾天裏，「道克」盡量的給我麻醉。誰要對我做什麼，隨便什麼都行。我只是這樣的躺着，躺在我的房間裏。「道克」還縫了兩根管子在我的斷腿上，以便出血。他覺得這兩個孔道並不重要了，給了我一點哥羅芳，把牠們拿出了。這時我毫無分別。可是我的胳膊却痛得利害。那餵我的針弄得牠滿是創傷，非茲該拉德夫人也參加了這打針的工作。我也不曉得她注射了給我什麼。只知道針疼痛，我又不能睡，因為我背上全是梅毒瘡了。

所有的時間，我都在做怪夢。我一睡，昏昏沉沉的卻又明明是醒着，怪夢也就來了，夢是螺旋一樣的，決不中斷，我以為我在一艘小划子上，在中國海岸之外，我在划，過得很舒服，可是總有七麼人把我換上了另一條船。這一艘新的船上沒有槳，我要回到我原來的一艘船上去，可是我找不到。我找到了許多溼漉的船。

我時常從這樣的夢裏醒回來，可是這種觀念深印在我的腦中，我有一個極長的時間，在接一條

條的船，爲了要停止這個夢，我把這屋子四週看，看到什麼就喚什麼的名字，只要我的嘴能護我唸，可是我的喃喃的波浪又把我催睡了，立刻我又在換船了。

手後之後四五天，孩子們來了，隨便什麼都給我談，祇不提我的腿。他們給我帶來了許多東西，是中國人民送他們的，或者是他們到領上去買了來送給我的。他們告訴我，人家請了他們客，告訴我們那些請客的中國人的演說，翻譯出來一大堆是抱歉，說他們的菜不行，而實際上，他們說，是好極了，他們也喝到了好酒。

他們繞着我坐起，抽煙，擦天，談到了，例如，臭虫總是我克萊佛來咬，就大笑。

麥克克留笑了，說：「勞蘇，這跟我們在美國跳竹籬筐大不相同呢，」於是我像一個傻瓜一樣的哭了，而他們就非常難過的走開了。

於是派克先生進來了。他坐在我旁邊，問我要不要聽他唸一點什麼。

「我有那本『一馬三人』的小說，」他說「還有好些英文小說。你要聽什麼。」

「傳教師總是讀聖書的啊，」我一半用玩笑的說。

「我心並不要，」他回答，「可是如果你要聽我唸聖經——」

於是我在「主使我躺在青草地——主搭救了我們靈魂——是前，雖然我走過死的陰影的山谷……

……這愉快的聲調中睡着了。

第二天孩子們帶來了好消息。派克先生有一架短波無線電。是用乾電的，而且他有一架磨坊的風車給它沖電。

孩子們告訴我，他收到了舊金山。一個新聞廣播員提到了東京轟炸。這位廣播員說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功。他還說，在轟炸時，並無飛機給敵人擊落。

我告訴麥克克留，他最初來看我的那次，我的行為十分抱歉。我想給他解釋，有一種人，像我那樣的，人家對他怎末樣了，他卻有一個奇怪的心理。我說有一種人，不論你跟他說什麼話，他都要從話裏嚼出骨頭來，嚼着他現在是什麼，過去又是什麼的骨頭……嚼着現在他在這裏，過去又在那裏的骨頭。我却不能解釋得好。我的意思只是我那時不願意給人摸到傷處。

派克先生這天來到的時候，我問他是否可以讓我聽無線電。我想聽點音樂一定不錯。正是一個良善的、處處遇到的人。派克先生從市鎮上回到家裏，就把全部無線電拆了過來，裝了天地線，還帶來一個裝滿了電的乾電池。他開了電鈕，給我收了一點舊金山的音樂。

靜電太多了。它像用砂皮擦我的腦袋。我本不願他難受，也不願意忘恩負義，可是後來我不得不請派克先生來。我告訴他，打擾了他萬分抱歉，可是我受不了那靜電。猜我一定是說個不停，他

出去了，我聽見他在喊「道克」，「道克」給了我一針嗎啡，C大夫餵了幾針食料。現在他們全都刺入五六次才找得出血管來，有時還找來找去找不到。

手術後一星期，我開始吃一點了。先是牛奶。C大夫有一頭發育遲滯的乳牛，一天大約出一品特牛奶。他們給我煮開了，裝瓶子用軟木栓住然後掛到我房間外面的那口井裏面去冰凍一下。立刻可以喝湯了，於是我幾乎什麼都吃起來了。我還坐了馬車進城一次，用我剩下來的盤牙觀各種密餞，黑麵包和地裏的青青的有似菠菜的蔬菜。

有一天菲茲該拉德夫人說，「你要吃什麼？隨便你說。」我說，我要點一樣菜來作雜你了。我說吃要瑞士牛排，我帶笑的說，以為這是不可能的。這夜裏，我有了瑞士牛排。不過是水牛。菲茲該拉德夫人真是神奇的女子。

醫院裏的廚子老王是一個大人物。在日本人到上海之前，他是青年會的廚子，傳教師告訴我，說他有三個妻子，可是他再三不承認。有一次他偶然到我房裏來閒談，我就說到他的多妻，老王站了起來，有點冒犯了他的樣子，把他的手按住了他的心，然後說，「不，不，中尉。不是三個老婆——是兩個老婆。」

我以為菲茲該拉德夫人玩魔術一樣的玩出了瑞士牛排，已是她的食物魔法的最高峯了。可是第

二天晚上，她和派克夫人弄出燴火鷄來。派克夫人的中國鄰居是非法地從市上去弄來的。也許因此而味道更好。

我開始進食時，瘦得很，我能看見右腿上的兩根骨頭，我的膝蓋像一個砲塔。我想我比我出發時減少了一百磅或者八十磅了。我在增加體重了，我要到我看見我的助骨才滿足。

我收到了却里的來信。他用了只有他才知道的妙法，送來了一張名片，有一張他自己的小照片貼在上面。還不僅這卡片。他還帶了口信來，說幫我們逃走的一些島民全給日本人抓去受了刑呢。

鎮長和一位將軍在五月中旬來看我們，似乎出了什麼事的樣子。他們把菲茲茲拉德夫人或派克先生或「道克」叫在一旁，很長久的熱忱地和他們商議。有一天，達文波特支了根拐杖來看我了。

「怎末樣末，」他問我，很閑然自若。

我說OK。你受傷得有幾個星期幾個月的時間，除了說OK還好說什麼。

「你多久可以起來呢？」

我說我也不知道，反問他自己和麥克留和克萊佛打算什麼時候復元。

「我們現在就差不多都好啦，」達文說。

那就只有我還不成了。我又問他有什麼事要忙沒有。

「唔……沒有，」他說，「另外那幾個傢伙似乎很焦急。」

第二天，菲茲該拉德夫婦，「道克」和C大夫拿了一大包東西進來了，他們的善意卻似乎很勉強。『我們給你一個禮物，』他們中的一個人說。打開了那個包，是一付拐杖。是一個當地的木匠給我做起來的。

C大夫又告訴我，當地有家人家要送我們幾雙拖鞋，他把我的腳寸量了去。我不停的看著我的拐杖。我一向是滑雪滑得很多的。

「道克」似乎急于要我把拐杖使慣。大約是五月十五日，我開始試試。坐起來，移動到床邊，這就化了我十五分鐘，我真是軟弱極了，眩暈的感覺一過去，我站立在我的右腳上，然後慢慢的橫過屋子到門邊；倒在一張椅子裏。我在那兒坐了一會，看看花園，等我又回到床邊，我是累得這樣，一睡就是一兩個小時。

給我們做了黑絲綢緞面子的拖鞋的那人第三天來拜訪我們了。他深深的向我鞠躬，把鞋子給我。一下子他受了個打擊。這可憐的人感到迷惑了，窘得苦痛，向後退回去。我也好久不舒服，但後來又安靜了。

這些都不是重要的。醫院裏的人誰也不說起那真正重要的事！日本人離這兒只四十哩，也許還

不到四十哩呢。

五月十七，星期日，派克夫婦很早的來到，說他們要在他們家裏舉行一個茶會。他們要我。我說我恐怕去不了。他們一定要我去，說我一定去得了。

立刻，我到鏡子上照照我自己，覺得傷神已極，更不想去，我決定翦去我的鬚子，我的模樣兒真叫人失望，嘴吧上流出來的血把鬚子凝在一起了。

下午開始時，兩個苦力抬了一架鋪墊得很好的轎子來到。我掙扎了半天才爬了進去，他們把我抬下山坡的石級，降入那個市鎮，麥克克留，達文波特和克萊佛也坐了轎子，我們好像一個行列似的橫過街道。L是一個有趣的地方，充滿了清冽的氣味，五光十色的市場，街道這樣窄，兩邊的房屋你幾乎都可以舉手摸到。

派克的家是在市鎮的另一面，離醫院大約三哩。我們看到了一個給乾電池沖電的風車就知道這是他們的家了。一個愉快，乾淨的地方，有一個好天井，他們把我抬進了天井，苦力們把我從轎子裏扶出來，使我坐在旁邊的一張手靠椅。於是他們把我從椅腳上抬起，送我進派克先生的圖書館。派克先生正在等候我。他問我有沒有寄信給家裏去。我說我還沒有；我很想這樣做，但是我還不能寫。我問派克先生能否代我寫一封給我的母親，我告訴他她病得利害，由他寫信是最好，

他自會知道怎末樣開始的。他說馬上就做，就寫了起來，可是這封信，我聽說，在重慶扣住了。

「現在，你的太太的信怎末樣？」他問。

我告訴他，我不要他給愛倫寫信，這件事我還得想一想呢。

我給抬到洋台上喝茶。俯視到底下去，全鎮歷歷在目。偉大。派克夫人用上地方上人給我們的太多的雞蛋的蛋白來做了一個安琪兒蛋糕。

菲茲該拉德夫婦也來了，還有一對在L已經二十二年的老牧師夫婦。老牧師的眼鏡壞了，他告訴我們，他有一套試驗目光的玻璃，那是眼科醫生用來測定你的光度的。「道克」就拿了那一套玻璃驗過他的眼鏡，找出了他的光度來，這位老牧師現在可以寫信到一個較大的城市裏去定購他的眼鏡了。

老牧師還拿出了他的兩個孩子的照片來，一個在英國海軍裏服務。我問他的孩子爲什麼不做傳教師，他是否因此覺得有點失望。

「不。」他說，「人人有他的生命的任務。做各人自己的事比較好。」

這話又使我想起了我的研究航空機械的野心來。

天黑了，我又給抬進了屋子去吃飯，發現這英國式的休息室裏有許多箱籠。派克夫婦又不願意

提起誰要出門的話，我們也就不問他們了。

我們大吃了一頓，燴鴨子，竹筍，花生醬和罐頭牛油。水幾乎是冰的。把水吊在井裏有一兩天了。

最後：他們揀起了日本鬼子，他們開始說話的時候說得謹慎極了，我就告訴他們不必爲我擔心。我早知道了。我問他們有什麼打算。

非茲該拉德夫婦明天一起上S去——這是第一次我聽到說我們要離開，要去一個什麼地方。我請他們把沿路經過的村莊的名字再說了一邊。而派克夫婦也解釋了他們那些箱籠。他們先送出些東西到S，免得掉在日本人手裏啊。

我就問派克夫婦，他們自己怎樣呢？

「我們的工作在這裏，」派克先生說，「我們能耽多久就耽多久。」

晚飯之前，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這天下午在L，中國童子軍舉行了一個田徑賽運動會。有一個學校從三十英里之外派出了他們的童子軍來。他們走了一夜，在這個星期日的早晨到了L。這天他們跑的跑，跳的跳，參加各項運動，然後換上了童子軍制服，他們來訪問我們了。

一切非常正式而且動人。我們這一羣站在派克家的休息室裏，靠近箱籠，於是童子軍進來，行

過敬禮，送上禮物來。跟着是女童子軍，也行禮，留下一個小東西。他們囑護我坐着接受這一切。星期日之夜，九點鐘，在滂沱大雨之中，我們回了醫院。在我走之前，我和派克夫婦握了手。突然，別離的苦痛襲擊了我。我想說出我如何感激他們，這樣的幫助我。可是這種事情的說話最難說了。我告訴他們，我希望明天早上還能夠看見他們。

五月十八日，星期一的黎明還是雨。轎子都來了，「道克」在煮吃的，他急于要走了。我們聽說了，一開頭轎夫不願意在雨底下抬我們——但後來都肯了。忽忽地和瑪麗·斯貌爾，老C大夫，年輕的小C大夫和看護都告別了，我們上了路。我們的一些衣服、禮物和拐杖都都在轎子上了。「道克」已給我們斷腿蒸好，孩子們還給我穿上了褲子，「道克」給我用扣針扣好。斷腿還在流膿出血。要不是爲了日本人，我該在床上再躺一個月呢。

在我們離開醫院的時候，C大夫走到我的轎邊。他微笑的說，「我要給你看一樣東西」，他說——就叫轎夫抬了我走到這幢房子的後面。

在一個棺材旁邊，他們把我停放下來了。一只新棺材，就是那給我做拐杖的木匠做的。

原來這是爲我定做的呢。

派克夫婦，老牧師夫婦給我們送行，他們在傾盆大雨底下，我們的轎子旁邊奔跑，用油紙給我

們的轎子頂上灑水的地方鋪上，對這樣的人還能給他們說什麼話呢！

我看見他們的最後一瞥，他們還站着雨裏，揮手說道，「我們還要再相見。」他們說等他們把徵區的事辦完，就要跟定我們的足跡趕來看我們。

他們卻等得太長久了。三天之後，日本人佔領了L。天曉得他們如何對付了這些善良的靈魂。

第五章

我們相當是一個團體了。菲茲該拉德夫婦，他們的孩子，他們的那摩溫，用人和年輕的C大夫，跟「道克」，麥克克留，達文波特，克萊佛和我都在一起。C大夫決定到重慶去，要進中國軍隊去做醫官，貢獻他自己的才能。他問我們是否能介紹他一些「要人朋友」，我們說自然囉，他就感激非兒。我問起他的年輕的妻子。他說日本人來時，她會跟她那邊的人一起上山的。

這時是恰在空襲東京之後的一個月。

我們經過了日本飛機炸過的浮橋，進入一片沒有道路可是美饜得狂妄的土地。這裏那裏會發現一點途徑，有時又沒有了路。這天，我們走了整日。克萊佛的轎夫把他從轎子裏倒了出來，可是他雖跌在地上，綑帶卻沒有一點裂開，我始終把我的手指交疊着。

這天夜深我們到了S。我們被拾進一座涼亭，大約是個茶棚吧，後來麥克克留和我去了菲茲該拉德的家。「道克」來了，給我包紮了我的腿。

我們吃了飯，菲茲該拉德夫人在照顧她的孩子的時候，她丈夫說：

「我很着急，」他說，「倒不是爲我自己。如果他們衝過來了，我可以一下子爬進一叢林子去

躲起來。我卻不大能夠帶我這位菲茲該拉德夫人和她的孩子們這樣做。」

「用人的問題是特別的，」他接下來說，「越是有日本人過來的威脅，他們就越是要求加錢。日本人越近，價錢越抬高，到最後，你愛他也好，給他錢也好，他乾脆不肯幹了。而非夫人和這些孩子們卻真是少不得他們。」

麥克克留和我就提議，明天早晨我們走的時候，把他們交給我們，路上讓我們來招呼。菲茲該拉德想了一會兒，決定了。「不，我想不必，」他說。「我們可以碰碰幸運，逃出雞關這總來得及的吧。日本人沒有到過這裏，我想這村子並沒有軍事上的價值，雖然他是靠河的。猜我們一定可以脫險。也許，在重慶見面吧。」

這晚上不容易過。儘量的想睡，等我真的睡着了，我給街道上的鑼聲和中國人嘍裏喊的話，我不能懂得的聲音吵醒了。

非茲該拉德夫人第二天清早來了，給我們一頓英國式的軟蛋糕和早茶做早餐。

「昨天晚上上的聲音吵醒了你嗎？」她欣喜地問。

我說吵醒啦，問她這是什麼。

她笑了。「啊，這不過是我們的更夫。他在告訴村裏的人說日本人來得近了，叫他們快點疏散。」

我說，我希望她走，帶了孩子跟我們走。

「天啊，不行，你在一個地方住了這末久，因為我們想總來得及的吧。中國人是一次一次的警告人家的。」

我們這天早上離開了他們，向W村去，他們還是不走。「在重慶見，」非茲該拉德大人說，一邊給我幫忙上轎。我有一個惡劣的空虛的情緒，彷彿這次是我們最後的會面似的。

不幸真是如此。

現在，我似乎覺得日本人的呼吸已經噴在我的脖子上了。三個中國兵，不曉得他們是從那兒出來的，我們一出這村子就在我們的轎子旁邊行軍了。他們在林莽中間探望，看有沒有日本兵的巡邏。抬我們的轎夫也一定知道那危險。他們跳上跳下一定比平時快得多，可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覺得他們真慢得急死人。這情況使人不時的回頭望。

在這急難之中，抬別人的那幾個轎夫又開起玩笑來。麥克留的轎夫在一條狹路上衝過我們，他們還撞了一下在前面抬着我那頂轎子的一個老頭兒，他險點兒跌倒，他們卻笑開了。克萊佛的轎夫在衝過我們上前面的時候還打了那老頭兒一下。立刻，他們在前面半英里，立刻我們在後面一英里了。

我那頂轎子的後面一個轎夫是一個結棍實年輕漢子。他不斷的催老頭兒快，我覺得那年輕的在後面用力，向前推。他想逃出這些地方，不亞于我。

前面的老頭兒，那險，很快就不濟事了。他兩次病倒在塵埃道上。第二次，那時還在我旁邊的中國兵，另外那兩個早已趕上前走了，把那倒在路旁嘔吐的老頭兒說了幾句。老頭子爬起來又抬我走了，我後面的那個年輕的用力推他上前。

真是一件殘酷的事，可是我們要逃命啊，他又不懂。我找了一些紙片來，擦了幾根火柴，想畫一張轎夫飛奔的速寫。不耐煩的兵士這時就走掉了。那轎夫後來一弄明白，他抬起了轎子來，我們很慢，很慢的又上了路。

這一路上，我大約有一小時是心急非凡，卻毫無辦法，於是那兵士又出現了，帶來一個新鮮的年輕的轎夫。

日本人可能是接近了，但第二天早上中國人給我們準備的早點我們不能不接受。我們先吃煮雞蛋，先浸在花生油裏再蘸赤糖吃。

「洛磯山的蜂，」達文波特一邊說，一邊咬，我們每人有十個。特別是 大夫，高興得笑了。吃了這個，便是燒鷄，煮鷄蛋去掉了殼加上作料又頗有異味。這天早上，麥克留才最後決定

放棄筷子不用了。他在行囊中找了半天，發現了一把叉，那是L的銀匠店給我們打的。

我們向N村去，這是在附近的一個山頂的，爬山像這樣真是殘酷。除了被俘虜的危險，還得怕轎夫失足，我們一古腦掉下山谷去。可是這天，五月二十日下午二點，我們到了那兒。

其餘的人卻在一小時之後才到。轎夫故意逗留，他們想我們這批人下了轎子來步行。後來他們讓轎夫加快，要不加快不給他們香煙頭。轎夫一到，就火火的抽香煙了。

我們吃了一頓奇怪的伙食，就下山，好幾個小時，我們被拾過了狂暴的却又有新綠的田園。每轉一個彎，每過一叢樹，就要揪心日本人的敵火，真不好受。我們的飛行的轎夫已經盡了他的能力，可是這交通工具是慢得使人瘋狂的。

這天黃昏，大家寬懷了，我們嗅到了臭味。現在我們都知道了，這人間的最下品的臭味倒是一個接近安全地帶的記號。

在中國的田園裏，少不了有糞缸，在村鎮外面常常是四五個一排的。牠們總是埋在地下的，自然是公共廁所了。這却是用為肥田的肥料的。有時你在老遠的地方就聞到牠們，我們這次逃難，這窒息的臭味卻使我們高興，因為一聞到牠們，你最臨近了一個村子，臨近一個村子就更臨近了××——一架飛機了。

又大約一哩，我們到了這傷腦筋的，但是最可愛的村子，一個村長的特派員出了村來迎接我們。他是一位光輝的，神經質的，帶眼鏡的中國人。說得好英文，他給我們再三的握手。

「隊長，你們的事我都知道了，」他說。「塔契爾准尉在一個月之前經過這裏。他什麼都告訴了我。還有別的飛行員跟他在一起，」他指的是斯密丹的一行人。

我問起他們的情形。「好啊，」他容光煥發了，「我們把他們打敗了。」

我請他再說一遍。

他笑了一下，「我們把他們打垮了。我們這兒教會的籃球隊跟他們挑戰，我們多了二分把他們打敗了。打得真好！」

我們都躺進了我們的椅子，達文波特輕輕的說，「天啊。」

在這一個地方，我們先在一個房間歇腳，然後到了樓上一個很好的房間裏。房間裏有一盆金桔和別的蜜餞放在桌上。而這一夜，我們根本就不理日本向南進展的春季攻勢了，當地的官長大請了我們一頓客，鷄三味，鮪四味，魚又是多少味，還有很好的淡酒。

我們第二天平明出發。路似乎寬闊了不少。中國方面給我們預備了人力車，可是「道克」認為坐人力車對於我未免顯得太利害，我還是搭轎子，結果，我比別人省事了許多。向低下一個村子去

，一路都崎嶇，他們全吃不消。

然而我們還不能不墨掛那些日本鬼子。這天的正午，當我爬上半路的一個峻峭的山峯那時，來了一架日本的零式飛機，對準了我們掠過山脊。猜他是飛得太快，不能注意我們，也不能怎末的對付我們了。

下午很快的到了那村莊，我們比那另一種交通工具快了許多，我們坐在那裏等，一直担心到薄暮。於是那時時會玩魔術的中國人開出了一輛一九四一年的美國旅行車和一輛中國的木炭大卡車來。

「道克」認為我坐木炭車比較好，因為我必需挺直身子。黑暗中，我給抬了上去，我們出發了。除了C大夫之外，別人都坐了旅行車。C大夫在黑暗中陪伴我。

我期待大卡車已經很久很久了，可是嘗到了澀滋味，我又想念起轎子和却里給我準備的担架。這卡車的彈簧簡直不是彈簧。車一動我們就跳一下，離開了車身，我們至少撞了一百萬次。我把手按住了我的牛截兒腿，免得它彈上彈下。還是什麼用處都沒有。牠攪，牠流血，牠痛。我們向前飛奔。

我還能聽見C大夫安慰我的聲音。「啊，密司脫勞森，行嗎？」他在黑暗中問。我只能呻吟。我就聽見後面有爆炸的聲音，一個跟着一個，非常勻靜。在我能問C大夫的時候就問他這是什麼。「啊，密司脫勞森，」他又悲哀又平靜地說。「日本人太近了。中國人在破壞公路呢，我們的

車一過就炸……我本不想告訴你的。」

夜深我們才停車，他們把我從車裏抬出來，猜我真是完了。可是我真的聽他們說，我們已經到了衢州麗水，那個我想讓「暴燥的鴨子」降落的地方。我雖然不濟事了，可是聽說我們已經到了長途的終點，自然安心了，却還是沒有多大辦法。我聽見人們怎樣的咬出××這兩個字，那晚上我們在漁夫家裏說了半天×××，難怪卻里不懂。

現在我們請求C大夫去打聽有沒有飛機。他去了，跟當地的官長談了一會兒。他回來說這裏已沒有飛機。爲了不讓日本飛機降落在這裏，中國人自動的把機場破壞了。

猜我一聽見這話，我一定昏了過去，一連兩三小時，我什麼也不知道。醒過來我已經躺在一個床上。天色墨黑，有人在搖我醒來。不管這人是誰，這時是三點，而我們必須離開×××。日本鬼子派了一支機械化部隊出來，就在我們黃昏時候破壞了的來路上跟蹤上來了。

「道克」很快的包紮了我，把清血的綑帶丟掉了，我又給拾上了一輛柴油車子，在後面的座位上伸直了。大約四點剛過，我們動身了，又冷又餓，卻祇能希望車子快點開。

真是電掣一樣。那位中國司機，後來我們給了他一個綽號叫「約翰皮皮。」在帶看來，車駕並不重要，只佔第三位。第一是喇叭，第二是駕駛盤。我從沒有見過這樣胆大妄爲的司機。我們喊他

，他也不理，他什麼也不理。

現在我們離開了浙江省，方言變了，連C大夫也有了困難。二十二號下午一點鐘，我們像幽靈一樣的衝過一扇城門，門口卻掛有一個招牌，上面有個骷髏，十字形交叉的骨節，還有一隻老鼠。C大夫以為這是這裏有鼠疫的標誌，然而到了這小城的城外，我們還是決定吃飯，因為我們整天沒有吃過東西。我們停下了車，才知道這個招牌的意思，放心不少，原來這小城正在舉行「滅鼠週」。

午飯後一小時，「約翰皮皮」把那架破車子停在一個山路的大轉彎口上。我們剛過了一個八家十家的小莊子。我們探望了一下，什麼也沒有，但見春光明媚的田野，無盡地伸展。

「約翰」回頭給C大夫說了幾句話。C大夫似信非信的說，「警報嗎？」我們懂得他這話。有人說：「什麼也看不見，我們還是走好了。」

「不，聽司機的話吧，」C大夫說。我們坐等了二十分鐘。靜極了，這似乎是浪費時間；我請C大夫去問問明白，為什麼「約翰」知道是警報呢？他問了司機。

「他從我們剛才經過的小莊子那裏看到了警報的記號，」他說。

一小時之後，我們懷疑這是否真的發了警報沒有，我們實說了。C大夫翻譯了給「約翰」聽，約翰冷冷的說了，C大夫翻譯如下：

「他說他是知道的，經驗告訴他的，日本飛機射擊一切在路上移動的東西，他說，還是等，來得妥當。」

我們這一行人下了車舒展身子去，帶便看看這峻削的山峯下面的山谷。他們看得驚駭莫名。我也跳下了車，靠峭壁望下去。山谷中迂迴着一條小河。河上數不清楚的平底船，成百的中國的家庭，四週堆着他們的包裹財產，用竹篙在河上撐，顯然是在逃警報。

這天下午，很晚我們才跳上跳下的到達了P地。可是找不到我們想去的那個地方。擁擠的街道上，我們漫無目的地開着車，不知道還是我們笨還是出了什麼事兒。於是一行人中有人發現了一個年老的白髮婦人，我們有很多天沒有看到過一個婦女了。她穿了深黑衣服。達文波特下了車去跟她攀談，才知道她正是我們找尋的傳教者。她帶了我們到教堂，這城裏的長官也在那兒會見了我們。

中國人的輕視這次日本的春季攻勢，使人傷腦筋，可是也使人起勁。P地完全跟平常一樣，然而你也不覺得他是駭鳥。似乎人人知道日本人在路上了。可是沒有人歇斯迭利亞，也沒有人因此而激動。P地的官長堅決主張，給我們這晚上一頓大吃。他們發現這天又正是克萊佛的生日，他們高興得真純，真感動人。他們甚至於給他找到了熟桃。

我卻不能耽得久，躺近了床，我大聲的問我自己爲什麼我睡的每一張床舖都有同樣強烈的氣味

。我給我自己說，一定是中國民族都會用這種消毒藥劑的呢。過了一會兒，我又得這樣說：停不下來了。「道克」進來了，給了我更多嗎啡。於是我知道了真相。是我的腿，不是什麼消毒藥劑。我是在欺騙我自己了。

二十三早晨出發的時候，天還是黑的。「約翰皮皮」已坐在司機的位置上，「皮，皮」的催我們了。我們一出發，就到了一座橋上，橋中央狹得簡置我們不能過去。一行人下了車步行過橋。約翰也下了車。他像一個人賭準一支來福槍似的瞞着眼睛。我們過了橋在車子後面推，來發動它。然後從兩側攀爬上車子去，也許我們把他推歪了一點。但我們開動了牠。

靠左手開車，至少大家都這樣假定了的，可是誰大約忘記了把這個告訴約翰。他總是大轉彎，如果我們右手是一個深淵，他就沿着那邊際上開。他自然不看看對面開來什麼車子。約翰不管這一切。

有一次我抬頭一看，看到一輛巨大的偽裝的中國軍用卡車，樹葉點綴在車頂上。路偏偏是狹。那卡車的司機大約是「約翰」的老弟。他給他一個「皮皮」，他也還他一個「皮皮」。我閉上了眼睛等他們撞了，可是約翰測量得剛好。偽裝的卡車在我們的車側刮過，還把我們的車子推開了三兩寸。可是約翰不睜一眼，也不減低他的三十哩一小時的速率。

××××機場的破壞給我們一個打擊，因為我們離開L以後一連四天想念着一架飛機。可是又坐了二十二小時的卡車，在子夜兩點的時候到達南昌了，更難受的事是我們在華軍的司令部聽說了，那兒的飛機場也破壞了。我們差不多有兩天說着到那兒去坐飛機的話。現在我們得看吉安如何了

南昌的司令部裏可有釀酒了，撞了飛機以來五個星期，我們還是第一次看到醃酒。臭蟲和蚤子把我門弄腫了，弄痛了。躺在床上，我都背痛。「道克」把我們全都從頭到尾的塗抹。

第二天，星期日，我睡到很晚才起來。我們所不明白的原因，這天我們不能上路。中國軍隊說我們最好不上路。也沒有什麼唸，也沒有事做——只有猜愛倫在幹嗎？我也起了床，在司令部迴繞練習撐了拐技走路。我希望我已經寫信給愛倫了。

日上三竿的時候，只見達文波特衝進來，帶來了新聞。他碰到了兩個在南昌的激士，跟他們上他們家去。他們有無線電。他們聽到一個舊金山的廣播，告訴了達文。據無線電裏那個傢伙說，杜立德已經回了美國，他昇了少將，還得了國會榮譽獎章。每一個參加這次飛行的都要獲得DSC，或是DFC的獎章，達文波特卻弄明白了。然而這是興奮的消息。除此之外，說是這些傳教師下午來看我們，告訴我們哈爾·華生，我們的同志的故事，他是一個月之前還過南昌的，也受了傷了

正午一過，一個中國軍官到我房間裏來拜訪我，帶了他的話匣子和一臂彎的唱片。我請他開唱機，從頭到尾把唱片來唱，我自己就躺在一個舒服的姿勢裏。他高興極了，搖足了機器，放上一張唱片。

於是從喇叭裏來了一隻脆薄的，管樂器的歌，像中國的筷子。我絕對沒有想到這些是中國唱片。幾隻唱片之後，張張似乎是一樣的，我毫無辦法的望望C大夫，C大夫正坐在一張椅子裏，眼睛像假夢一樣，搖頭擺尾的聽着那三個聒耳的樂音。

中國軍官爲我唱了兩小時之久。唱完一張，我總對他笑笑。最後，我問他有沒有美國唱片。

「自然有」，他說。「頂好的。」

他把唱片的底下一張薄紙唱片抽了出來，把唱頭放下去。一個遼遠，沙沙的樂調。一忽兒你聽到了一個女高音，可是唱片壞了，這忽兒你只聽見刮着紙的聲音。唱完了我就問軍官還是什麼。

他驚異地瞪着我。「自然是珍妮，麥唐納啊，」他說。他就又唱中國片子了。有一次，他出去了轉一下，而發條鬆下來了，可是這時廚子和別的工人都站在門口聽。發條鬆下來了，有一個工人跳進房裏來，搖緊了它——這唱片就又唱下去了。

傳教師們這下午才來了，帶了紙烟和關於華生的故事。

華生過南昌的時候，一條胳膊脫了肘。傳教師們知道得不十分詳細，只知道這是跳傘跳傷了的。他們想幫華生把胳膊醫好，可是他們沒有麻醉藥劑。他們給哈爾喝了一些威士忌，等他精神旺盛了，就由一個傳教師問他願不願換個座位。華生橫過了這房間，打算丟坐在一隻新椅子上。

正在這時，另一個傳教師拉住他的壞胳膊，把他背起來一拉。傳教師指望這樣把脫肘醫好。可是這一來痛得華生暈倒，他喝了酒也沒有用。第二天他出發的時候，胳膊還在痛。

這晚上蚊蟲跟臭蟲同樣的飢餓，這裏的蚊蟲更大更兇。C大夫也給擾得不安，蚊子鑽進了他的帳子。他伸出手去，點亮了床邊的一支蠟燭，還把燭火拿進帳子想燒死或者燻死蚊子。可是他只把帳子去燒着了。

撲滅這蔓延的火焰的時候，C大夫開始用中文咒罵了。

我笑得不能住了。一定是我的缺點，可是笑得停不住了。一會兒，C大夫來到我的床邊。「啊，密司脫勞森，」他抱歉地說。「你醒了嗎？」

第二天我們又上了路。我們一起身就看見一輛新的旅行車在等我們。「道克」認爲我坐在轎車裏比騎在卡車裏好，這次路很好，我們也舒服。早上六點動身，我們九點半在靈池吃午飯。C大夫

在那裏買了一隻美麗的花瓶，作爲禮物送給愛倫，我們向着吉安，我們將有一架飛重慶的飛機了，平安無恙，醫藥設備週全。

我們這天搭上了一條木炭汽船，偏偏她又壞了，汽船發瘋一樣的順流淌下去，直到另一艘汽艇趕下來，鉤住了我們，停止了我們，把我們的一條修理好。可是我們還在六點鐘到了吉安。這晚上住在AVG的宿舍裏。沒有飛機。機場破壞了。我們失望得說不出話來……可是到衡陽一定有飛機！

「飛虎隊」已經離開了吉安，可是那裏還有一個AVG的無線電收發員。不僅有美國式的飯菜，還有淋浴設備。兩個有學識的中國人招呼我們。一位是王祕書，另一位是顧士耕（譯者），AVG的翻譯員，他所知道的美國俗語竟跟我一樣多。

我們坐在一起，和顧君談了半天，還抽他的香煙。他告訴我們在天空作戰的時候，日本飛機總是炸學校和大學。我說他們真是浪費炸彈了。

顧君說，「不然，日本人調皮得很。他們知道文學校出產領袖的人物。他們要斬草除根，我們的大學堂都給炸了。」

這晚上我把愛倫的那支槍送給了他。牠已經鏽了，可是他似乎喜歡得很。

第二天我又撐了拐杖練習一會，可是成績不好，一架日本偵察機飛過了這城市，發出了空襲警報，但也沒有什麼。C大夫給愛倫買了一套中國茶具，顯君聽我談起了愛倫就給了我一個銀質的帽章，中國的小孩子都帶這個。據他說，這可以給孩子和愛倫好運道。這一天晚間，我們第一次理過髮之後，一位中國軍官帶了他的妻女來拜訪我們。他們都認識杜立德。他也經過吉安，他們請過他客。

廿七號的早上，一羣中國的高級將領來看我，留下他們的卡片。吉安縣長在清早六點半來了，送我們繡花的襯衣和新的短褲。

七時我們出發，在甯行吃飯。下午，在茶陵因車胎壞了停下來，有一個嚴肅的中國兵來搭車。我們帶了他上路，他拿他的自動步槍給我們看。C大夫跟他談了半天，然後聽這中國兵談了五分鐘十分鐘的話。最後，這中國兵講完了。

「有強盜，」C大夫給我解釋。

可是我們沒有碰到強盜，這一晚九點半我們才到衡陽。

在衡陽卻還是沒有飛機。機場擱了陣地，準備日本人來，我們也因此去不了。

在衡陽有了杜立德，格萊，華生，霍爾斯托洛姆的照片——滿面鬚子，又骯髒又怪樣子。「道克」在那我腿的時候，我拿着照片，不知道他們和別人的經過情形到底如何。

第二天我們大部份時間都在衡陽過。我們知道了，斯密司的助手和塔契爾過衡陽的時候，十分緊張。他們在那兒的時候一連三天，日本飛機來炸這個城市了，而他們在附近一個山峯上，一個賣塔裏面看了個飽。他們離開的那個早晨，剛走掉，日本飛機又來了，這一次他們有了特別的訊息了吧，他們炸了那賣塔，還用機關鎗掃射了。這故事又使我心中感激那些中國人，每一想起他們，便是受苦非凡，還是覺得不虛。當初那些中國人要出賣我們是可以發財的，可是他們連這種念頭都沒有。

二十八日下午，我們在衡陽街上兜風，看看這城市的市容，帶便也買點東西，還可以看看原來是房子的地方的炸彈洞。這城市，街道寬闊，店鋪也多。他們去買東西的時候，自然把我留在車子裏。看看行人來往，味道也不壞。乞丐也好，做生意的人也好，各有一套叫賣，各有一套調門，來表示他買的是什麼，他求乞又如何。旅行車兩側，行人川流不息。時常有人把臉貼在玻璃窗上，看我的拐杖，我們缺嘴。特別看活寶一樣的看我的白色肌膚。

買東西的一行人回來時，帶了一個衡陽商人楊君，送了我一幅湘緞，我真覺得可貴。這是他心

目中的美國的「鷹」。他家裏人繃了一整夜，縫了一整夜。他還送了我們內有刀子的手杖。

火車開到了衙陽。這天下午我們上了車，坐一節英國式的列車。夜裏我們爬着，搖蕩着，到桂林去，這是一個重要的新的目的地。在那兒，飛機決無問題。

車站上就有一輛救護車在恭候我，可是又是那架油車子，我已經夠受了。他們的彈簧，我說真是見鬼。我坐了一輛旅行車裏到了AVG的招待所。

桂林的招待所在城外的一個林子中，離飛機場一兩哩路。我們大大的享受了。我像在一兩哩之外就聞到了咖啡香。真使人不能相信。可是這是真的啊。我不記得我喝了多少。現在日本鬼子毫不我們心上了。我們既有咖啡，又有一個完好的機場。

招待所清潔得沒有塵埃。飛虎隊又不知道上那兒去了，可是無線電收發員還在。門口有一片草地，我們各人有自己的房間。

卻沒有飛機，可是我們未免希望得太過火了。AVG的人員說，已經和重慶通了電報，明天會有。而且，下午有一個認識杜立德多年的中國軍官來拜訪我們時，也說會有飛機來接我們了。可是第二天來的飛機是另外一種。十二架日本轟炸機，緊密的陣形中飛來炸了桂林的市區和機場。

這次卻不是奇襲。中國人自有他們的斯文的警報機噐，驚人得很。第一次警報發出時，我們正

吃午飯。鈸報的聲音也奇怪。一個中國人打着鼓的聲音。我們聽說是空襲，就站了起來。

「坐着好了，」AVG的人員說，「日本飛機剛起飛呢。」

我們問他怎末知道。

「這傢伙打鼓的聲音可以聽得出來，」他說，覺得解釋也見太麻煩的樣子。「飛機進來的時候，你會知道的，他打鼓愈打愈急。」他說完又吃他的，我們也吃我們的，一邊聽着鼓聲。

這位AVG人員滿不在乎的樣子。他到桂林，恰在日本人突破史迪威將軍的防綫，蹂躪緬甸之前。他坐了一輛美國小車子，帶了一支機關槍，還有一個一噸重，裝滿了汽油和彈藥和糧食的卡車——他有個司機給他開卡車，他自己開小車子，而在那輛小車子裏面，就在他旁邊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英籍混血的女郎。

鼓聲更急了，於是更急了。我們看看這AVG人員逡巡地喝他的咖啡，猜我們全都記起了斯密斯和他們離開了之後的寶塔的故事來。最後那個AVG站起來伸直四肢。我們都一躍而起，跟了他到附近的一個防空洞，這是招待所的防空洞。幾分鐘之後，飛機已經在市空和飛機場上，投擲他們的所有了。

這一天我們又有一個傷腦筋的失望了。日本人去掉，我們聽到又一架飛機的聲音。我們出去一

看，一架DC——³號的中航機——我們的飛機——飛過我們頭頂，向着AVG的機場。有幾個孩子跳上了小車子，開到機場去，可是這架飛機逕自走了。我們簡直不能相信。我們以為這天晚上可以睡醫院的。還要忍受許多苦痛，這是太難了。可是這架飛機走了啊。後來我們知道這架飛機並不是來搭我們的。

第二天是禮拜日。又是警報，但沒有看到飛機。真的，這天晚上，孩子們坐了小車子進城看電影了。片子是「鐵鳥」(Union Pacific)還有中文字幕。我卻不能去。C大夫一定爲我難過了，他帶回來一大包爆竹和他在城裏買來的小玩意。

「我們來放爆竹玩，有趣的很呢，密司脫勞森，」他說。

我們就坐在門口，把引線點着，拋在外面的草地上。一大堆中國人繞着看，如何的聽得很高興。我卻受不了，昨天我們還受了轟炸呢。我回進屋子去找些什誌唸，都是一年前的舊東西。

第二天飛機不來。這是六月一日。再下一天，天氣很壞，飛機還不來。麥克克留和這個AVG人員坐小車子，冒雨進了城，打電報到重慶去問飛機。

他們帶了消息回來。飛機一次爲了機場，一次爲了天氣，所以就誤了。

最後，飛機來了。六月三日下午，牠來了。我們先聽到牠的聲音，然後看到它——一個DC！

「三號，有我們的空軍標識的——我們在招待所裏喊，搖手。我們到機場去的唯一的小車子已經去了。飛機場離我們兩哩路，路又不好走。

我們只能等，急得我也沒法形容。

可怕地長久的等候——大約半個小時吧——我們才聽到這小車子來了。我們才看到牠馳來了，牠帶來了狄克斯，卡爾登隊長，我在開來的同班生，愛德·麥克埃勞，這次遠征他也在內，還是達凡·瓊斯，帶來了一隻藥箱。

我知道我一聽到達凡·瓊斯的聲音會哭，我真是哭了。

你想，在L的時候，我第一個接到的是達凡寫來的。他到衢州壓水之後，那飛毛腿一樣的令人莫測的中國人給他送了信去，說「道克」鏟了我的腿。達凡派出一連串的人給我送了信來。信到時我還能唸，非茲該拉德夫人給我唸了。裏面還有幾個粗字眼，害得她唸的時候羞了。可是這真是鼓勵了我。達凡沒有在信裏提起我的腿，可是我知道他知道了。

「回家之後，該我們做的事情多着呢，」他在信裏這樣告訴我。他的老婆生了孩子。霍爾斯托洛姆夫人也快生了。

我們急得要命，想知道別個人的經過。達凡和麥克埃勞喝飽老酒，大家團團的招待所宿舍裏開

始談話。他們談了一夜。下面的故事有的是後來才知道，但大部份是那一夜我們在桂林聽達凡和麥克埃勞說的。

杜立德到了東京遭遇了幾架日本飛機，可是他的一架B——廿五式速率比他們快得多。他到了東京上空丟炸彈下來的時候，剛好有一個英文的無線電廣播向着收聽的任何人吹牛，說東京永遠不的燃燒彈筒。

胡佛拿出了他的彈筒來，放在一個輔助的汽油箱上，點着了它。可是什麼地方出了毛病，火滅了。孩子們把斧頭拿出來砍那翅膀上的油箱分毫不動。胡佛在一架發動機旁邊，挖開了一條汽油的出路。一百燃力的汽油流遍了地面。他在油池裏面擺下一根火柴，趕快跑開。

飛機立刻發了一個烽火。好奇的中國人各地趕來了，看這一幅奇景。他們緊緊的繞着飛機，可是等火箭像羅馬的燭火一樣噴射時，他們又趕快的逃開了。

體重在二百磅以上的華生，半夜跳傘，在大雨和黑暗中沉下去，沉下去。覺得他已經接近地面了，他拔出他的手電筒，按了電鈕，朝地下照。他願意他的身體很妥當的着地。可是電光照不到這末遠。

於是心裏吃了一驚，只怕他的降落傘沒有張開，或是另外什麼地方出了毛病，因為他那樣的體

會被炸。

杜立德這樣低低的飛過一個棒球場，使比賽都停止了。他在工廠和堆棧上投下他的炸彈和燃燒彈。在他的歸途上，他經過一個停滿了紅色和銀色的教練機，據他的飛航員亨利·波脫說，你不用機內的電話機就可以聽到杜立德在臭罵，因為他已經沒有炸彈可丟了。

在中國沿海，他高高的飛，飛在暴風雨之上。在「四、一八」那天晚上十點鐘左右，他認定這是衢州麗水附近了，他吩咐他的助手跳出去，他自己也跳入這漆黑的雨夜裏。

他降落在一片剛用肥料澆過，剛剛犁過的水稻田。他走過稻田到最近的一條田埂上，脫了鞋，把鞋丟掉，於是他蹣跚在田埂上就睡了，降落傘做了他的被褥。

第二天早上，他認為步行還是要鞋子的。他又跨進了水田去拿回鞋子來。他們好好兒的躺在泥堆上。很快的，他到達了一個村子裏，找出了方向，發現他要是走了另一條路，稍爲偏一點，他就會掉在日本人手裏。因是附近便是佔領區，巡邏兵是不斷的。後來，他找到了他的一架損壞了的飛機。

而埃格林機場上的指導約克卻降落在蘇聯了。他在海參威附近降落，十六架飛機只有他這一架安全無恙。蘇聯拘留他和他的助手。原來約克本不參加這個轟炸的。可是他受雇時候，盲目的在我

們一調到海邊的時候，他的職業就沒了。他向第十七團的負責人再三地請求，才允許了他跟我們一起走。

麥克埃勞他沒有受什麼麻煩。他那時高射砲火也不凶，到了中國海岸就飛高，找不到機場就吩咐他的助手跳。麥克埃勞還有時間爬回他那架飛機的尾巴上去開上了自動駕駛器，還從他的B——四號袋子裏拿出東西裝了個小書包。他放進了臨時救急的藥物，襯衣，短褲和剃刀。於是他跳了，派頭很大，帶了他的包。

麥克埃勞的助手也個個平安，走了幾個村子大家都碰了面。他們到了重慶，現在回去工作了。達凡說他看見他的一個炸彈中了東京的一個電力廠。這電廠突然變成了一隻桶子，中間腫起來，比圓頂地面漲大得多。於是這「桶子」破了。

在杜立德之後起飛的胡佛，到中國的時候天還亮着。他飛在風暴的下面，在一串山谷下面降落，天還沒有黑，他停在一小片稻田裏。自然他沒有放下輪子。飛機撲在肚子上。推進機葉和翅膀都鑽進泥土了，可是誰也沒有受傷。

要他破壞他的飛機可不容易，可是這又屬於我們的計劃底一部份。除非我們降落在盟國的中國機場上，否則我們得燬掉我們的飛機，免得它落在日本人手裏。因此，我們每一架都帶了一個巨大

重，這項降落傘未免太小了一點。把手電筒向上一照，他看到了那頭頂上的白色的巨大的華蓋。

可是他所看見的還不祇此。他的右手舉直在空中，絞住在降落傘的一根繩子上了。在緊張的心情中，他剛才竟沒有覺得，在降落傘張開的時候，他的手給絞住拉了上去。他把胳膊用力拉了下來，把這胳膊上的大姆指咬在牙齒裏，才咬斷了繩子。

華生降落在一條淺淺的溪流上。他的胳膊不能動了，他也站不起來。因為肩膀現在痛得不堪，他翻身都翻不過來了。可是他又不能向另一面翻身，因為他躺着的溪流裏，流水頂住了降落傘。正在向他的沒有壞的那條胳膊的方向拖曳。他想解開那傘，可是這需要兩個手才能解得開。

沒有壞的左手摸進他的襯衫，他掏出了一根嗎啡管來。他打開了針頭，可是又把針頭弄斷了。

他又拿出一枝嗎啡管，刺過他的溫襪衣，刺進了他的肩膀。胳膊痛得萬萬不能忍受了。他寧可暈過去，他果然暈了。

在這小溪澗裏，他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割斷了繩子，才丟掉了降落傘，開始走動。幾百碼外，他看到了一座中國的茅屋，就從頭到腳都在發抖地走了進去。裏面的中國人給他一張床，替他蓋好，還給他在床底下生了一盆炭火。

華生卻沒法使他們明白，他是誰，他要到哪兒，第二天他忽然發現了一個紙商挑了一擔子紙經。

過這個草房子。他給他那和善蔣奇的主人行一個迅疾的告別禮，跟了那紙商人就走。這人把他帶進了一個城去。

華生在東京上空緊張極了，高射砲火這樣利害，他時時刻刻擔心他翅膀上給打穿了洞。可是他還炸中了一個油庫，而且，在歸途上，我們也看見的那三艘巡洋艦向他開火了。他飛得很低很低。有一個炮彈落在附近，水花飛濺在他的翅膀上了。斯密脫·華生的利害的老砲手，當了十二年的陸軍部飛行員了，在他們昇高了投彈的時候，幹掉了一架追逐他們的驅逐機，而聞巡洋艦對付他們的時候，照樣的還手，火力雖比不上軍艦，可是給這艘大軍艦一陣胡椒末兒，他的水手該永遠忘不了的時候。

斯各脫是一個偉大的傢伙。他形容東京的風景時說，『美好，多陽光的一天，灑落了高射砲的火焰。』他得在中國上空跳落的時候，他拿了一瓶威士忌和一包紙煙。華生叫他們在一萬尺上空跳落。我們知道我們飛得是比較那些山峯的高度高出了不少。

總之，華生是在漆黑的雨衣裏下來了，許多許多時候之後，覺得他穿過了小樹枝，樹葉，一個樹木的上半部。

於是他停下了，像一個鐘擺的宕了半天才停下了，他知道他的降落傘落在了一枝樹上，可是他看

不到樹幹在哪裏。一根樹枝都不見，也不見地，他擦亮了一根火柴，丟下去，中途滅了。他又擦亮一根，燒旺了它，丟下去。

他看那紅點子下去，下去，越來越小，小到像一個針尖。他向上用力拉拉那繩子，可是他們掛得很好。他就說了，『真活見鬼，』喝下威士忌，自願自睡了，吊在半空中。

黎明醒來一看，才知道他自己在哪兒。樹在一個絕壁之外十尺的地方掛住了他了。地面在底下，一百尺光景。斯各脫開始將髻揮舞，扭轉身體。最後，他宕到了樹幹邊上，擁擠了它，鬆出了降落傘，爬到樹幹的另一面，脫身跳下來了。

一個飛航員卻里·奧祖克卻不像斯各脫一樣的運氣，奧祖克下來的時候，擦過一個巉岩的邊沿。降落傘掛在岩頂，把他撞到山石上。這一個打擊，把他的脛骨打爛了。

奧祖克掛在那裏一日兩夜。一直到第三天早上他才有力氣爬上去，一到岩頂就暈倒。那天下午又恢復了知覺，中國人發現他的時候，他正手脚在地上爬，奧祖克脛骨已經爛了。

希爾該是轟炸名古屋的。他把炸彈投在一個飛機工廠，一個油庫和一個軍火庫的上面，把燃燒彈放在一個兵房的上面。上面倒看不到一架飛機，底下卻射上了高射砲的猛烈的火焰來。

希爾該後面的獵手愛德·班恩說了一句趣話。有一個高射砲的白烟離他們一百碼，許多隨軍他

們的砲火中最近的一下。

「噯，」礮手在電話聽筒裏喊，「他們在射擊我們了！」好像不應該這樣做似的。

在這天晚上，輪到他們降落的時候，希爾該打算站起來，走到出口去，可是他的降落傘夾住在他自己的和副機師的座位中間了。希爾該解開了他的降落傘的那一面的扣子，才跑了過去。汽油一忽兒就要沒有。希爾該從出口跳下的時候，忘記了把那解開的一面重折扣上。

降落傘張開的時候，他給重重的一拉。背脊和大腿都傷了。他撞穿了兩支槍，到地上已經冰冷了。中國人還當他是日本人，幾乎射擊他。這一帶，他還是第一個來到的白種人。

寶波，格萊，我結婚時的男孃相，壯健結實，他吩咐他的助手跳落的時候以為離地很遠。他比他自己所想像的近了許多。他的降落傘剛張開，搖擺了兩下，他已經腳踏山地，他的夥計大部份是同樣的情形。這把他震昏了。一醒過來，自然痛得不堪，可是走動了一下，就比較輕鬆，爬了一個長長的山坡，然後他在降落傘底下過了一夜。

格萊的礮手，L. D. 法克脫是陣亡了的。寶波在聽筒上命令他跳傘的時候，法克脫喊過來，「我聽不見你說什麼？」格萊就嚷回去，「跳出去。」担心是電話機壞了，格萊讓一個助手到礮手那一間裏去。那裏是有一個跳傘門的。這助手回來說，法克脫已經帶好降落傘，那門也開着了，他又在

電話裏喊過去，好讓他一定跳下，沒有回答，於是以為法克脫已經下去了。賈波就也躍下。

中國人在法克脫的飛機旁邊找到了可憐的法克脫。他的降落傘已經張開了一點，可是沒有完全張開。賈波·格萊的副駕駛員，「矮子」孟許在一個中國村子裏，從屍身的皮上衣的左角，一個「馬牛」的標記上認出了他來。

孟許是自有降落傘以上，一個載重最多的人。他帶了兩枝四十五糧，一支四十四糧的來福槍，這是他那佛琴尼亞家裏人在他離國之前給他的，一支二十二糧的自動手槍，一個留加機槍，好幾條子彈帶，一柄獵刀。一把「保衛」刀。和一柄斧頭。

我們時常取笑「矮子」的來福槍，他總嚷回來，「吸血鬼，別惹我了。我帶了這些火器，是打算拚命到底的。」大家叫他「拚命三郎」了。自然，他自己覺得很驕傲。

他降落之前，「矮子」看得清楚了他的每一件火器所放好的地位。可是他不能跳下去而沒有帶一點點糖菓啊。他把糖菓裝進襯衫，從敞開了的領子裏裝下去，然後他向黑夜中跳進。

他的降落傘大聲的爆開，震動他非常利害，糖菓不僅僅從紙包裹，而且從襯衣裏倒了出來。「矮子」在空中自然大吃其驚。可是不幸「矮子」的家裏給他的來福槍，他四支手槍中倒有三支震脫了。

六尺七寸的「矮子」的身材驚動全村子的人。他站在一面日本旗子之前握住了鼻子做個不屈的臉，證明他是中國的朋友。

大約查爾斯托洛姆的降落傘最舒服。他降落在一個大林子上面，攪亂了他的繩和皮帶，他簡直出不來了。他掙扎了半天，可是天色黑黑，他什麼也看不見了，更談不到清理他的繩，而且降落的時候，他又丟了他的手電筒。

他把傘收下來蓋住了自己，就睡了。黎明的時候，他很高興。幸虧昨晚他沒有怎末樣子的掙扎，沒有跳下去。他正坐在一塊山谷上的一個大林子的樹頂，下面五十尺，跌下去就是一塊山石呢。

設計了我們的廉價投彈隨準器的格里甯在東京上空可鬥得凶，可是他大有收穫，四架新式的日本戰鬥機在他接近東京的時候飛快的趕了上來。格里甯低飛在地面上，從電線底下鑽過去，希望那戰鬥機絆住在電線上。

可是日本鬼子飛過了電線追趕着他。格里甯的一羣得跟他們交手了。他們射下了兩架，另外兩架就溜走了，爾這時他們到了目標上空。

在一千五百尺上空，格里甯投掉了他的炸彈，他自己的那個燃燒彈卻幾乎燒了他自己。他的轟炸手把他的目標看得太準了。格里甯在要俯衝的時候，燃燒彈剛好落下，他中了油庫，至少三四個

大油庫同時起火。大火起來的時候，一個大爆炸，格里甯，基恩·萊迭和飛機裏的別個孩子都在下面，後面的那個大爆炸中間給從座子上掀了起來，祇要再近一點就把那飛機自己給燒了。

格里甯在中國上空跳落之前決定，他在田園之間漫遊的時候，須有足夠的東西吃。汽油快要完結的時候，他跑到飛航間去，兩臂裝滿了罐頭食品和糧袋，還叫他的夥計在他們跳落之前給他在上面多裝一些。他們照做了。

於是格里甯一跳，抱緊了他的食糧。在一百八十哩的速度裏掉下去，一面却慶賀他自己深謀遠慮，因為他也許得在大地之上漂流好多天，可是突然他從夢想中一下子醒了過去。

「天！」他說，「我忘記了拉着那個繩子了！」

這使他更多思索了。他想想出什麼辦法來，手拉繩子而食物不掉落。於是他想到了他可以一下子的拉繩子，那些罐頭，食糧，雖然掉落卻可以跟他一起掉落，——然後他只要揀一下，他不可以重新把牠們擁抱在兩臂中間了嗎？

這是他希望做的。可是他雖然看準了時間再拉，這一拉，風把罐子糧袋一吹，吹得滿地都是。後來他說，他好像覺得是大商店裏的一架子罐頭都壓上他身來似的。

華爾陀·畢斯爾的降落傘在飛機裏吹開了，塔特·勃爾登在發動機已經乾叫的時候魂不附體的

給他重新摺好。

霍爾·賽斯勒下了地，在找到一個安身之所以前，也過了許多困難。他降落後的第二天，他走進一個村子，他們給了他的一輛卡車，出發的時候，派頭很大。可是這輛卡車給零式飛機攻擊了，賽斯勒和司機跳出車子，倒在一條溝裏。他們躺著的時候，零式飛機用機關鎗掃射他們，幸虧子彈生了眼睛。

這一個難關過了，賽斯勒却患了瘧疾。華生的副駕駛員吉姆，派克也打了擺子。

日本鬼子抓到了我們的兩個機師。最後，他們在無線電裏吹牛說，他們已關起我們這「不人道的行爲」的罪人，那時他們卻說出了四個名字來。他們提起了比爾·發洛，第恩·好爾馬克，哈羅·斯巴茲和約各·德隆散爾。最初日本人說，如果日本再轟炸，這些人就要被處死刑。

發洛和好爾馬克都是他們那兩架飛機的機師，我們出發時既然五個人一架飛機，那末，日本人沒有提起的名字還有六個。中國的情報說每架飛機都有兩個人死了，然而也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日本人未提起的六個人中間有四個名叫賈波·海德，賈波·蕭特，法明克·略班勒和卻斯·尼爾森。中國人說尼爾森被刺刀弄死了，可是他們也不能證實。

在「格列漢霍姆」說上交換回來的美國人文黛爾·阜那斯，曾和美國記者，給日本人打破了的

J. B. 鮑波爾一起坐過日本監牢，在幾個月後告訴我們，我們的失蹤的孩子跟他談過話，或見過的一共有八位，關在同一個牢裏。這些孩子一進來，第二天阜那斯就調了一個監牢，可是他知道尼爾爾是在他隔壁的一個號房裏。他記得有一個名叫發萊爾，那一定是發洛了，他把他形容得很對頭。他說另外還有一個不大說話，小個子，名叫地脫的。那一定是皮爾，第脫。另一位他記不清是彼得還是海特，那自然是寶波·滿特了。他說一定是八個。這樣說來，我們只有兩個人不明下落。我們可以假定，他們是像法克脫一樣的陣亡了吧。

那空襲的前一天換了副駕駛員的發洛是運氣最壞的了。他炸了，走掉了，到了中國，然後飛機卻可怕地撞碎在一個偽組織統治下的村子裏。

村子裏的懇誠的中國人立刻和重慶取得聯絡。中國政府想賄賂偽組織，把發洛和他的助手弄回來。可是漢奸還是把他們交到日本人手上了。中國人說，這個漢奸後來是馬上就給暗殺了的。

好爾馬馬的事實也一定這樣。日本鬼子在無線電上說，這幾個人是被捕而「解回日本」了的。我們的飛機全丟了，如果把約克在蘇聯的一架也算進的話，八十個人中間十一架是被捕或死亡了的。除了約克，寶波·愛蒙斯，諾倫·赫爾敦和別的在海參威降落的之外，十六架飛機中十五架，八十八中七十五人，都是到了中國的。正如那時候公報上所說的一樣，在空襲時期，一架也沒有

給打下。我認爲這是一個可怕的勝利，整個龐大的企圖的計劃總算不虛了。

最初日本人說我們並沒有炸中軍事目標，我們早知道他們要這樣撒謊的。他們說警報發到日本羣島週圍的八百哩，參加空襲的飛機是十架。這十架中，他們說，八架是給高射砲或驅逐機打下來的。無恥宣傳的廣播說，人們照樣的吃飯，沒有驚慌，東京警報時間長八小時，但只有兩家戲院停止了演夜場的戲。

他們炸我們是從三隻航空母艦上起飛機的，「在遠離日本本土之東那兒就被發現，」而且說，「只要美國還有一艘母艦的時候」，日本就有被炸可能，接下來却說有誰散佈「無稽的謠言」的話，定予膺懲無赦。

東京說了空襲之後四十八小時內，大火已撲滅。起先他們不承認東京大火的。

他們吹着說他們事先知道這次空襲，所以早已炸了中國「在浙江東南麗水境內」的飛機場。他們卻承認了「死四千人」和三架飛機的損失。

重慶同時在無線電上說飛機並不從中國機場起飛。華盛頓的廣播說這是珍珠港和峇塘的報復，「一個大進攻的開始」。總統說我們起飛的地點名爲「上格拉」。那天晚上，當我們圍圍坐在A V招待所裏他們告訴我這名稱字，我覺得這是個好名稱。

第六章

這一天——六月四日，天快亮的時候，我們才睡下，有一個孩子問我了，「你以為這一切可值得嗎？」

我想了一下，把整個事情客觀地研究了一下。我說值得，我確實認為是值得的。我們到底給他們多大的損失，也許我們無從知道。我想重要的是，我們自己的精神却因此提高了。我們大家都相信了，不管日本離我們多遠，我們還是照樣的可以去炸他們。

在這一夜以前，我不大想到我們的人民。一個人自動參加了東京轟炸這一類的壯舉，去炸了那兒，又飛離了那兒，又像我那樣的割掉了一條腿，用不到說什麼「我爲了人民才這樣做的。」不必這樣說，更不必公開表示。大部份的時間裏所想的只是自己：你能不能挺撞着身子經過一切磨難，你能不能脫身。一直到後來，你把所有的事情加起來，得到了一個總數，那時你才想到了人民。想到了戰爭的目的。這時你才希望了，願你對這兩者都能有所貢獻。

六月四日早上五點鐘，我們離了桂林的小飛行站起飛。在空中大約一小時之後，我們留在後面的AVG人員用無線電來報告我們，說日本飛機在炸這個機場了。

這是最千鈞一髮的……可是一個月來被俘的憂慮現在完全過去了。

九點半，我們到了昆明。有幾位「飛虎」和他們的鯊魚鼻子的P——四十四式驅逐機都在機場上，都是些好傢伙，出生入死的在幹。有兩位——哈斯蒂和奧爾生是我在開萊和蘭陀爾夫的級友。在DC——三號旁邊，我們又重逢了，「道克」替我綁綁帶，同時我們等一輛救護車。他們告訴我，如何他們成雙作對地和日本鬼子作戰，如何日本的飛行員不知是沒有帶降落傘呢，還是帶了不用，他們看到過好幾個飛機給打壞了的日本飛行員憑空跳下來。他們又讓我們看飛機場邊上的一排我猜是P——四十四式的飛機。孩子們告訴我，他們是紙老虎。中國給飛虎隊定做的，日本人已經在這上頭浪費了多少的炸彈和子彈了。

「道克」替我綁好之後，我到了附近的一個宿舍裏，哈斯蒂還送了我一瓶上好的蘇格蘭酒。達凡·卡爾登，麥克埃勞和C大夫都在機場上。後來達凡到了我房間來，我問他C大夫在哪兒，我要他和我幹一杯。

「他在機場上得到訓令，直飛重慶了，」達凡說。

我不看見也不再聽到他的消息了。我也不能給他說「再會」，「連一個向他致謝的機會也沒有。我所見到的人中間，C大夫是最忠實。在L的幾個禮拜中間，在路上，他沒有不做，或不願意爲我

們做的事情的。他日夜看護我們，毫無怨言。他沒有弄錢，也不要弄錢。

後來，陸軍部要我們抄出一份幫了我們忙的中國人的名單，我在給陸軍部的回信中，我儘量要說明我對C大夫的敬意和對他的感謝。可是在我寫這信的時候，我才覺得我找不到適當的字眼。

我們是在桂林的時候被決定了不必去重慶的。「道克」介紹我和麥克克留，讓我們先飛到新德里去診斷一下，然後進華盛頓的華爾德·里德醫院。麥克克留的肩膀還是很危險。牠們還沒有醫得合式。「道克」自然也無需說明了，我也需要另一次手術呢。

我們爬上了喜馬拉雅的高峯，在第二天，六月五日。在一萬九千尺上空，氧氣不夠，我很難受，飛過了高峯，自然很高興了。下來的時候，我們到了印度一個新建的大根據地上。

寶波·格萊在那兒。轟炸東京之後，他擔任了運輸工作，和他一起的也是一個在轟炸東京時大顯身手的狄克·喬伊斯。如果日本來炸他們的運輸機，他們有三架驅逐機可以對付他們。他們忙得日夜不停。

這卻是我與寶波最後會面的一天

我們飛到了另外一個新建的大機場，在那兒上了油，氣候到達了一二八度，我們還是第一次喝冰水。這是口福。同一天裏，天黑以前，我們飛到了新德里，在飛過了一個巨大的白色的寺院之後

，住進了皇家飯店。立刻我知道我不在新德里診斷，我們立刻要動身。

旅館裏的整潔簡直使人受不了。在我們的遠行之後，又回到那大盤子的食物，鑲邊的布帷，厚的地氈和各式傢俱中間，反而使人難過。我和兩個史迪威爾將軍幕下的軍醫同房間。他們剛和這位將軍一起走出緬甸。他們一個害瘧疾，一個害痢疾，對掉着醫。

現在，在歸家的途中，我就時時刻刻想家了。第二天，六月六日的上午，我支了拐杖到一個名叫「象牙地」的市區。在昆明的時候，我們發了錢，發現我們到海濱之後一直到起飛的那天止，每天祇給一塊錢零用，我們還以為是一天六塊錢呢。規則是這樣的，可是我們忘記了，在黃蜂號上眼海軍贖錢的時候，我們簡直像餓鬼。我卻是一定要買一點什麼帶回家去才好啊。

我好不容易的走進了一個舖子，走近了一個櫃台，很不舒服的發現一個帶了白盔的殖民官員在看我。猜我的樣子像一個閒蕩的人物。

「老孩子，看了一些兒戰爭了嗎？」他問，卻並不起勁。他看我們的斷腿和破險。

那時我還很敏感呢。我真想把他的帽子打下來，可是一想這種不受用的問題我必須習慣牠。我才告訴他我吃了一隻金絲雀的虧，然後給愛倫買了一把象牙的裁紙刀。

回到旅館，我想給她一個電報，可是擬不出來。我不知道我告訴她什麼才好。

在L的時候我想得非常利害的是冰淇淋和蘋果排。小東西，可是我心裏想牠們還賄過咒，說只要有那一天我到得一個大城市裏，一定要吃那時新的蘋果排吃得眼睛發花。所以這天下午在新德里，麥克留和我出去找。我們找到一個頂好的方法——以便找到頂好的店鋪。我們一眼看見了兩個似乎熟悉這一帶地方的美國兵，他們一直把我們帶到那末樣的一個地方。可是沒有蘋果排，我們裝飽了冰淇淋。

這晚上我又不能睡了。我半夜裏爬起來，雇了一輛汽車，打算在馬路上逛一夜。大約三點鐘的時候，我看見兩個兵，帶了一個女人走下那條爲了防空墨黑的街，就請他們陪我一起坐車子。我們在新德里兜圈子，唱幾個熟悉的歌。

七日，星期天，上午九時，我們啓飛，離開新德里到了印度的最後一站喀拉噠，看到那帶我們回家的那條大飛船。格里甯，希爾該，斯密司，霍爾斯托洛姆，維爾特都在那兒。他們有幾個要把戰鬥機運到各地的前線去。因爲這一個機場是這種交通的分發站。我們卻一起回家。我們現在又是舉徒一樣的一大羣了。

這一夜十一點，他們始我進一條大飛船，飛了一整夜，我們到了巴格達附近的一個機場上，英國人給我們一頓早餐，有雞蛋有魚。吃好我們又飛，飛過聖地，蘇彝運河，到了開羅——到時剛過

正午一會兒。

孩子們到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那兒去玩了。因為去玩一定得走路，我就不去，可是我陪他們走了樓梯，他們去掉之後我獨自走進電報局，想再試一試。

在電報局裏我拿起一枝鉛筆寫下愛倫的名字和地址，呆看了一會圓轆了紙頭。

我把我和愛倫的事告訴過這些孩子，特別是希爾該，格里雷和瓊斯——前面兩個的老婆還是和愛倫住在一起的。我要聽聽他們的意見。我說我想這事想了很久，快變成神經病了。可是我怎樣告訴她呢。我告訴他們，我就不知道該如何的措辭才可以使愛倫和孩子不傷心。可是我也知道不論我怎樣的措辭，她總是不容易忍受這消息的。

有一個人說讓他們的老婆去轉告愛倫，我立刻求他們千萬別告訴他們的老婆。這時，我靈機一轉，想定一個辦法：我就在華爾德·里德醫院裏住下去，住到我腿和臉都好了，住到我能夠用假腿走路，愛倫會以為我還在印度或者中國的——那時等一切都好了，我自己走到愛倫那裏，再把一切告訴她。

六月十日我們正要離開開羅，克萊佛，他總算從他臉上的許多傷痕裏恢復過來了，和奧祖克，他掛在半山流了兩天血的，兩人都患了盲腸炎。他們正打算上飛機，「道克」把他們送回了開羅的

醫院。

這天下午中，我們到了尼羅河上的一個根據地，還有時間買點東西，這晚上就在軍官的食堂裏吃晚飯。後來，一個孩子正翻着不知從哪兒飛來的一期六月一號的雜誌，怪叫一聲。上面全是我們的照片。

「天啊，有人要看的，」有一個人說了。

我看到了我自己的照片就去照照鏡子。兩個人了。

這晚上夜深了，我們才起飛，早晨飛到了尼格安飛機場，高高的飛過一串沙漠上的駱駝，牠們正裝了一些五加侖一罐的汽油到一個新建的美國機場去。

我內心雜亂無章了，我要回家，可是回了家我要做些什麼呢。我但願我在中國的時候給愛倫寫過那信了，可是我看看我自己的腿——現在又在潰爛了——又覺得沒有寫過信倒也好。嘴吧是醫好了，快像個樣子了，自然我還是沒有牙齒。

傑克，新姆斯，霍華，賽斯勒，格里菲斯，威廉姆斯，遠征東京的炸彈手那時在尼格利亞。我們跟他們吹了半天午，就飛到了我們在黃全海岸上新建的一個飛機場。

我們在那兒就到十三號，大飛船的機件正在檢驗，以便飛渡，到南美洲。在那兒的人對我們都

很好。他們帶我們遊「叢林」，在古老的非立德克宮堡附近野餐，這給我們機會來照相，把頭髮蓬鬆的土人和他們的好老婆好兒子都照了進去。

十三號下午我們飛到西非洲一個機場，吃了晚飯，這一夜開始橫渡。

這一夜，大飛船上每一個搭客都睡了，我在走廊上支了拐杖走到尼司王德，這大飛船的駕駛員的後面站着。副駕駛員克拉托維不在他的座位上，尼司王德叫我坐下去，我化費了一番力氣，靠背上，抬頭便看着滿天的星斗。

這個尼司王德是一個好人，猜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因為我正在想着，多麼想啊，讓我再把操縱桿拿在手裏拿一會才好，他說話了，「我曉得你的感想了。你駕駛吧。」說着他把自動駕駛機關掉
了。

我駕駛這大飛船飛了一小時。這安慰我不少。我正要知道知道，到底我的腦力還能不能駕駛呢。

飛過了西非洲，時間相差三個小時，我們飛到那塔爾的時候，還祇有剛過半夜。加了油，我們整夜飛，到了白萊姆，六月十四日在那兒過了一天。我們沿着大飯店四圍的街道走走，買些東西，還在一個戶外的咖啡店喝了點酒，音樂美極了。我希望愛倫能夠聽到這些舞蹈音樂。她真是跳得好舞呢。

十五日早晨，特里達，在歸家的途上這似乎是最好的地方，不僅有冷氣，還有一「角子老虎」，可怕得很和我們家鄉的那些一樣。同一天下午，我們飛到了波多、黎哥。

我開始想到我應該修飾了，就在郵局附近買了件襯衣和褲子，買了些新飛行員標識，把我在醫院的時候，中國人給我打的少尉的銀章裝了出來。我決定時常穿那發窘的中國人那天給我的一對黑緞面子的靴鞋。

這一夜在波多。黎哥的機場，我的房間在營房的樓上，可是我上樓的時候，已經在防空，不准點火了，那真是墨黑的防空。我不能開燈，可是要我在黑暗中上樓簡直不行。我想把樓梯上的燈開一下，很快的闕上，讓我看看那些梯級。可是我一開燈，就有人喊我闕上。我等了一下再開了開燈。可是才開燈就有人喊。一定有人以為我在開燈光發記號出去了。

一會兒來了一個粗壯的軍官，把我罵。可是他給我開了燈。他還幫我上梯子。這是我第一次走樓梯，很不容易，尤其是開頭的幾步。

可是在樓上，我的床上已經有了人。他們把我的房間調到樓下去了，可是沒有闕照我。下樓似乎更費時間，最後我回到我的房間裏了，我又失眠。我出去和守夜的聊天，聊到出發的時候。

在黎明中，我們飛過佛羅里達的鎗輪到棕櫚岸附近的一個樓上。希爾該和在那兒吃早飯。我

們吃了兩品特牛奶，兩杯朱古律的牛奶，火腿，雞蛋和一盤漢堡牛排。現在想想真吃不下，可是那時候味道好極了。

我們談到了愛倫，我告訴他我的計劃已定。我說我只怕別人先告訴了她什麼。我願意我自己去告訴她，可是不到時候還是不告訴她為妙哪。

我以為愛倫還在那海岸上和人家的老婆一起住着。我們的旅途上照例要經過那地方，所以我們請尼斯王德這天向此飛航的時候，帶便打個招呼給她們。在那一個屋脊上空，他打了三個圈子才走掉，我沒有知道愛倫已經回到了洛杉磯，好和她娘家和我母親住得近一點，可是別些人的老婆們都看到這架飛機了。

六月十六日下午我們到了波林飛機場——一個大旅行，經過飛機，輪船，担架，平底船，大船，又是担架，轎子，貨車，公路車，旅行車，火車，又是飛機這樣繞世界一週的大旅行，這是終點了。

尼斯王德早發了無線電要求一架華爾德·里德醫院的救護車。我和麥克克留在飛機裏等，後來它開來了。

在受重傷之後，突然生命中充滿了這樣的感覺，這不像真實的，那時你就要有奇怪的想頭了。在馳往醫院的路上，除了隔過愛倫這一個安慰之外，我覺得救護車的彈簧真是好。誰設計了它的真

是做了一件偉大的事。猜我腦子的後面想了什麼，我想我必須有用于人，我的心就本能地想到了我很久以來就想幹的事情上。

我們進了華爾德·里德的第五號病房，過了華生的那間屋子。他的手臂還是緊緊的綁着。他在一星期之前來到，他們施了手術，把他的胳膊放進了胛裏去，現在好得多了。這晚上，我們在華生的房間裏從食盤上吃夜飯，吃了個精光。一個好看護給麥克留和我，在我們吃完了第一盤之後，又拿進了一盤來。軍醫署裏的彼得孫上校看到我們的食量大笑不置。

我們還在吃，杜立德進來了。他不必這樣的爲我們麻煩啊。他離開了他的寫字間，丟掉了他的工作，可是這是見他的爲人。他說他沒有到波林機場看飛機降落十分抱歉——他們沒有告訴他——他說一定要使我們得到頂好的治療。猜他是像爸爸一樣了呢。

他進來的時候，我想站起來，可是他用手按住我肩膀，不讓我這樣做。我想他先不肯相信我的腿已經鋸斷，直到後來「道克」在陸軍部這樣告訴了他。

我們談了一些轟炸的經過，回家途中的遭遇，於是他問我心上有什麼牽罣。我說，讓我好好兒的睡一夜，我才可以想一想我有什麼心事。

「要知道你家裏的情形怎末樣嗎？」

我說我要好好兒的睡一夜才能說關於這一點的什麼話。

「你知道你母親的情況嗎？」杜立德問。

我就怕問杜立德這句話。

「她發了一次病，她情況不好。我好難過。」

我不說話。

「你打算給你老婆說什麼嗎？」

杜立德曉得她快生孩子了。我就告訴他，我願意在華爾德，里德就到我痊癒，我問他能不能辦一辦，讓愛倫以爲我還在外國。

「這是一個好辦法，可是我已經給尊夫人寫了信，說你受了傷，已在歸途之中，」杜立德說，「可是我不知道你傷得怎末樣。我就這樣告訴了她。你還是讓她知道一下吧。」

醫生給了我兩片安眠藥，打悶了我七個小時。除了在鋸腿時上了麻藥的那一次，直到現在，這是我睡得最長久的一次。

杜立德第二天早晨打了電話到洛杉磯，叫愛倫聽。他告訴了她，我的所在以及我的平安。這天

下午他到醫院來看我們的時候，我問他有沒有告訴了她我的腿。

「不，我沒有，」他說。「我告訴她還有我不能在電話裏說的事，我會給她一封航空信的。」

第二天，十八號，那末長久之後，我接到了愛倫的第一封信。猜她是掛上了電話就揆筆寫信的

「你不會曉得，聽說你回來了，我多末的安心了，」愛倫的信裏有一段這樣寫着。我馬上要趕到華盛頓來，至少我可以天天看見你啊。」

又寫着：「然而他們不告訴我你的情況，可是我想來，你不會病得很凶的吧……此刻我也不能和你詳談媽媽的情況。五月二十一日（我自己一算，恰在我到衢州壓水的一天了）她發了一次病，就不能說話了。她正慢慢的學說話，可是這很費時間。我想告訴她，我要上華盛頓來看你，可是我想還是不知道她在華盛頓的那個地方比較好。我真想打電話給你和你談，可是既然我要來找你了，讓我還是忍耐一下。現在因為你已經訓練得很有耐性，這樣我可以做一個好媽媽啊。」

十八號的早上，她一定已經收到了杜立德的信，知道那腿了。她在航空信裏不提半句，她真是好。

她告訴我上個月她的回家，又告訴我那車子和她在儲蓄的事。愛倫說我最好給我母親寫信或拍

電報，可是只要說我回來了很好就行。最近期內，愛倫的意思是，我母親還經不起我的任何壞消息呢。

直到這信的尾巴上，愛倫才也忍不住，不能躲開話題不談了：她該知道我們的世界還是照樣的一天天的繼續。可是她說得也非常得體。

「我知道了真相真快樂了。沒有了本來的我的一些想像了啊，」愛倫這樣寫着。「親愛的，說不定一不小心更壞的事都會發生的。我做了多少惡夢，也許你不回來了，也許你失了理性認不得我是你的老婆了。那才可怕。」

「沒有理由我們不能過十分正常的生命，不能照我們的計劃做事情。」

「我看到的時候，我一定要使我自己不流淚。可是要有了眼淚，請你不要誤會。因為那是快樂的幸福的眼淚。」

我走下了醫院的長廊到電話間，叫她。聽電話的是她的父親，他隔了一個天井喊她，於是我聽到她的聲音在電話上。

我不知道我一開頭說了什麼。這是關於她的信，這信多末慰人。於是我請求她別來。這一個旅對她也太辛苦了。因為來了她還得回去，生孩子的時候總要和她家裏人住在一起才對。我告訴她

，在華盛頓我們誰也不認識。

她說這是傻話；她要來。我告訴她我樣子很難看。我告訴她，比她所想像的還壞。可是三分鐘過去了，她最後說的話是她就要來了。

「怕什麼呢，你樣子難看，難道你一定要刮了鬍子，梳好頭髮？」愛倫在她的第二封信裏責備我：「你以爲一個老婆會注意這些嗎？」

「我有這末多的話要告訴你，也許在孩子生下之前，我也只有這一次見你。有這末多這末多東西吊在半空中我們要談話……我的大肚子不能作爲不來的理由。

「你還有什麼事沒有告訴我嗎？我願意拿全世界來交換我對於你的了解，我的煩惱只因此而已，我真不懂爲什麼你要我就在這個我一點用處也沒有的地方，我應該跟你在一起的啊。」

愛倫的母親也跟着寄我一封神奇的信。她告訴我愛倫怎樣的聽到我的消息，她聽了消息之後第一句話是，「幸而我快生孩子了。」

愛倫的母親寫道，「我們知道你過了這樣的遭遇，深深的感動了，可是我們知道你不是喜歡人嘮叨和憐憫的。我們決不嘮叨你，爲你哀傷。因爲我自己也在這一生中拖了一條牛蒡的腿，所以我能夠了解你更深。有許多事情因此你不能做了，却因此你能做一大堆事情，在內心裏可以有許多

的成功後的喜悅、愛與和平的。

「愛倫回家來了一次，這是好的。她的身體似乎是頂健康了。大肚子雖已顯明，她的嬌容却毫無改變。她買衣服很用心，所以她的外表清潔而莊嚴。我希望她生產的時候她在這兒，我可以幫助她爲你的孩子做各種準備，可是如果你要她跟你在一起，這一份快樂應該屬於你，說到生命中的快樂和神祕，再沒有能跟生下第一個孩子相比的了。」

「愛倫已經整理停當，準備走了。我相信她心理上不會受到損害的。可是如果你覺得她可以省事，她不來對她更安全，我也知道她會聽你的話的。那末，你知道我們是一定能很快活而且很安閑的等候你痊癒的。」

一兩天之後我正坐在我的房間裏，望着窗外，一邊兒正想着她和我們的將來，門打開了，她已經站在那裏。我一直以爲她是要坐火車，經過了這個國家而後來到的，可是我應該更了解一點杜立德才好。自然，愛倫是飛來的。杜立德這樣吩咐了呢。

我想了多少遍了，我該說什麼，怎末做，可是現在我能想的是愛倫已經來了，來到了我的房間。除了這個，還有什麼可想的。

我向門跳過去，忘記了一切，忘記了拐杖，我向前走一步的時候，我撲倒在地下，在她面前

軍醫們等我養胖了一點就開始醫治我了，愛倫這時已住在醫院的女賓室。

第二次手術跟第一次一樣的難受。背脊上的麻藥針好像還沒在中國的時候裝驗。正在開割鋸骨的時候，他們又給了我一點麻醉劑，我就暈過去了。此後，另外在腿上還有一次手術，是修理的工作。

醫生們在我的嘴吧和下巴上幹得好，X光證明了，我在撞穿擋風板飛擲出去的時候，我有一個牙齒穿進牙肉到了凹窩裏。他們把這顆牙拿了出來，鉗出了牙肉裏一點碎屑，於是把我的嘴和下巴重新裝修起來了。這兩樣直到現在還是不好。

一大羣的實習醫生——是這醫院裏我時常碰見的一些好孩子，跑來看這次手術。雖然醫生蒙住了我的臉，可是這一次很有趣。他們劃分了撕去疤痕的區域和縫合的底線。在他們給我「新哥加因」麻醉藥之前，先用最尖銳的器具劃好地位，因為「新哥加因」會這樣的使肌肉鬆弛，如果劃割是在藥性發作了以後施行的，就沒有法子知道劃割的地位對不對了。

「你會覺得痛的，」有一個醫生沿着我的下嘴唇的紅唇割下的時候說。他沒有瞎說，我還聽到一個快樂的實習醫生說，「把他轉過來一點，好讓我們看清楚。」我想告訴他們，他們可是殺人不是

眨眼的魔王一樣。

割剝，依理，縫合，化了很久的時候，醫生們只說了一句話。有一個說，「啊，這裏還弄了一點海沙進去。」

愛倫和我成天地在一起。我們讀那些沒有地方可寄的信，她給我寫的信，饒有趣味。起先她以為菲律賓的轟炸是「它」了。可是東京宣佈了第一次的轟炸東京，雖然日本人祇說是「盟國飛機」，她却知道我到的是那個地方。

「我不曉得我說快樂還是什麼，那任務現在過是去了。」愛倫聽了廣播後這樣寫。

我在中國比較地脫險了，却還在施行手術之前，那時愛倫寫道她不知道這是怎樣的，她失眠。而一交叉是在我的腿鋸掉的一天，她從一個飛行員的太太那裏聽說我是平安的。

南斯拉夫的年輕的國王彼得簡直地把消息告訴了我的母親。六月二十六日他到華爾德·里德來看我們。兩個在珍珠港受傷的飛行員華萊斯·畢卡特和雷蒙·喀拉索坐了輪車推進來，我們在這個民主的少年君王之前排了一行。加上麥克克留，華生和我，我們一共是五個。國王說他爲我們驕傲，我們握了手。

故事和照片都發表，這還是轟炸東京以後第一次受傷者的新聞。我母親的看護把報紙藏過了一

天，可是我的母親還是發現了。她剛好聽無線電，聽到了這新聞，却並沒有像我們想像的那樣難過。事實是我的母親以為我已經死了，以為我從華盛頓發給她的電報是別人代發的。同時，我的母親收到了派克先生和夫人兩位傳教師給她的信，其中把一切都寫明了。我知道這些信在重慶就了一下；可終於寄到了。我却不知道這個，直到我母親在一月十六日死去了以後才知道。她不讓我知道，怕我擔憂她知道了我的情形要憂愁。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在一個大典禮之中，有二十五個我們這次遠征的飛行員在波林球場上受了獎章。阿諾德將軍和杜立德少將軍把D. F. C.勳章扣在他們身上。我叫愛倫跟別人的老婆一起去看，她去了。關於這件事，我們的貼報薄裏又添了許多剪報，他們中有好些都到醫院裏來，坐在我們週圍。

塞斯勒和派克後來也參加了我們病院的一羣，來醫他們的瘡疾。七月六日那天裏我們都得到了D. F. C.。麥克克留和華生身上綦滿了棚帶，只有手伸在外面，我却穿了浴衣和睡衣，杜立德也在那裏，帶着那使人感染愉快的微笑，同樣是密拉特，哈爾蒙少將，空軍參謀兼財政部長毛根索的秘書，還有華生的父母，妻子，麥克克留的母親和愛倫。這一天我們都在無線電裏說話了。

幾個星期之後，華生和我昇了隊長，麥克克留昇了中尉。由杜立德聲請之後，參加那次轟炸的

都昇了一級。我們都得了紫星獎章。七月二十五日，我們都得了中國的軍事獎章，由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軍事隨員朱世明將軍頒給。這一次杜立德也到場了。他時常跟我們一起消磨時間，這使我們像魔鬼一樣驕傲不已。

等孩子下地，等我的腿和嘴吧醫好，化時間得很，可是因為我能看見愛倫，和她談話，却也不覺得時間之長了。

此外，還有信要讀要復，像預言家一樣，爲我們畫了「暴燥的鴨子」和一雙交叉的拐杖的勒芙萊斯寫了信來，說他不能參加東京的轟炸，一直覺得有遺憾。說起那「暴燥的鴨子」，據「格利灌霍姆」號上交換回來的美國人說，展覽在一個東京的廣場上。勒芙萊斯在我們離開埃格林機場到海岸上去的前一夜進了一次場。他回來的時候，攔了人家的車子搭上。車子翻了，傷了他的背，大半個一九四二年他睡在醫院裏。

勒芙萊斯倒要安慰我對「暴燥的鴨子」的傷心。「照我自己的看法，一開頭我就覺得這架古老的骨骼有一點靠不住，」他這樣寫。却不然。它是一隻好飛船。

愛倫和我時常接到寶波·格萊的信，他還給我們的「女孃相」很多信。這真是一個出色的，輕鬆的青年！「我不再喝酒了，」他八月中從汀汀來信說。「這很容易就戒掉了。我領導了十七次轟

甸的轟炸，有一架還座了B—廿五式到了中國。我開過P—四十式掩護轟炸，也飛過偵察機。祇剩一百七十磅了……鬼一樣。真想回家，可是何必一定吃牛肉？我們這裏吃不飽。你能否代表我要一份麥精朱古律，一瓶啤酒，把他們當靈藥一樣的代表我嗎？」

一個月後，竇波寫道：「『矮子』孟許現在是我的副駕駛員了。我們時常有點好時光過過。我們聽到許多傳說，如何我們這一羣人回到祖國大受歡迎，我希望你給我澆一頭冷水才好。孟許還是少尉，我還是我的中尉。告訴少將，每一次他們要給我們升級，總有人說，『他們另有任用，現在我們不能晉升他們……希望下個月你們結婚一週年紀念的時候，我在你們身邊。』」

又下一封信裏，竇波叫我們買一面美國國旗，以便他去許多地方時，帶在身上。

「我變了個駝背了，聖誕節能在家鄉過，」十月十六日他這樣寫。老弟兄們在這兒的。有十八個了。如果我們回家，化不了財政部多少經費的。

「今天我升做隊長了。八月二十一日的事。我有點心癢，因為比我們晚六個八個月從祖國出來的人都是些隊長呢。關於濟勛，我沒有什麼話說。告訴柒蓮，我沒有找到什麼。」

這封寄後兩天，竇波戰死了。可憐的克萊佛，我們那一次重得這末重他還挨過了，一個月之後在俄亥俄州凡爾賽附近出事時撞死了。斯密蒂也死了。他是去年十一月在歐洲飛行時死的。琪納，

麥克果爾·梅爾，伽德納，奧默，杜開脫在一九四二的六月飛往滇緬路，從此不見他們回來。凱恩，萊迭去年九月撞死在阿根薩司州的小石。狄克，密勒死在北非。達凡，瓊斯在突尼西亞被迫降落，現在柏林附近的一個納粹集中營裏。

去年夏末，愛倫找到醫院附近的一個有傢俱的公寓。她快生產時，我也能到她那兒去過那些黃昏的時間。結果，我很高興，九月廿五日我們正坐在一起談天，她的時候成熟了。隣居幫了忙，我們把愛倫放進一輛汽車。趕到華爾德，里德，正是時候。愛倫生得很快。小安恩是一個可愛的孩子，我們獲得了她，一個歡樂的世界。

麥克克留和華生病況轉佳。我也快痊癒了。斷鋸上有一條鎮幣大小的神經，醫生用火酒和輕微的打擊把它弄掉了。

有人問我，我是否覺得我自己脾氣會變壞呢。却是不然。我覺得驕傲，老實話。我們醫院中的一個孩子，是在前方的一個小醫藥站上施行了手術的，結果很壞，要他在華爾德·里德就一個長久的時期，使他非常憤慨，卻有一天告訴我，軍醫署已經研究了 my 的腿，今後的鋸斷腿手術要採用新方法了。先鋸骨頭，留下一大片肉翻到腿子後面去縫合，不再像現在的兩頭的肉翻到中間，在骨頭上縫合，因為這中間的部份是要裝新腿的。

我的腿既證明有這樣的價值……那真是好極了。「道克」懷德待我真地道，你想想他給我施手術時的條件限制。他救了我的命，重新給了我生命，誰還要什麼別的呢。

在杜立德飛非洲的時候，他來醫院和我們告別了：在那兒他還有幾個老伙伴幫他飛行呢。他問我可有什麼最大的希望沒有。

我是這樣的才找到了機會，第一次告訴他，生平的大願正是做一個航空的機械師呢。

後記

陸軍部的正式公報，宣佈着關於這次空襲全部經過情形的，是直至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日下午九時才發表。全文如下：

關於一九四二年「四、一八」空襲日本經過，現在已可以將較前更詳細的情形公佈於世。

美國海軍「黃蜂號」航空母艦，便是那些美國飛機所根據起飛，而後轟炸了東京和其他四個日本城市的軍事目標的「上格拉」。這艘航空母艦，在這次任務裏，把陸軍部的飛機和飛行員帶到了離東京八百哩的地方，她自己的命運，却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於聖太·克魯茲一役中被擊沉沒。

十六架諾斯工廠出品底美國B—廿五式中級轟炸機，他們的任務是轟炸若干事前選定的目標！東京、神戶、橫濱、大阪和橫須賀底軍火廠、船塢、鐵路工場、鍊油廠等。這個任務得到極精確的執行和完全的成功。同時，這一次轟炸凍結了日本內部的一些空軍和其他的實力，否則這些實力是可能到她的國外去發動攻勢的。

這些美國飛機原定在中國的幾個特殊的飛機場上降落。因為當時的許多情形碰在一起，使這些

飛機不能到達預定的機場。有一架停落在蘇聯境內。其餘的都在中國的領土上撞碎，若干碎落在日軍佔領區，若干在沿中國海岸的海上。這些飛機全部毀壞了。

轟炸日本的準備，於一九四二年一月開始萌芽，非常機密又非常週詳地由著名的飛行家杜立德少將計劃——當時他是上校，不僅以勇敢著稱，而且他是絕頂優秀的技術人材，他選擇了擔任這任務的人員。他們全是志願參加的，當初他們只知道他們要執行一項工作，其重要性正同其艱苦一樣。

預備了三個月的功夫，杜立德將軍和他的人員才在塔格林機場上完成了他們的訓練。這種中級轟炸機成羣地從一艘海軍航空母艦上起飛，還是空前的創舉。所以需要特殊的經驗。

在機場上劃好了白線之後，飛行員集中了精力要在可能最短的距離之內飛起來。每一個飛行員小心地研究了地圖，用照片和黑影照片的幫助，學習了，認識了他們飛往日本去的必經的道路和他們要轟炸的特殊的目標。沒有用踏登式投彈描準器，代替的是CR：格里寧隊長（現在是少校了）所設計的两毛錢的描準器，因為轟炸日本的飛機可能被強迫降落在日本，所以要這樣預防軍事秘密的洩漏。

每一架飛機都指定了轟炸：工廠、或船塢、或軍火製造廠、或油廠——這些全是軍事目標。在

訓練之初便決定了的，飛機應該低空飛過日本，以免受到襲擊和高射礮火，並且這樣做還可以使轟炸的目標更加準確。因了這偉大壯舉的實驗起見，他們在美國的海岸上飛行時，如同他們要飛去轟炸的那五個日本城市的軍事目標一樣。在美國的土地上測定全部同樣的地理標識，使跟那些日本的目标相同。

在集合地點，飛機和飛行員被裝上黃蜂號航空母艦，離昇火啓旋，便向日本開去。這任務由可哈爾塞海軍上將號令指揮，在指揮海軍飛機轟炸太平洋上那些日本空軍根據地底一個工作方面，他的機警與勇敢早使他成爲了著名的領袖。目前，他是南太平洋的海陸軍總司令。

而在黃蜂號上，訓練仍未中斷。有關於日本的功課，如飛航的、射擊的、氣象的教授。母艦上放出了紙鳶來，讓砲手們練習射擊。

預定計劃是把這一個空軍帶到離東京四百哩之內的海面。然後，飛機出發，他們的命運交給海上的人員和命運去決定，航空母艦和護航艦則從這險境中逃逸。

預定計劃是夜中出發，對日本作夜襲，然後在黎明中降落中國機場。但母艦離東京八百哩的時候，發生了阻礙，在避開了一艘敵方的巡邏艦之後，又折離了另一艘，却和第三艘敵艦遭遇。這第三艘被擊沉了，可是担心的事便在這一艘敵艦可能已經用無線電發報，警告了東京。（事後才知道

他們沒有這樣做。所以，等不及天黑，同時也不能夠更駛近日本了，就在四、一八的早上，這些飛機啓飛了。

現預定計劃提早了十個小時。這一來自然大大的增加了這個任務的困難。可是時間急迫，不容遲疑。杜立德和他們的助手們全都急於起飛。不論他們能否到達中國的機場，至少他們是在東京和其他四個城市的轟炸距離之內了。

大家同意的是如果到不了中國海岸，他們就冒一個大險在海上降落，依賴橡皮的救生艇。

在杜立德將軍和哈爾塞上將出發開始這艱巨的任務時，氣候又極壞，巨大的轟炸機一架架在航空母艦上咆哮。在一個濕漉漉的顛簸的甲板上起飛並不容易。海浪撞擊着船頭，飛機得在船頭掀起時起飛。胡佛中尉的一架飛機這樣的飛出，幾乎一隻翅膀地掉下去，但胡佛的良好駕駛術依舊把他舉平了。

早上八時二十分，（航海時間）第一架飛機毀了，是杜立德駕駛的領隊的一架。這位少將在下九點二十分跳落，他是最後離開他的飛機的。這中間的經過真是千變萬化。

飛機在空中疾馳，直搗日本。飛行師在飛入日本海岸的時候，氣候真是適合飛行，太陽照射着，是個光亮的正午。牠們幾乎碰到海水，都在海拔十五哩二十呎的低空上飛。低飛使人們不以為意

。他們都沒有被注意，幾乎已到了目標的上空了。日本全部是受到了一次奇襲，徒然假想了那被談沉的日本巡邏艦給日本警告過了，對於美國的飛行師轟炸日本的目標，實際上是毫無阻礙可言。

胡佛中尉帶領的一隊在東京的北部上空飛。瓊斯隊長帶領的一隊在東京的市中心上空飛。約克隊長帶領的一隊在東京南部的東京灣上空飛。第四隊格里寧少校率領，飛過橫濱市輕井澤和橫須賀船塢。另一隊自東京南部飛過，分頭轟炸名古屋，大阪和神戶的軍需工業。

杜立德說過，他的飛機掠過東京的屋脊這樣的低，他甚至看到了東京街頭的驚慌的臉。在一個地方，正舉行球賽，飛機過去的時候，大家奔竄逃命。在轟炸時，美國飛機爬到一千五百呎上空，因為不這樣的話，爆炸力可能把飛機震壞。

日本的驅逐機確曾起飛截擊。格里寧少校所駕駛的那一架飛機碰到新式的日本飛機在東京附近企圖攔阻他。他飛得這樣低，穿過了一些電線，希望敵機撞碎在地面。牠們沒有撞碎在地面，但我們格里寧的一架就擊落了牠們兩架敵機。這位少校的目標是一個油廠的油庫。炸彈下去，大火衝天，一聲爆炸，把格里寧和他的助手們震得頭上撞起了個大瘡疤。飛出五十哩之外，他們還能看到後面，油廠的上面那烈火和濃烟。

轟炸的領隊希爾該，遭受了亂放亂射的高射砲火，他炸了的是飛機廠、油廠，軍火廠和營房。

每一架飛機的每一個目標，一個又一個的炸了。這個是坦克工廠，那個是有一艘巡洋艦的造船場，這個却又是飛機工廠了。爆炸和燃燒彈的火線破壞了煉鋼廠、電力廠、大機械工廠、鐵路工場和防護、船塢、軍火廠和煉油廠。在一艘在建築中的巡洋艦或戰鬥艦上，一彈正中。

東京上空的飛機在投下第一個炸彈之後，就遇到高射砲火，可是沒有一架是受到了損害的。作為美國飛機來過了的痕跡的，是在空中昇騰了幾十丈的火線。

在東京轟炸之後約一個小時底神戶的空襲，對於街道上的行人還是一次奇襲。

空襲時約有三十架日本飛機防守。牠們毫無用場，給我們打落了牠們好幾架。

高射砲的損害更談不上。在他們射擊我們的飛機的時候，他們倒射落了一個防空氣球，那防空氣球的數目其實也不多。

由於杜立德將軍的調令，日本的皇宮，雖然在飛行員的視野中，却並未投彈。這次空襲的目標純係軍事目標。

倒是離開了日本之後才碰到這次空襲最艱苦的一部份，分散了的飛機飛入一個暴風雨裏，和狂風撲擊，他們的本來不很夠的汽油很快的用完了。黑暗接近了來，陌生的土地更增加了困難。地上沒有按照的燈光指示路標。再不能飛得更遠了，在六千呎到一萬呎的高空，大多數的飛行員跳了降

落傘。大多數人在自由中國降落，到達了重慶。有一架落在日軍佔領區。因此有八個飛行員被捕了。其餘的飛行員得到了中國人的幫助脫險歸來。有幾位因為不能逃到自由中國，在一些地方躲了一個時期，還有兩位飛行員，下落不明。

受傷的七人，都獲救。陣亡者只有一位，法克脫准尉的降落傘已經張開，他或許是降落不當而摔死，因為他落在一個山峯中。被發現時他已經死了。

約克隊長駕駛的，轟炸了東京的飛機因為汽油不夠向西伯利亞飛去，在海參威以北四十哩的地方下來。飛機安然降落，機師被扣留了。

兩架飛機降落在日軍陣地上。下落不明的和被俘虜的飛行員都屬於這兩架。

和法克脫准尉的同一架飛機的飛航員奧祖克少尉受了傷，勞蓀、達文波特、麥克克留、克萊佛、華生、塔契爾都受傷，但都已痊癒。

關於這架飛機撞碎以後，塔契爾的英勇，和他救護他的同伴是值得表揚的。這飛機由勞蓀駕駛，他們停在中國海底，一個震動把他和他們這一夥弄傷了。飛機沉到海底，翻了個身，塔契爾雖然頭部受了重傷，一度暈厥，還能游泳到破碎的飛機上去取出了藥箱來。這時祇有他的身體還能支撐

後來，知道若耽擱了時間，他們都有被俘的危險，日軍的距離不過三哩，塔契爾說服了中國的漁夫，繞過日軍的崗位，把他的受傷的伴侶安置在安全地帶。中國鄉村中的居民把他們抬過大山和險境，抬到一個醫院。全部飛行員得救了，因為塔契爾的英勇和負責，他日夜地侍候受傷的戰友們的遇到，接洽一切交通的能幹，不僅使他們免於死亡，而且使他們免為日軍所俘虜。

這次隨行的軍醫官懷德中尉，坐的是斯密司駕駛的飛機，他的英勇也值得表揚。

▲冒着他的生命的危險，而且由於他的大勇，懷德中尉坐在他的正在沉沒的飛機裏，不顧那海水的漲起，把他的手術工具和藥箱都取了出來。他浮到水面的時候，飛機已沉到水下一百呎的地方了。後來，為醫治勞森中尉那一架飛機裏面的飛行師，懷德中尉一直留在危險的區域裏。

這次飛行的詳細的公報所以不能提早發表，就爲了這些美國飛行員的安全的緣故。若然發表這些飛行員的名字，說出他們還是不明下落，將可能加強了日本對他們的搜索。而且那些友愛的中國人，在日軍佔領區內這樣幫助美國飛行師逃命，可能受到日軍的迫害，這也是不發表公報所考慮到的原因。

保守秘密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幫助那些海軍方面的合作者避開那些行駛於美國海軍和太平洋外海之間的日本兵艦。而且這個祕密底保守期間，日本方面不能不有若干的設防。還爲了使他們不能確

定這些轟炸機是從航空母艦上出發的呢，還是從中國出發的，還是從太平洋中的什麼跳板上出發的；還爲了使他們無法斷定這樣的空襲何時再來，這樣地，在這幾個凶險的月份裏，日本不能不用一部份兵力留守本土。

祇要這個祕密可以繼續的守下去——日子一久當然不可靠——日本不能不天天提心吊胆，害怕這一類的進攻。

參加這次轟炸的人員，依照他們的情形而分類，拘留於蘇聯者五人，下落不明者二人，被俘者四人，假定爲被俘者三人，陣亡者一人，安然返防者六十五人。

一年以後

還有許多事情還沒有說。現在這個轟炸的故事已可以公開了。許多小故事可以配合在一起，像把總數加出來一樣。我們已知道得更多了，關於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我們怎樣打擊了日本和他們又怎樣的還報了我們。

轟炸底一年以後，我們的紀錄如下：

參加轟炸八十位人員中，有五十五位回來了繼續在美國或他處活躍非凡。有八個人員被俘，八位留在中國，服役於陳納德將軍部下，五位被拘留在蘇聯，好爾馬克和發洛的機中有兩位下落不明。中國的特工人員說他們已經死了。法克脫底陣亡，我是已經說起過的。

在陸軍部發表公報之前幾個月，格萊和克萊佛都已殞命，我已在前面提及。可是我必須加入幾位類似他們的，轟炸東京歸來的英雄們之死，如琪尼、麥克勾爾和梅爾文，一九四二年六月中在他們轟炸滇緬路時，便一去不返——這一次我們還損失了奧默爾、杜蓋參謀。蔣委員長在這一羣孩子們終於聚會重慶的時候，曾以國家的名義大宴一場，滇緬路底一次轟炸，一定還是這三位在轟炸東京後第一次的出動。

一九四二年九月三日，凱恩·雷迭雖然大難不死，却在阿根薩司州的小石萊縣失事殞命。這不過一次正規的飛行，正而不幸的克萊佛遭遇一樣。狄克·密勒失事於北非，時爲一九四三年正月，李奧那特參謀的情形也相同。降落在南田附近的水上，唐·斯密司的飛機，虧得「道克」懷德在他的一架B-1廿五式上面，最後救活了我的，唐·斯密司死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於歐洲。達凡·瓊斯在突尼西亞被迫降落，曾經從一個德國集中營裏寫過信給我。

這些真是不幸的反高潮，天曉得，我是相信的，我們轟炸東京的時候都抱了決心，寧爲玉碎，不做俘虜。我那架「憂燥的鴿子」如果給高射砲打中，或者給敵機所算，我一定把飛機，連人帶機的撞上一個當時可以找到的目標上去，我的助手們都明白我這一個決心。其餘的駕駛員的抱負也一樣。

在中國給日軍逮住而被解東京去的幾位美國空軍，尤使我潸筆歎歎。大總統在發表公報的一天所加的按語，說得儘綽了：

「我的感情現在是這樣的震驚而戰顫，我相信凡是文明人一定跟我同樣的感覺，我必須要宣佈，我國的空軍人員，因爲戰事的意外，落在日本手中，已由日本政府野蠻地判處死刑了。」

總統說明，由於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日本電台的報道，美國政府才知道日本「審訊了」我們

的軍人。國務院立即通知中立國家瑞士的駐日代表，請供給更詳細的報道。我們一直沒有音訊，直到第二年三月十二日，日本答覆了，說我們的被俘人員已經按照應有程序判處了死刑。但「有若干人」業已緩刑。日本方面並未說出那些人是被他們謀殺了，那些人他們放了生——可是「放了生」的一定比受死刑的難過得多。

約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中旬。國務院又得到了訊息，知道沒有被處死的人員同樣「沒有受到戰時俘虜底應有的待遇」。駐日瑞士公使不准探望我們的人員。同一份日本的照會中還說我們是故意的轟炸了非軍事的目標，並任意的掃射了平民。據說被俘虜的飛行員招供承認了這些事實。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鬼話，何等的謊話！我們這一羣人所投的炸彈只有四個炸彈除外，是在拿得穩的距離之上，向了軍事目標投擲的。轟炸之後這一年來我們或者在一起碰頭時，或者在郵件中，大家存仔細細的對了一下，祇有勃立克，霍爾斯托洛姆那一架因為和一隊零式飛機作戰，敵鬥有損，他不能不把四個炸彈投落在海水中。

我們還在黃蜂號上起飛之前早就知道了的，不給我們是如何地小心的投彈，總要給人認為濫炸，炸了醫院啊，或者寺院啊。還使我們加意謹慎了。從日本漏出來的報告說明了，這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死于彈片的人都是因為日本沒有合用的避彈室的緣故。如果我們是可以任意地轟炸軍事目標以

外的一切的，祇要我們有炸彈，我們一定可以把天皇的宮殿炸為瓦礫，也可以把不知多少的學校，廟宇和醫院夷為平地。但我們目標深印于吾人腦海，我們做夢的時候也夢見我們炸着我們所選定的目標。我說過我們經過一艘航空母艦的上空時也毫不心動，其餘轟炸東京的人員也和我一樣的心思。

至于我們的軍人的「供稱」，我們自然明白，牠們是日本的獄吏的捏造，我一起起日本的魔鬼怎樣刑罰我們的孩子，心裏就不舒服。日本鬼子啊！在黃蜂號上的時候瑞里伽將軍是告訴了我們的，「都是傷天害理的人。」

轟炸的那天，東京街頭的情形真相，要算阿根廷駐日大使館的商務隨員雷蒙，莫尼司，拉伐爾（Ramon Muniz Lavalle）所講的最明白了。在日軍佔領香港以後，他在香港還就了四個月。那時他的政府多少還跟日本政府維持了一點友誼關係，而拉伐爾在香港所就攔的時間是很夠他明白一切情形了，然後他才離去了職守。他有許多文件，足證日本鬼子怎樣刺死赤柱醫院病床上的英國傷兵，他還親眼目睹了英國的女人怎樣兩手給反綁，拉到了街上去，給日兵輪姦。

我們這些飛機橫過東京上空的時候，拉伐爾正在大使館中辦公。這是後來他回國之後說出來的，那天他聽到了東京施放空襲警報的聲音，心中還覺得奇怪，因為他也像日本人一樣的認為東京永

遠不會被炸，把官方的牛皮當作了真話。

「三脚兩步奔到屋頂上去，我看見四架美國轟炸機飛過了屋脊，」他這樣敘述，「牠們飛得很低，決計不到一百呎。我在街道下面看看。全東京嚇傷了。日本人到處奔跑，推的推，喊的喊，叫噓的叫噓。這城市裏沒有防空洞，現在還沒有防空洞。而日本人的家裏又沒有地窖，我看到火焰已經在海灣口上奔騰了。」

「我們大使館裏兩個日本的翻譯員嚇得皮膚打抖。我下去喊他們，他們死也不肯上屋頂來。事後，一個爲大使館工作的洗衣婦給我說，「如果還有轟炸，我們全要發瘋了。」

「杜立德的轟炸真是空前成功的神經戰。他奇襲了一次，日本人的驕傲非凡的自信心開始垮台了。」

「轟炸之後的一天，東京報紙說美國飛機九架被擊落。我看到的統計共加起來也不到九架。人民也知道這是假話（按：轟炸東京的任務由七架飛機擔任。「暴驟的鴨子」是最後第二架飛過東京的。）負責東京防空的長官迫得切腹自殺。我確實知道一個高射砲部隊後來調走了。」

「杜立德的空襲的效果，現在在日本還很顯明。他們深深印入日本人的生活習慣中。以前他們以爲空中的征伐是不可能的，現在他們每天早晨，每個夜晚都抬頭望望天空。」

「日本報紙上登出了美國飛機的照片來，說這些飛機在德克薩司州實地訓練了轟炸東京等等。救火隊組織了起來，救火的操練也開始了。無畏變為畏懼。」

在陸軍部遲延的公報發表之後，日本電話立刻說出了所謂對未來的空襲者的警告。其中提到了「杜立德一些同伴」的處死，還說，「同一政策將來繼續有效，所以別忘記了哪，美國，」這英文的播音又說，「弄明白了，每一個到這裏的飛行員都可以發一張到地獄去的通行證，弄明白了，這張通行證只能到地獄去。」

好像這話可以嚇倒我們的，只等時機來到，便能繼續猛炸他們底空軍的。

在我們的人員被處死或被嚴刑拷問了以後，同樣駭人聽聞的事出現了。蔣委員長宣稱了給我們援助的那些中國人也有計劃地一個個的全部給日軍處死了，這也是令人不忍卒讀的音訊。至于如何的「有計劃」，我們不知道；真真幫助了我們的中國人中間有幾個是被捕了呢。這六年的抗戰中，日本對中國人的暴行，歷史上找不出比較來。不久前蔣夫人說起，自一九三七年起到現在，這末久的戰爭了，可是日本人從沒有一個中國的俘虜。

那些幫助了我們的中國人被捕之後是長期的拘禁，或是嚴刑以後的處死呢？觀乎上述的情形是可以想見他們的結局的。他們一定備受虐待，因為這可以聲報中國人。凡是幫助美國飛行員的中國

人將得到這種結局，因為在將來，要有多少次的對日本本部的空襲，美國飛行員一定還是在中國降落的，但我謹願我們的炸彈能將日本炸沉海底。

我不斷的想念，看這些勇敢的，不懼的忠誠的中國男人和女人，把我們救起來，在他們的背上抬我們，給我們吃喝，看護我們使我們恢復健康，幫我們脫險。我不知道他們了解沒有，他們所救活的人一定一次又一次的再去炸日本，我不知道幫助我們的中國人給日軍綁上屠場去的時候，有沒有因為這樣的一想而心中安慰了。

關於這些朴素的中國人，本沒有什麼大道理可以發揮，他們從沒有聽到我們的姓名，也不知道我們的空襲，只因為他們恰好在我們的近傍，而在日軍追索我們的時候，幫了我們，卻因為幫了我們，被處死刑。對此，你還能說什麼話呢？

可是，儘管日軍是怎樣的殘酷不仁吧，一定有幾位幫過我們，給我們脫險的希望的人，是沒有被捕的。因為這原因，本書中有些人名字改過了，也有些地名偽裝了。

我不斷的想念郤里，希望他還活着，也會經想到過如果日軍抓到了他，他將怎樣的對付。郤里一定是跟他們鬥，鬥到只剩下一付牙齒的。郤里是中國的心臟。

黃蜂號的結局非筆墨所能形容，這一年的初秋，在聖太，克魯茲的一役中被擊沉了，彷彿是日

本的全部空軍，沒有一架飛機不出動了的，集中了起來對付了她。自然可以想像的，她和牠們戀鬥了一場，可是日本不惜任何代價要炸沉她。他們知道黃蜂號幹了何等樣的事，又幹得何等樣的好。所有的一切全部投到黃蜂號上面：高度的炸彈，俯衝轟炸機和敢死的魚雷轟炸機。他們化了幾個月搜索這條船。他們稱她為「藍色的鬼魂。」

她是一條偉大的母艦，她的人選之精粹，包含了第八魚雷轟炸大隊中的勇士，三十個中間犧牲了二十九個，剩下的一個卻還是毫不沮喪，硬要幹到底。這是發生在中途島的，他們會這樣的幹掉了一艘日本的航空母艦，黃蜂號不僅拯救了中途島還拯救了夏威夷羣島。夏天在蘇羅門島作戰的時候，她也同樣的偉大。

黃蜂號的最後的沉落也是壯烈的一幕。

此外還有一兩件私人的事可以說及。這可以把我前面的故事交代清楚了。

我的母親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六日去世，那次發作正是死因，那時我還在華爾德·里德醫院，陸軍部允許我到滙岸區去送葬。所裝的木匣並不頂好。有一隻角老是作雞我，就是用了拐杖也不行。但是行路已經可以。我坐了轟炸機和運輸機到了那邊，一路能有代步就用代步。

海岸上的友人對我的腿都很謹慎。他們並不來兩來就幫助我。我想到我的母親，死前能夠不

知道我少了一條腿，心裏也安慰了一下。我並沒有告訴她，因為我想，等我痊愈了，自己走去告訴她，做得彷彿我根本沒有這回事一樣。

可是落葬後一日，當我整理我母親的遺物的時候，震驚非凡了，知道她什麼全知道，她早知我少了一條腿。她還藏起了我。猜她認為這樣比較好，讓我快快活活的打電報騙她。她不要我難過，不要我爲了她知道了以後的難過而難過。

傳教師派克夫人的一封信告訴了她，這信是我們離開了那割去我的腿的醫院之後寫的。派克夫人信中還有派克先生給她的一封信短簡。

這些月來我總以爲描寫我們受傷的情形，重慶是不會放行的。一切消息都要保留，不讓日本知道，以便下落不明的人。漂流在海岸與重慶之間的，有一個安然到達重慶的機會。

然而這傳教師的信通過了檢査，就在我給母親的信上面談起我身心兩佳，不日當前去省視她，就在那封信到達的同時寄到了她那裏。

這些信又使我想起了一切這些人給我的恩德，我既找不到言辭能感謝他們，更使我耿耿于心，因爲現在我又無從報答他們。

附：信件四通

其一

諸位先生：

我聽到你們轟炸了日本的大城市如東京，大阪，名古屋之後，高興極了，你們的工作是多麼艱難啊！你們是多麼的勇敢！你們所獲得的勝利何等光輝！我羨慕你們，尊敬你們。全世界的眼睛集中在你們身上，都看到了你們完成了轟炸日本的重要任務之後的成果。

我們知道轟炸日本大城市的一個結果，是愛和平的人們得到了完全勝利的希望，是日本人了解日本軍閥對他們的欺騙。這同樣是一個信號，同盟國家已開始在全世界的戰線上發動了反攻。

我們並不是好戰的人民，我們無意于侵略。我們並不尋求別一個國家一方的土地。但是我們必須轟炸日本，從這最殘暴最可怕的戰爭中得勝，爲了民主的保全。

轟炸日本！轟炸日本！我們要破壞他們的交通，工業和軍備。我們要打碎日本軍閥建立大東亞帝國的夢想。然後我們的同盟不久即能征服軸心國家。然後人類的福利可以永恆。

你們是勝利的英雄，謹願你們恢復康健，再炸日本。

一個中國人謹上

一九四二，四，卅，於中國某地某中學

其二

勞蓀隊長和美國飛行員：

諸君遠涉重洋，飛行到我們這裏來，使我有機會給你們寫信，特別在現在這時候，實在不勝榮幸。我用我們的人民的名義來歡迎你們，對於你們的不避艱險爲了正義，爲了自由，英勇無比，和法西斯侵略者作戰，謹深深的致意，並表示崇敬。你們上個星期經過我們這裏的時候，我們的人民真是快樂已極。因爲戰爭的緣故，交通的不便，使我們不能供給你們較好的食物和醫藥，我卻非常的抱歉。現在我代表全縣十六萬人口祝爾你們早日健康，協助我們的最後勝利。你們不要忘記了你們遊歷過的我們這個縣城的名字。

縣長 某 叩

一九四二，四，二二，於中國浙江某縣縣公署

其三

親愛的勞蓀老太太：

令郎勞蓀中尉請我寫信給你。他跟我們在一起的幾個星期過得真快，而且有許多時候還令人非常焦急，因爲他來到這個縣城裏的時候，他的情況很壞。有一個晚上，我們真擔憂他的生命，我

們六個教士舉行了一次祈禱，求上帝保佑他。從那天起，他的病況轉佳了。在令郎離開我們的時候，我再告訴他，他的得救乃是祈禱的應驗。他恢復了康健，我們心裏歡喜極了。記得他病重時要我去陪他。他病象很險，我在聖經中讀了一些他以前曾知到過的著名的段落。然後，我跪下去禱告，請求上帝拯救他。這些時間，他很快樂，常常談起你，並談起了你給他的一些祝禱。他初來到時就說起了的，他說他有一位祈禱上帝的母親。你的祈禱已應驗了，你的親愛的孩子已經一天天的好過來，而且頂好的一件事，就是從他的受苦中間，我相信他已經重新更深刻地認識了上帝。

他的同伴全部喜歡你的令郎，熱情地稱呼他「鐵特」。他們都是很好的人，我們能結識這些人，也要感謝上帝。現在他們已離開了我們，長途跋涉走向中國的陪都。我希望你不久就可以歡歡喜喜的看到你的令郎回家了。你看到了他或許又會心中悲哀，但是想一想上帝教了他的性命的仁慈吧。上帝保全他是爲了一個偉大目的的，我想，今後我們不一定能再見他了，然而我們還是要在祈禱中支持他。上帝對我們和我們所愛的人底的意思，我們常常不能明瞭，但是我們相信他，他讓他自己至愛的「人子」爲我們殉身。現在我不寫了。願上帝祝福你和你的令郎，勞森中尉，我這樣的祈禱。

喬治·派克上

其四

親愛的勞菴老太太：

一個陌生人給你寫信，你覺得奇怪吧。可是只要我告訴了你，是令郎要我們寫信給你的，你就不會怪我的冒昧了。勞菴中尉和他的飛機上的助手在我們這縣城裏住了四個星期，他離我們而去重慶時，要我們代筆給你寫信。因為他駕駛的一架飛機在浙江海岸上強迫降落，撞機的時候，全部人員受了傷，不幸當時不能立刻就醫，當他們來到這裏的一個醫院時，已經有四天沒有好好的治療，他們的傷勢都很壞了。在這裏有兩位中國的西醫，盡力醫治他們，這裏的四個教會中的小集團也盡力幫助他們，為他們翻譯等等，但是，要直到空軍醫官懷德醫師在三天之後趕到的那時，我們才寬懷放心。他那架飛機也壞了，卻沒有一個人受傷，其餘的飛行員都趕路走掉了，可是這位醫師留下來照顧他們，現在正陪了他們在中國旅行。我們覺得這唯一的一架載有醫官的飛機能夠湊巧來到我們這裏，顯然是上帝允許你的祈禱了。

你一定要知道令郎的更詳細的情形吧，這幾個星期裏，他傷勢最重，也最使我們關心他。有兩個星期之久，醫師要保全他的左腿，但最後懷德醫師抱恨非凡，把他的左腿從膝蓋以上割去。親愛

的勞務老太太，這對你或許是一個大打擊，可是這位英雄的母親一定也是個勇敢的女性，對於這個打擊，我們祈禱上帝支持你，安慰你。老實說，令郎的得救是一個奇蹟，和那時他的垂垂欲滅的性命比較起來，損失一條腿真不算什麼了。他還受了別的傷，臉上和臂上，那些在離開我們的時候，已經好了。懷德醫師真是一位名醫，他陪了他們離去的時候，我們都很放心。

其餘的人受傷也重，可是全是英雄。能為他們効力，即使是一點一滴，也使人光榮。教會中有一位美國看護，和他的丈夫，兩個孩子聞訊從隣縣趕來幫忙，她大部份的時間都在照顧勞務中尉。他能到這裏來也是天意，因為在本省的別處怕不能得到這末多的幫助的。顯然是上帝對這些可愛的孩子們有了準備的。

他們離開我們已經兩個禮拜，還沒有信來，可是他們一定沿路有照應，因為中國的政府和人民都是優渥地看待他們的。我真希望他回家來陪你，讓他休息，恢復康健。我不知道能否請求你給我一封——祇要一封——信，讓我們知道他歸家等等的情形。我們都愛上了我們的「鉄特」，你肯寄一封信的話，我們感激不盡。他時常談起你，因此我們不覺得你是陌生的！希望你的媳婦聽到了這個消息不太難受。因為我的丈夫還要寫一封短信給你，所以我不寫了。祝好。

愛麗·派克

又及，因為日本突然佔領了這地方，這封信遲發了，但我相信這封信可以寄可到您手上。

一九四二，五，三十。

譯者補記

「我轟炸東京全部譯竣以後，譯者又找到了後記中所提的阿根廷駐日大使雷蒙，莫尼司，拉伐葉在本年七月份（American）雜誌上所發表的一篇文章名為「我剛從東京歸來」；其中有一節敘述當時轟炸以及炸後的情形，文詞十分生動，特譯於后，以為補充：

「……在東京我的快樂的日子突然降臨了，那是四月十八日，剛是星期六，中午模樣，我正在大使館中工作，同房間的有兩個僱用的日文翻譯員，一老，一少。忽然三聲極響的爆炸震撼了我們的屋宇。那兩個日本人直跳了起來；年輕的那個四週張望了一番說道：「大使，這是地震麼？」年老的那個早已一躍跑到庭院中——這是日本人應付地震的直覺。我帶着開玩笑的口吻說：「這聲音倒像炸彈呢！」年輕的那個日本人又說道：「也許是兵工廠裏的爆炸？這裏是常聽到的。」接着我們聽到了機關槍和高射砲的響聲。那個老年的日本人面色慘白，氣喘喘地跑回來喊道：「大使，大使，我，我……我看見飛機……烟……火……。」這兩個日本人一起跑進了地窖。我同其他的幾個同伴跑到屋頂上去觀望。

「最初，我還想是蘇聯的飛機。但立即我與日本人同樣的感到驚異，原來是美國的轟炸機隊

。我們到達屋頂時，B-29式機已去很遠了，它們飛得非常低的在東京上空盤旋。我們跑了下來，跳上使館的汽車，直到鬧街中駛去。

「美國人時常以爲日本人是一種如何冷靜的動物，可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那天，情形完全變了，那一天他們整個陷於神經病狀態的戰慄中。警察和防空部隊原來是用以維持秩序的，却逃到公共地窖甚至公共汽車底下去躲避了。一部分警報機一直沒有聲響，一部分則不絕地像號哭般放着，人們大部份躲在帝國飯店的地下窖裏，直到美國飛機離去了幾小時以後尚不敢出來；高射砲繼續不斷地吼叫着。

這次轟炸中，日方所宣傳的學校及醫院被毀一節，我可找不出任何證據。如果實在，日方早已邀請我們中立國人士去參觀受損的情形了。可是，他們非但不邀請，而且拒絕我們去參觀。一個很有地位的日本人，有一次在我們大使館中喝了幾杯威士忌！有點醉意，他告訴我們說：「呵，他們的炸彈正夠準確了；一個一個落在軍事目標上，竟無一失！」杜立特率領的轟炸機，以很少量的炸彈，竟收到了巨大的成效。這一次真正嚇壞了日本人，因此他們不得不從戰鬥的前線調回了幾百架最優良的飛機和大量的最精練的飛行員，來「拱衛帝都」，並藉以安慰受了極大驚慌的民衆。空襲後不到幾天，約摸有六百架飛機趕回東京來舉行了一番表演。這些飛

機如留在南太平洋方面，或能創造更多的勝利。就是這一點，已可使這次被俘而犧牲生命的美國飛行員，在他們英勇的豐功偉業中，添上了無限的不朽的光輝。

看了勞遜的報告，再看拉伐葉的記述，東京被炸的一幕，像電影一般地映在我們眼前，我們不但知道了杜立特和他的同僚們的偉績，而且也知道了日本人心理的恐慌。

最近一個剛從日本逃回來的朋友告訴我，那一次的轟炸，他正在東京的太街上行走，當聽到美國飛機聲的時候，和他同行的一個日本人說：這聲音不對，話沒有說完，龐大的B-29已飛到了上頂，他們看見一架，飛得很低，飛翼幾乎碰到七八層的高樓，藍底白星的美國機徽顯明地呈現在數百萬日本人的眼前。於是整個都市紊亂了，高射砲和機關鎗亂發。第二天朝日新聞上載着美機兩架被擊落的消息，接着大批日機調回了東京，惶惶的人心，才漸漸平下去。希望同盟國的機羣在不久將來再作第三次東京之行，在物質上和心理上，澈底地把罪孽的中心——東京毀滅。

有所權版

究必印翻

5. 書叢活生代時

京 東 炸 轟 我

長隊 蔣 勞 : 者 著

遲 徐 : 者 譯
欣 能 錢

新 周 : 者 編 主

社版出活生代時 : 者 行 發

號二路白滄 : 慶 重

號四廿路涇泗 : 處事辦海上

一四〇七一 : 話 電

元 幣國冊每價定

版一滙月一十年四十三國民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三國民

#7
794264

時代生活叢書

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安圖字第一四六二號審查證

4. 二次世界大戰之教訓 威廉·齊夫著
周新譯

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迄今且已四年有餘，自義大利無條件投降，軸心機搆，幾成解體，德日夥伴，雖猶圖作困獸之鬥，但強弩之末，最後崩潰，即在目前。但在着手最後決戰之前，猶當檢討過去作戰之經歷，以爲決取未來作戰計謀之張本。本書即在檢討以往數年來歷次戰役所得之教訓，凡關心於此次大戰之戰局，尤其在每一期待於盟方最後之勝利者，不可不一讀此書焉。

5. 我轟炸東京 勞蓀隊長著
徐邁合譯
錢能欣

6. 小 滄 麗 陀思妥夫斯基原著
徐邁改編

7. 美 國 與 亞 洲 拉鐵摩爾著
呂一民譯

8. 啼 笑 皆 非 林語堂原著
陳封雄節譯

9. 太平洋戰 美日非正式談話紀錄

美國官方報告 王家楨譯

10. 使 日 十 年 格魯新著
周錫如譯
唐錫梁

風 聲 鶴 唳 林語堂原著
徐誠斌譯

上 海 內 幕 陳桑愉 著

周 新 主 編 時 代 生 活 月 刊

8.00